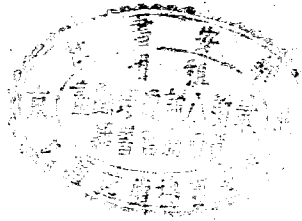


13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自序

古今傳遊俠者衆矣。自唐人張段（張說段成式）兩公。以沉博絕麗之文章。衍爲虬髯客傳劍俠傳外。繼響蓋鮮。有之則自世所傳之俠義傳始。（一名七俠五義。俗謂五鼠鬧東京。）蓋自俞曲園太史評論以後。駸駸乎與於著作之林矣。其書非獨以情節繁鬧見長。而布局關節。思致特妙。處處以閒情逸事聯絡之。以舒其氣。使讀者如聞鐵板銅琶之後。方洞心賊耳。而二八女郎。紅牙徐拍。復歌曉風殘月。以媚客。其愉快爲何如乎。然自是襲其跡者日衆。其書率支離荒謬。毫無思理。殆如昔人譏五代史爲相斫史也。而此類著作。遂不發大雅之堂。惟供猥巷市人之談資而已。嗟乎。書何負人。無亦人負書耶。假使以俠義傳之筆出之。將見情節愈新。趣味愈永。此類之作。正所以

奇俠精忠傳自序

一



3 2169 4637 0

MG

2246.48

15

鍼疲起廢。一振吾國之尙武精神也。爰祖其義。取有清乾嘉間苗亂教匪亂回亂各事迹。以兩揚候劉方伯等爲之幹。而附以當時草澤之奇人劍客。事非無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紆餘卓犖之筆。使書中之人。鬚眉躍躍。而於勸懲之旨。尤三致意焉。至其間奇節偉行。艷聞軼事。以至椎埋之猾迹。邪教之鷓張。里巷奸人之恣惡變幻。無不如温犀燭怪。禹鼎象物。讀者神遊其間。亦可以論古昔察世變矣。若謂著者有龍門傳遊俠憤世之意。則吾豈敢。

民國十一年陰歷十二月下浣煥亭氏自敘於逸廬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目錄

第一集 上册

- | | | |
|-----|----------|----------|
| 第一回 | 感瑞兆名將挺生 | 試啼聲鄉人情話 |
| 第二回 | 遭回祿示兆寶刀 | 遇靈芝探奇古洞 |
| 第三回 | 述仙緣兄弟奇逢 | 鬧家塾師生笑柄 |
| 第四回 | 葛玄一設教騰蛟村 | 冷田祿竊學點穴法 |
| 第五回 | 試淫行大盜動惡機 | 遊嶽廟羣英肆遐矚 |
| 第六回 | 混風塵雙俠留踪 | 聽茶話狡童注念 |
| 第七回 | 茶客閒述白老狗 | 田祿夜探紅石崖 |
| 第八回 | 于豹兒冷眼觀微 | 楊時齋熱心規過 |

風雲際會 奇俠精忠傳目錄 第二集 下冊

第九回 逢道侶玄一潛踪 動純誠遇春割股

第十回 叙前塵甥舅話良宵 闖壽筵強梁尋舊憾

第十一回 田武師喪命兇鋒 紅英女傷心家難

第十二回 起情思噩夢警芳心 辭故里求師涉長道

第十三回 宿村店老客敘閑情 傳異聞荒山藏怪獸

第十四回 盤陀山孝女葬親 慧照寺老僧逐弟

第十五回 杜娘子荒野遇兇淫 陳二官客途遭陷阱

第十六回 劍炊矛漸血濺浮屠宮 雨意雲情夜宿章華驛

風雲際會
奇俠精忠傳 初集上

玉田 趙絨章著

第一回 感瑞兆名將挺生 試啼聲鄉人情話

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窮通。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丹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

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髻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痴迷誤了賢。這兩首詞兒，前名臨江仙，後名南鄉子。乍看來不過尋常歎世之語。山林枯槁之士，儘能作得出。那遊方覓食之輩，敲起漁鼓簡板，走到人叢鬧市，唱得來，且是起勁。也都沒人理會。豈知作這詞的人，却是個絕世英雄。鐵骨銅筋。

身經百戰。及至功成名就。却看着個寒透心冷透骨的榜樣。所以把蓋世雄心。化作達觀順物。表面上大徹大悟。那知正是一肚皮牢騷。兩眼眶熱淚。你道此人是那個。便是那南宋生封蘄王。死諡忠武的韓世忠。因見岳武穆那等的精忠豪氣。幕下多少奇材勇士。作得事業。震今鑠古。尙且不免風波亭一死。所以他灰盡了念頭。罷兵就第。偷伴西湖。到與長耳公作了個尋山玩水的伴兒。這兩首詞。便是他意有所會。偶然題在段橋亭上的。詞翰何等瀟灑。可見古今名將。都爛文事。但是慧業名將。古今多有。獨有福慧兼全的。除唐朝郭汾陽以外。實在不多見。著者因慚那岳武穆福命不齊。痴氣發作。偏要尋一個德才福慧。件件皆備的。將他生平事業際遇。寫將出來。以彌武穆之缺憾。爲血性英雄。吐一口無窮怨氣。便登時剪燈開帙。亂騰騰翻了一案。那時密雪打牕。院裏皜皜一白。深有尺餘。著者都不管他。只拱肩縮背的。

檢書。末後忽檢着清人所著的一冊楊侯軼事紀略。乃是清朝乾嘉間名將楊遇春的一生事迹。其中平苗平白蓮教匪平回亂。犖犖大端熱鬧有趣。自不必說。獨其幕下許多的奇人劍客。作得來許多的奇情異事。真如行到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那裏接應得暇。著者這當兒。心花怒發。逸思沖霄。一領溫袍。如挾重裘一般。及至看到楊侯行軍。偶題驛壁的詩一首道。

行盡斜陽又見星、

孤村燈火識寒亭、

小眠一覺滄桑夢、

茅店鷄聲雪裏聽、

不覺拍案叫絕。頓足起舞。自語道。這一首詩。不但敵得過韓忠武的詞。便是岳武穆的滿江紅詞。也敵得過了。但是楊侯一生厚福。恐韓岳兩公。望而生羨了。正在慨歎。忽一回頭。只見著者的老妻。撇着嘴走來。道。明日瓶中儲粟。將要告罄了。却怎樣好呢。你看求求誰好哇。著者高興。登時打去一半。一面

沈吟一面將書翻得哧哧的響。忽然心有所觸。不由跳起來。噙着嘴向老婆
憨笑。老婆貼着白眼。撇嘴道。到底怎樣呀。誰與你嗽笑面不成。著者歎道。我
看求誰。也不如求自己。孔方老兄。雖與我絕多。却是管城子。究竟與我是總
角交兒。還有些來往。這些年苦掙歲月。凡我的同學少年。都棄掉管城子。攀
到孔方兄那裏去了。一個個裘馬輕肥。好不得意。惟有我沒疎遠他。今急來
抱佛腳。他必然助我一臆膊。老婆笑着將楊侯紀略奪去一看。只管孜孜含
笑。著者待了許久。他方看完。道。我知道你又要作怪。要將這冊書編起來。博
人家大人先生太太奶奶。酒後茶餘。開顏一笑。人家一高興。多買幾部。你這
筆潤。便利市三倍了。却有一件。這書的底本。氣燄光芒。慣會騰霄燭漢。（作
者自負不小）須要藏得嚴密。倘被人偷去。編將起來。你便捨掉糊獮。沒得
弄了。著者笑道。你放一百個心。我這稿兒。便如白魚內腹的丹書。是有在肚

腹內的還怕失掉不成。說着隨手將那冊書向火爐中一丟。只見紅火一閃。紫燄騰空。頃刻間化作祥雲瑞彩。却聽得街上小兒拍手唱道：（隨手起滅。何等空靈）

青萍吐燄燦龍紋

掃盪羣魔策異勳

多少奇情傳俠士

佇看龍虎會風雲

（詞彩高雋。渾括全書於一絕。奇甚。）就這一片歌聲裏。却聽一陣唳唳剝剝。爆竹響。原來此夕正是民國十一年。的陽曆除夕。著者不由捧腹大笑道。好了好了。從此時局大定。南北統一。但願數年來的青燄碧血。奇妖傑怪。都如方纔這冊書一般。登時銷爲日月光。可不快煞人哩。說着向後一仰。那知那張破椅。歲久失修。本來強勉着承載他。只聽啵啵一響。鬧了個仰面朝天。老妻忍笑扶起道。你倒會學那陳希夷老子的嘴臉。只是少一匹白驢兒哩。

著者這當兒興會颺舉。連忙揮退了老妻。便提起如椽大筆。蘸着金盞寶墨。洋洋灑灑。寫將出來。正是。

紙上文章貴。毫端血淚多。龍門傳遊俠。此意奈今何。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且說大清乾隆年間。四川崇慶府地面。距城三十餘里。有一片村落。地居萬山中。民風樸厚。大半都以耕種爲業。竟有終世不入城市的。偶然有遊客經過。見那番雞犬閑閑。世外桃源的光景。無不流連讚歎。這村兒名叫騰蛟村。因老年間曾由深山中。發過一次蛟。漂沒這一帶的田廬人畜。不計其數。幸而免難的災民。何止數萬人。衣食住處。通沒着落。也便堪堪待斃。却多虧了一位富而好善的楊長者。毀家濟衆。救了這一干生靈。因此家道也便中落下來。楊長者沒後。只一代代的耕讀爲生。那種謹厚門風。歷傳不改。都有舉策數馬的風度。却有一件。總不會發富發貴。直傳到第

四代上方好容易出了一名秀才。在這村中。總算是破天荒了。大家震羨的。了不得。索性將他楊字去掉。凡一稱秀才。便知是楊某人。他的名兒。便不敢提了。這秀才性子。更謹厚非常。莊戶人家。忽出個學校中人。未免添多少酬應。便是村中事務。或須向官府交涉的。不期然而然。都靠在楊秀才身上。秀才誼無可辭。只得直了脚子。替他們跑窮腿。辛苦不算。還須搭上些不聲不響的錢。秀才存心極厚。只掙着作去。却是家道因此越法拮据。幸得妻子李氏。勤儉紡績。添補些日用。還將就過得。這時秀才夫婦。都有三十六七年紀。李氏懷孕。已有十一個多月。却沒些動靜。未免心下怙懣起來。悶悶的守在家中。不敢出去。一日過午時分。天氣陰得沉沉的。少時細雨濛濛。長風間作。秀才無聊。在書室中。方抽得一卷書要看。只聽得那門。扣得一片聲響。忙跑去一望。却是本村中幾個父老。氣急敗壞的道。先生快些到廟會中去罷。方

纔縣裏公人催索草差。意思想格外撈摸幾文。只是口氣過大。我們都說不下。須得你去哩。秀才惦念着妻子產育。那裏願去。却是不好向大家說得。只得攢眉蹙入內室。探探光景。並告知娘子。這時穩婆等早已喚來伺候。只見娘子氣色舒暢。心下少安。說了幾句話。忙出來。大步小步的。隨大家直赴廟中。果然有兩個狗腿差。正在拏腔作勢的。向陪他的人發話。見秀才進來。登時笑容可掬。沒口子軟硬話兒。一齊上來。秀才作好作歹。談了半日。差人方纔應允。笑道。你先生既大仁大義。我們便背了鍋走。見了夥伴吃挖苦。也須結識好朋友哩。衆人趁勢道。着着。還是兩位頭翁爽快。便有機伶的。趕忙將預備的十串老錢。恭敬敬奉上。差人道。呵。哨。哨。可了不得。我們還在乎這個麼。一面笑。一面接過。隨出廟。隨着分纏腰際。道聲打攪。揚長而去。這時天色將晚。那雨勢瀟瀟颯颯。越落越緊。楊秀才心中有事。方要轉去。偏偏廟祝會

湊趣兒。早將素麵蔬菜。端正停當。讓衆人就坐。秀才不便獨異。只得坐下來。用些。衆人一面吃。一面談些閒話。秀才側耳聽聽雨聲。業已簷溜琤琤起來。及至飯罷。雨勢纔小。大家謝過廟祝。分頭各散。楊秀才用大袖蒙了頭。一路跑回。將要到門首。却聽得一陣笙簫細樂。悠悠揚揚。隨風漸遠。直沒入空際。不由抬頭望去。只見濕雲四散。已微微透出些月色。當時也不在意。剛到門首。只見門檐下拴定兩匹坐騎。那左右上黑魃魃的。對踞着兩個物件。彷彿兩半段黑塔一般。秀才方是一驚。只見一個忽的站起來道。雨已過了。我們快些趲路罷。那個哼了一聲。語音十分洪亮。隨着站起。原來是兩個雄偉丈夫。秀才知是過客。放下心來。連忙走近。拱手道。學生便是此宅主人。尊客如不嫌猥陋。何妨請進奉茶呢。兩人謙謝一番。只是方纔冷墩了半日。正要尋個暖室少歇。當時便相讓而入。直到書室。燈光下主客重新施禮。楊秀才

見這兩客。氣象不凡。都是行裝打扮。長袍缺襟。天青馬褂。足下薄底快靴。各背黃袱。滿口北京語音。敍將起來。十分爽直。方知一個姓王。名世秀。一個姓馬。單名一個寬字。都是兵部差官。有四品前程。因部中密遣到成都將軍處。有些公幹。路過這裏。却避了半日雨。秀才深致不安。連忙喚小僮。將茶點送出。殷勤勸客。兩人更落落大方。一面取用。一面問知秀才家世。十分起敬。馬寬哈哈大笑道。我們圈在北京那巴掌大地處。是等閒見不着外省風俗的。你看楊老兄何等淳樸。初見面的生虎兒。便這樣款待。若到了我們那場場兒。恐怕一瞪眼。將避雨的推到雨地裏。都說不定。那個道。可不是麼。楊老兄若到北京。須要留神。哪說罷。兩人撫掌大笑。跼起告辭道。可惜我們公務緊急。是星夜兼程的。不然便擾楊兄一夜。倒好長談哩。楊秀才方要挽留。忽聽得內室中一陣歡笑。接着呱呱兒啼。響亮非常。便有個大腳丫鬟。一面跑。一面

笑道。謝天地。我還當是個啞兒哩。說着跨進來。向主人報喜。見了兩客。却將二拇指伸在口內。光着眼呆望。秀才嗔道。有客在這裏。只管大驚小怪的是甚麼。馬寬這人。最來得機伶。便笑道。敢是府上有甚育麟之慶麼。秀才道。慚愧得緊。便是賤內分娩了。忙問丫鬟。知是個男娃子。不由喜上眉梢。又問起落草時辰。却正是那兩客到門外避雨的當兒。馬寬沉吟一回。正色揖賀道。楊老兄莫怪我京油（北方俗稱京師善談論者爲京油子）蜜嘴子。您這位令郎。一定是個英物。將來封侯拜相。都說不定。不然怎這樣湊巧。他誕生之際。却有兩位四品武職。急忙趕來。給他守門兒。豈不是貴人預兆麼。世秀道。對呀。真真可賀。這一敲邊鼓。不打緊。却將楊秀才臉兒。羞得飛紅。十分踟蹰。馬寬一面賞歎。一面由懷中掏出一柄金錯小刀。長有四寸。七寶鑲鞘。十分精緻（伏線）贈與楊秀才道。此物還是在下少年時。從福公康安。出征

金川時所得的賜物。今便以相贈。祝令郎鵬程萬里何如。秀才推辭良久。只得收下。挽留不住。也便相送出門。眼看馬王兩人上馬去了。這裏秀才忙關好門戶。趑轉內室。只見燈燭輝煌。穩婆等都悄悄伺候。那孩兒又已睡沉。李氏却朦朧歎息。穩婆秉燭近榻。秀才隨光望去。只見那孩兒黑油油一張小臉兒。豐滿非常。長長的兩目緊合。忽的一啟。如明星一般。一股精光射出。便儘力子一啼。早將李氏驚醒。秀才忙來慰問。李氏道。也沒甚麼。我這時倒覺很安穩。只是未產之先。我困著了一個夢驚的人甚麼似的。方要接說。那孩兒又啼起來。李氏忙着料理。這富兒穩婆子高起興來。便指手畫腳的說道。可是的呢。險不會嚇煞人。虧得我經事多。有個拄心骨兒。若換個新手兒。沒主張。驚了產母。那還了得。便是娘子困得好好兒的。忽然大叫醒來。通身汗下。我趕忙遞上薑湯。問其所以。呵。真也異樣。官人你是識文斷字的人。

且來參詳這夢兒。原來娘子夢中。彷彿走到一道大河邊。白浪掀天。聲如雷吼。差不多那一片洪波。要泛到岸上。娘子正在驚怕。却見一個朱紅漆匣兒。隨流飄來。娘子恍惚用手一撈。那匣兒早到掌中。揭開一看。內中却是活潑潑光燦燦的一尾金色鯉魚。方在驚喜。却見那魚兒撥刺一躍。飛向河內。距水面還有數尺。只聽得轟隆隆一聲霹靂。一股浪頭。憑空的如銀練冰柱一般。由河中飛起。直擁了那魚兒。騰上青霄。澈的河水如沸。彷彿有許多精怪走頭無路。（寫楊母映光便映出全堂小影）一驚醒來。便覺得身上轉動。却愁這夢兒怕人。虧我竭力安慰。方纔放心。果然安穩穩得個娃娃哩。我不懂別的。我只知龍門躍鯉。是人常說常講的。一定是個吉兆。還怕楊官人不多賞我些喜錢麼。正說得高興。只聽大門扣得擂鼓一般。隨着大嚷大叫。秀才驚聽。却是他族弟楊烏鎗的聲音。原來這人直性無比。真是渾渾噩噩。不

怕夫婦居室。幹的營生。他高起興來。都向人直陳不諱。性子且是血熱。作起事來。是一統兒。因此得這個綽號。最奇的是他妻子鄭氏。生得身高力大。真是天婚地配。恰是一對兒。夫婦合力種田。往往一言不合。便兩下裏揮起鋤頭。這鳥鎗時常賞他妻子皮錘滋味。轉轉眼依然嘻天哈地的。當時秀才跑去開門。鳥鎗一脚踹進。險些將秀才撞翻。提着燈籠。喘息道。壞了壞了。這半日還不曾下來。(開口便妙如聞其聲)那隔壁王太婆。通不中用。嫂嫂養過了不曾。穩婆子哩。一席話夾七雜八。急得頭上汗流如瀉。秀才略聞得那鄭氏。也是要臨摹的身子。當時恍然。便高聲喚出穩婆。鳥鎗一見。一把拖住。便跑。穩婆嚷道。想是你那樁事發作了。這樣泥潭道兒。我老腿老脚的。須走不得急路。鳥鎗那裏管他。只拖了脚不沾地的去了。這裏秀才閉門。從書室中。取了金錯刀。到娘子跟前。將方纔馬寬之話。說了一遍。夫婦看了孩兒。自

是歡喜。李氏道：「這孩兒早就落草，只是不會啼哭。細算那時，可不正是兩客臨門。這柄刀兒，且掛向牀頭，與他取個吉利罷。」秀才道：「我這些年，書史都就飯吃了。我恍惚記得晉朝有位王公，誕生之時，曾夢人贈一寶刀。後來官至極品，子孫貴顯不絕哩。」夫婦說得入港，便各自歇息。次日秀才先去焚香告祖，接着親族村衆等，喜蛋粥米，紛紛送來。秀才迎張送李，倒忙得沒入腳處。轉眼三朝已到。這日便置酒酬賓，作個湯餅盛會。內外男女客，黑壓壓擠得沒縫。這時後院中廚司備饌，釜勺刀砧，響成一片。那穩婆不消說，老早的顯了來，準備坐個首席。正在內室中，擺開八字腳，笑得撲天哈地。說那晚鄭氏生產之狀，原來也添了個娃娃。一張小臉，紅中透紫，活脫兒像那烏鎗。衆女客都正失笑，只聽外面破鑼似的一聲喊道：「你這老物兒，又嚼的甚麼蛆。趕嘴兒怎不約着我，說着蹬的聲跳入。衆人吃了一驚，正是。」

湯餅開筵誇驥子

試啼闔席有風婆

欲知來者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遭回祿示兆寶刀

遇靈芝探奇古洞

且說衆人眼光注去。却夢想不到。來者便是鄭氏。只見他光頭淨臉。穿着新藍布衫兒。沒事人一般。李氏驚笑道。嬌嬌你敢是不要命了。怎麼這兩天便跑出。鄭氏一屁股坐在牀上。握手道。沒事沒事。不瞞嫂嫂說。我今晨早灌了兩畦園兒了。說着將臥的孩兒。端相一番。笑道。怎的這小哥兒。倆。通是這樣漂亮顏色。你看他黑的。好不有趣。衆人道。我們還沒給你賀喜哩。鄭氏撇嘴道。罷呀。誰家不下掉兩個孩子。還值的喜喜的念誦。衆人一笑。少時酒飯停當。內外席上。便相讓入座。村衆們不會客氣。只聽大家嘴內。僅說了一聲請。登時沒有下文。但聽得七箸齊響。噹啷有聲。頃刻間風捲殘雲。去了大半。鄭

氏正夾了個大肉圓。向嘴內送。忽聽得牀頭壁上。鈴的一聲。電光一閃。那金錯刀兒。竟脫鞘躍出半寸。青熒熒鋒芒四射。鄭氏一驚。箸兒微顫。肉圓滾落。大家也沒工夫笑他。都望着刀兒詫異。正這當兒。忽聽厨下。春潮般喧鬧起來。接着一股青煙。由厨下冲上天半。燄頭火星。蓬勃亂捲。火雜雜燒將起來。這時人聲亂喊。無論盃確瓢甕。都把來掙水施救。却是如澆油一般。越潑越旺。一瞬間已延燒到後院羣房。火勢四合。燄頭直起得三丈高。厨下人役。都爭先逃命。這時前庭賓客。早已驚動。都一聞來救。雖有些拋去長衣。尋竿覓槓。想斷火道的。只苦的是煙噎眼濛。沒法理會。正排牆般擠在後院門邊。只見鄭鳥鎗酒氣騰騰。臉漲得如紫肝一般。赤着雙膊。也不知從那裏尋了一柄鐵鈎竿。兇神似闖到衆客背後。大喝道。鳥看的是甚麼。這不是元宵燄火。倒好耍子。說着一晃膊。左右衆客。跌倒三五個。他拔步便要闖進。這時楊秀

才已喘吁吁趕來。嚷道：老弟不要入去。不是耍處。伸手要去拖他。只見他一個箭步。便由火衙內躍上正房。牆外早聚擁了許多村人。也各持長棍鈎竿。見鳥鎗奮勇飛登。不由提起氣。一聲喊。颼颼。躡上四五个精壯少年。竿棍齊施。撥開火線。這鳥鎗東躡西跳。便如火鶻一般。方一腳踏到一根偏梁上。就聽咯支支。儘力子響了兩聲。鳥鎗情知不妙。忙一個鯉魚翻身。跳到後墻堞兒上。說時遲。那時快。轟隆一聲。那梁推壓下去。下邊衆人大驚大喊。那知這梁木一壓。倒將火勢鎮住少半。鳥鎗與衆少年。又趁勢拚命施救。那燄頭竟漸漸平將下去。下面墻外村衆。早由缺墻邊。絡繹不絕。挑進水筒。衆客這當兒。便七手八腳。一陣潑激。這祝融老兒。方纔息怒。只有餘火烘熱。如洪鑪一般。逼得人通站不住脚。這時大家驚定。鳥鎗及一千少年。也都跳下一個個灰頭煙臉。惟有鳥鎗格外狼藉。臉上五官。都辨不出位置。兩支眼鵲伶

伶的。鬚髮一條條參差烤捲。呲牙一笑。便如火燎鬼兒似的。那赤膊之上。早灼傷好些。他都不理會。只一面向內院跑。一面嚷道。我這個臭婆娘。那裏去了。不知護着嫂嫂不會。剛跑到穿堂內。只見內室簾兒一掀。鄭氏一腳踏出。便嚷道。我早準備了。火若燒來。我馱起嫂嫂便跑。還用你瞎聲賴哩。這當兒沒事了。那小業障還須吃吃呢。說着便趕着烏鎗。一面拌嘴。一面就走。楊秀才忙來挽留。他夫婦通沒聽着。便這樣喧嚷而去。且說李氏見那火起。早嚇得軟癱在牀。只儘力子抱住那孩兒。痛淚真流。衆女客嚇極。吱吱喳喳一陣吵。鬨一聲紛紛離座。只聽得碟兒碗兒。一陣碎響。落地好些。諸女客却不向外跑。反如熱羊擠羣似的。你擁我抱。都團在室隅。本來熱湯熱酒。儘力子受用了好些。這時陡然一嚇。心氣震動。下體一鬆。急切間那裏提掇得住。不由有幾位泉出高源。由兩峯間浸淫而下。只有鄭氏忙跳到李氏榻前。不容分

說。先將那孩兒襁起。亂叫道。嫂嫂不要慌。全有我哩。事兒急了。你便兩眼一合。向我背上一爬便了。說罷。雄赳赳作出勢子。將案板似的脊梁。朝了李氏。却直着眼望那火勢。幸虧微有南風。那火只向後燒去。這內室還不會延及。直到事定。方將那孩兒交給李氏。恰好烏鎗嚷將來。他也便趁勢吵着去了。這裏衆男女賓客。也紛紛攘攘。有的肩着長衣。有的失掉鞋了。擁擁擠擠。扭扭怩怩。一股腦兒如一羣趕廟香客。向秀才道驚。次弟四散。累得秀才萬分不安。沒法兒。只得總奉了個長揖。送將出去。一步一歎。趑回檢點後院。竟燒掉念餘間羣房。米柴器具。都成灰燼。餘燼縱橫。好不晦氣。便趕忙又尋到兩名莊漢。命他監視餘火。帶着收拾斷椽碎瓦。入夜時分。方纔安貼了。莊漢辭去。這裏秀才方慰問娘子。夫婦歎息一番。且幸不曾傷人。娘子忽想刀躍之異。一眼望去。却又好端端。韜入鞘裏了。便與丈夫述說一番。秀才沉吟道。照

古書所載。此名刀嘯。却非寶鐵不能。據馬差官所說。此刀係福公所賜。想是良冶精英。有些來歷。所以能先事示警。只是這孩兒三朝吉日。却出了這岔子。倒悔氣得緊。李氏強笑道。這只好向寬處想了。俗語說得好。火燒旺地哩。秀才道。但願如此。忽想起烏鎗夫婦。熱心可感。不由笑歎一番。李氏道。官人還沒見弟媳兒。要背我的光景哩。簡直如閃電奶奶一般。真個的。過兩日。官人須抽暇瞧瞧他那孩兒去。聽他說肥頭大耳。好個相貌。秀才道。正是呢。說罷。命那丫頭收拾門戶。各自歇息。次日秀才絕早起來。先去挨門謝了村衆。便順步到烏鎗家。見門是虛掩着。便慢步蹣進。只覺靜悄悄的。喊了一聲。沒大答應。便直至內室簾外。嗽了聲。還是無人。不由掀簾一望。只有那孩兒。臥在榻上。睡得正酣。進前細看。果然相貌豐厚。室內鋤頭糞帚。並鄭氏的鞋鞋脚脚。以及兒襁尿布之類。堆排的七零八碎。秀才趕忙退出。恰好鄭氏由後

門外挑着兩提筒水。飛也似進來。一面走。一面罵道。也不知那個不睜眼的瞎王八。疴膿疴屎。却疴到正當路。三不知。蹣了老娘一脚。臭烘烘。好不喪氣。一抬頭。望見秀才。笑道。可了不得。大哥是多早晚來的。快先到屋內等我。我歇下擔。淨淨身上。就來。(妙語)秀才那裏敢笑。連忙轉身入去。果然聽得鄭氏唏溜嘩唧。歇下水筒。又撲撲的打拂塵土。秀才方恍然。他這淨淨身上的一句話。是這麼檔子事。當時鄭氏闖入。一面讓坐。訊秀才火後諸事。一面直趨牀頭。一蹲身。由牀下拖出一雙舊鞋子。拍拍的摔了一陣土。一屁股坐在牀上。翹起一脚。脫下污鞋。拋掉。白亮亮露着個絕大的角黍。沒事人一般。從容容一面換穿好。一面道。那賊王八。吃我趕去糞田了。倒累大哥狐鬼似的候着。秀才知他是說鳥鎗。連忙致謝他夫婦前日幫忙。鄭氏道。呵。快不要提起。等大哥家。再有這樣事。我們還去幫忙哩。秀才暗唾道。我的佛爺。桌

子。你這主顧兒。我可不敢指望了。當時談了一回。當不得鄭氏。東拉西扯。秀才狠艱於應對。便趁趁着看看那孩兒。隨即辭出。鄭氏嘖叨送至門外。忽笑道。我真發昏了。想我大哥。給這姪兒起個名字。方纔便忘記了。秀才沉吟道。春爲長養萬物之始。元氣胚胎。最是吉祥字面。便叫他逢春。何如。鄭氏道。好。好。這名兒叫着怪響亮的。比甚麼阿貓阿貓。強得多了。說着。梆的聲。關了門。高叫着逢春。跑入。秀才笑着。趲回家。與娘子說知。夫婦笑了一回。李氏道。我就愛那弟媳的憨性哩。那麼咱們這孩兒。叫甚麼春呢。秀才道。我記得兩句杜詩。是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便取這詩意。叫他遇春。字時齋。取乘時遇。運。雨潤萬物的意思。豈不好麼。說罷。大笑。娘子也自歡喜。光陰迅速。這遇春兄弟。轉眼已到週歲。村中舊俗。都興抓週兒。便是羅列許多器物玩具。如書。筆。木刀。鎗。以及針線。脂粉等類。還有坭馬。土牛。鷄。零狗。碎孩子。抓取那樣。便。

可見他的性情器量。這日李氏高興。便邀鄭氏。將逢春也抱將來。在榻上列好各物。將兩兒分置左右。只見逢春憨憨的笑了一陣。却瞅着遇春。那遇春却正抓了一冊書。坐在身底下。又隨手取了柄木刀。便去斫那泥馬兒。逢春見好玩得緊。便將身旁許多物。不管好歹。一陣胡擄。開出道來。竟爬向遇春這邊。握住刀頭。儘力子便奮。那知遇春力大。將小臉掙得笛末兒似的。向後一掣。將逢春牽倒。逢春就勢抱住遇春一支腳。便來撕擄。大家笑作一團。趕忙分開。鄭氏罵道。小拘種兒。這些物都不好玩麼。單隨着哥哥。我看將來哥哥拉屎。你就要放屁哩。(伏脉)恰好逢春抓到根紅纓小竹鎗兒。方歡喜起來。秀才點頭。忙別取了一冊書。置在他身旁。他瞅都沒瞅。用脚踹開。李氏等都大笑。當時各散。從此兩兒。不時的一處玩耍。却是烏鎗夫婦。勤苦作家。不怕田裏地裏。也襁了逢春去。孩子困了。便置向隴畔。那李氏却沒有這種

本領不免又僱了個僕婦。以備替手換腳。家用既增。偏偏楊秀才自遭回祿之後。既失了一注財。重新蓋起。好不吃力。又遇着與人保了一筆債。約摸有千數兩銀子。這債主兒。却安心騙詐。銀既到手。便影兒不見。秀才急得要死。走向他家幾次。只有他妻子在家。沒法理論。便有人獻計道。這債主的親哥。方在某鎮上。開着隆茂當店。好不闊綽。他們雖是各爨。並沒有經官立下析居字樣。最好是抓個牌官。（北方謂強委事於人曰抓牌官。）將這事着落在他身上。你既是生員。又常與官府廝會。怕那烏朝奉不唯唯應命麼。秀才聽罷。倒氣將起來。便道。老兄。話不是這等說。人須講個恕道。譬如令弟作下這等事。有人扣在老兄身上。老兄能唯唯應命麼。若講到挾勢動作。更不是我楊門所爲的了。那人討了個沒趣。趁趁着走去。却暗笑這秀才。呆到家了。楊秀才遲了幾日。沒法兒。只得自認晦氣。賣去腴田頃餘。方將這筆債混

過。但是家下用度。越法拮据。秀才從此悶悶不樂。等閑價。也不肯出外。只弄兒爲樂。堪堪過了六七個年頭。這遇春身裁。却非常魁梧。乍望去。便如十來歲的孩兒。性子憨憨的。却帶些癡呆。終日價不言不笑。也不好玩耍。垢膩滿面。黃鼻涕。拖倒嘴角。一睡就是半日。起來吃飯。却狼吞虎嚥。差不多一家人口食。都被他裝入肚內。那逢春却如烏鎗性子一般。時常合他媽。大嚷大叫。生得五短身裁。腰圍博大。便似半截鐵鐘。有力如虎。這六七歲的當兒。那百十斤的大水筒。已經挑得飛也似的。只是頑皮得沒入腳處。成日價長在野外山麓。有時與村兒廝鬥。但碰着他的拳頭。都要鼻青臉腫。因此人家見了。都遠遠躲開。逢春沒奈何。便常尋遇春去頑。却怕他呆性發作。給他個白不理。所以事事順着哥子。兩個倒頑到一處。一日春末時光。山花盛開。平疇綠野。映着嵐光翠影。好不有趣。兄弟兩人。便循山徑入去。越進越有趣。一處處

奇松怪石。野卉芬芳。隨看隨耍。甚是快活。竟灣灣曲曲。遊了半日。方回。逢春便堅約遇春。次日再去。囑在家等他。那知次日。遇春竟不曾去尋他。急得他抓耳撓腮。好容易次日吃過早飯。放下箸。拔脚便跑。尋着遇春。拉了便走。一面說道。你怎的昨日不去尋我。難道山中不好玩麼。遇春笑道。我何曾坐在家裏。比前日見的景致。越法的好。逢春跳脚道。了不得。你怎麼獨自去逛。却拋我坐了一日。半。遇春道。還有他伴兒哩。便是我尋你去。半路上遇着的。跑得且是飛快。却不知是誰家的孩子。正說着。遇春忽向岔路上一指道。突的不是他又來了。逢春連忙望去。果見由岔路樹後。連躡帶迸的。轉出個紅衣小兒。只有有四五歲光景。生得眉目鮮潤。粉團似的笑臉。扎煞着總角兒。露着半段紅嫩嫩的腿。足踏青蒲鞋。跳舞而來。見了逢春。略爲一怔。忙趨到遇春身旁。笑着一招。向山路便跑。遇春兄弟更廝趁着趕去。那小兒步履好。

不捷急。逢春累得喘淫淫。方趕得上。却暗暗詫異。怎的村中一向不會見這小兒。當時遊玩心急。沒工夫理會。頃刻間復到山中。那小兒却如鄉導一般。躡磴攀藤。凡幽美境界。儘興遊玩。遇着山果木實。便是險在懸崖峭壁。他都能騰踏採取。把來且食且頑。逢春越法納罕。只是與他說話。他只有一笑。便似啞兒一般。三個直頑。至日色平西。方循路下山。走到山麓。一株大樟樹旁。遇春兄弟。本來在後廝趕。這時遇春拉逢春道。你看。他又要去了。逢春眼快。急望去。果見他走到樹旁。笑一聲向叢草內一蹲。彷彿摸取甚麼似的。紅衣兒晃了晃。竟不見他出來。逢春怪極。偏要尋他。便在叢草內撥尋一陣。那裏有影兒。便道。這娃子倒會藏迷兒。想是脫身家去了。且莫管他。遇春道。昨日也是這樣。我還痴等了他好一會。方獨自家去。兄弟一路趔回。各散回家。一連幾日。三個儘玩耍。一日入山。越法深邃。轉過兩層峯腰。都是盤紆險徑。只

見一面高崖。遮天翳日。鳥道孤懸。藤檜陰森。距地兩丈餘。却有一洞口。紅衣小兒。便跳了跳。當先引路。遇春兄弟。隨後相牽而上。饒是逢春這等潑皮。還累得滿頭大汗。好容易倒得洞口。恰好日當正午。陽光燦射到洞外。將那草樹陰霾之氣。逼得淨盡。轉光燦燦起了一層瑞華。就見青宕宕一片整石門。忽的轟轟有聲。頃刻間。砉然移開。一股微風。和着些奇卉馨香之氣。直撲出來。逢春樂極。拍手大跳。這時紅衣小兒。飛也似拖着遇春便闖。逢春隨後。只喜得打跌。只見洞內。莎徑如茵。還有淩淩流水。石壁上鐘乳紛垂。千形萬狀。逢春也不曉得賞玩。只嬉着嘴。眼張失落的。隨後跑去。少時到了一座石堂內。只見石几石椅。位置井然。光滑滑沒些塵土。只覺陰森森一股寒氣。直透心窩。逢春頓兒一縮。道好冷。這冰窖內。沒甚好玩。快些出去罷。一面說着。却見紅衣小兒與遇春。都湊向正中石榻前。他也趕去一望。却見石榻上。側身

睡着一個美婦人。道家打扮。袒着上身。一雙玉臂。鮮潤非常。曲了一肱作枕。那一臂却微撫前胸。蓮臉如醉。星眸緊合。白粲粲微露瓠犀。似笑非笑。長髮指爪。都糾盤作一處。彷彿一曲屏風下。臥着個春睡美人一般。貼榻肘下。却有漆皮古裝的一卷書。卷面上一行朱篆。逢春望去。儼如赤蚓。當時他也是。一驚。不由呆望。只覺得那臥婦。竟要欠伸欲起。不由怕將起來。忙死力拉住。遇春。便要跑。那知遇春。憨憨的。不管好歹。正伸手拿起那卷書。便聽得那洞門。隱隱作響。紅衣小兒。沒命的招手。便跑。遇春等急忙跟出一氣兒。方躍出洞門。逢春兩脚。方踏出石門外。尙未站穩。便聽背後。山崩似的一聲響亮。遇春忙回頭。那裏還像石門。依然峭壁鐵青。一絲隙縫也無。早將逢春震倒在地。兩手掩住耳朵。遇春連忙扶起。逢春定定神道。阿哥。這所在倒好玩。只是冷些。這鳥婆娘。却會睡自在覺兒。過日咱們多約些人。搨他出來。說着四下。

一望。大叫道。不好了。正是。

太陰尸解傳兵法

福將奇逢得異書

第三回

述仙緣兄弟奇逢

鬧家塾師生笑柄

且說逢春四下一望。只見亂峯叢雜。窄徑紛出。那裏認得來路。百忙中又望不見那紅衣小兒。不由急得叫將起來。虧得遇春眼神。却見那紅衣小兒。坐在遠遠茂林內斜柯上。顛頭簸腦的。正在招手。兄弟連忙趕到他。又已躍下。走在前面。三個便廝趕着。直奔歸路。少時到樟樹邊。紅衣兒依然不見。逢春忽然心下怙懣起來。一頭走。一頭想了個計較。次日便不去同玩。約摸着。遇春等去了。他不知尋了身青篋衣。刺蝟似的。蒙頭蓋臉。一頭扎在那樟樹左右叢草深處。給他個老等。果然不多時。紅衣兒與遇春緩緩而來。逢春屏住氣。偷眼睃去。只見他一個歡躍。踏入草間。兩足漸沒。頃刻間至臍至項。末後

僅露些總角兒。竟鑽將下去。逢春驚怪之極。大叫跳出一腳踏住他鑽沒的所在。倒將遇春嚇了一跳。逢春不暇多語。先隨手拾了段枯枝。插識好了。然後向遇春道。阿哥。快守在這裏。我去尋鋤來。且尋到他老家再講。說罷。飛也似去了。遇春也覺詫異。細看那插枝處。也沒甚異樣。正在沉吟間。那逢春已經提鋤跑來。還挾了根火繩。預備倘或挖出怪物。便放火燒他。這種渾打算。倒甚有趣。當時遇春先與他拔去一片草。逢春便動起手來。挖了三尺餘深。只見些青絲蔓。盤結縈繞。土潤如酥。微馨撲鼻。便竭力又掘入三尺餘。却得了一物。有葵扇大小。五指參差。腹嫩異常。紅白頰色。活脫似一支人手。逢春忙把來同遇春細玩。喜怪的甚麼似的。道。難道那紅衣小兒。便是這物麼。怪不得村中總不見他哩。兩人那裏懂得甚麼。只覺好玩得狠。並且一陣陣清芳馥馥。逢春偶一播弄。忽搯破一塊。白乳似汁兒。滴到手上。便引舌一舐。

十分甘滑。登時饑涎大動。便將那物遞給過春道。等我尋個沙鉢來。咱們在這裏將來煮熟受用。省得拿來家。有人攙分兒。說罷三脚兩步的去了。這裏過春一面細玩這物。一面等。不想在山中奔馳許久。肚內空虛。這當兒只管一陣陣雷鳴起來。不知不覺。辯了個大拇指送入口內。咀嚼着甘香滿口。玉液津津。好不受用。一些兒渣滓也無。既吃着甜頭。那肯便罷。便一面憨笑。一面儘力吃將起來。少時只贖了半段小拇指。方見逢春笑迷迷持鉢跑來。見遇春石佛般坐在那裏。正嚼的清脆有聲。還端相着那段小指兒。意思也要不客氣了。逢春慌了。忙劈手奪過。跳嚷道。豈有此理。你怎的這樣害饑瘡。說罷將沙鉢一擲。氣憤憤如豬八戒吃人參果一般。一口吞下。究竟不曾曉得甚麼味兒。當時撇着嘴。沒好氣。拾起鋤頭。剛要走。只見遇春兩臂一伸。骨節作響。天大的一个呵欠。往後便倒。逢春忙去扶他。只覺自己渾如酒醉一般。

腳輕頭重。心內一糶糊。撲的身栽倒。與遇春同臥在那裏。這且慢表。且說鄭烏鎗天晚回家。不見逢春。問起鄭氏。方知他慌張張拾了鋤頭沙鉢。野玩去了。還當是在遇春那裏。剛要走去喚他。却見楊秀才走來。道。老弟。遇春還合逢春玩哩。麼該家去了。烏鎗道。怪呀。我還當是他們都在你那裏。既然這樣。快去尋他們。我聽說近日村中。玄帝廟內。來了個遊方道人。鎮日價在左近遊逛。往往半夜方回廟。偷是甚麼拐兒歹人。須不是耍處。秀才一聽。也慌了手脚。只見鄭氏飛也似跑出。嚷道。你們且莫念藏經了。趕快去要緊。說着點起兩支火把。喊請了幾位鄰佑。隨手撈了根門拴。當先開路。牽着一千人。吆吆喝喝。喊着遇春兄弟。遍村中尋將起來。沿路又集攏了許多人都簇在一處。鬧得滿村中犬吠雞騰。好不熱鬧。好容易尋到那樟樹左近。忽見一個人影兒。瞥然一閃。趨向樹後。鄭氏眼快步急。心下起疑。便直追將去。眾人火亮

亦到看得分明。却是那遊方道人。正在那裏抓耳撓腮。頓足長歎。再向草間一望。顛倒臥着兩個孩子。正是那遇春兄弟。大家老大驚疑。不由發聲喊。將要提那道人。只見鄭氏健步如飛。舉起門拴。向道人劈頭打去。道人却不慌忙。只將袖兒一振。門拴格落。叫道。衆居士不得鹵莽。貧道正有要言奉陳。須借一步說話。且將這兩孩兒。背向家去。楊秀才究竟是讀書人。有些見解。見這道人。器宇不凡。忙攔住大家。鄭氏夫婦。分背起兩兒。鄰人等替他提着門拴。一路趑轉。直趨楊秀才家內。隨路上衆鄰人。也便各散。少時到門。那李氏娘子。正合丫鬟在門首呆望。見人羣內。有個面生道人。趕忙縮進。鄭氏先背着遇春跑進。忙叫道。嫂嫂莫慌。不相干的。這孩子呼吸之氣。吹到我額兒梗上。火炭般又熱又癢。爽利得緊。李氏不好笑他。早見他夫婦爭擠入書室。將兩兒安臥在榻上。這裏秀才。剛讓道人進室。只見烏鎗跳嚷道。那烏道人

在那裏快追問他。是怎麼回事。放了多少迷約下去。我去取清水去。還須取些屎尿來備用。他有邪法。都說不定。鄭氏將他一捺道。你別逞瘋了。自有大哥問他哩。原來他夫婦。無論那一個惹性發作。那一個必明而且白的。將那個排發一頓。彷彿陰陽兩性。互相克制一般。所以這麼一調劑。倒狠相宜。當時秀才撫首示意。便揖道人先行。自己相隨而入。燈光之下。只見那道人年有五旬餘。精神炯炯。好個相貌。但見。

身若寒松、神同老鶴、劍眉入鬢、經幾多戰陣風霜、星同凝光、透多少風雲、氣象、竹冠棕拂、腳根帶九州之烟、博帶寬衣、胸次羅五嶽之秀、正是俠氣未除、睚咽餐霞歸道法、雄心欲盡、降龍伏虎託玄門、

秀才看罷。不由悚然致敬。忙問道。長仙鄉那裏。是何法號。爲何託迹敝村。說着大家歸座。道人先看着遇春兄弟。嘖嘖歎慕一番。然後慨然道。貧道數年

心力。却不及這兩個娃娃。看來人生福命。莫非前定的。貧道俗姓葛氏。名玄一。原藉浙江處州。少年無賴。不爲鄉里父老所重。曾任俠借友報怨。捉入牢獄。三年。頭過眼前塵。也不必細述。後來幸逢赦出。恰好金川用兵。貧道便投身軍伍。累以斬將奪旗。積功至參將微職。屈指從軍。不過兩年。那知同輩見嫉。却因赴援某處。小小落後。竟譖於主帥。將失機覆師罪名。橫加在貧道身上。因此棄官逃去。飄流湖海。修道以來。回念前事。也不過微塵起滅罷了。說罷哈哈大笑。秀才道。原來如此。却可敬得緊。只是道長方纔說兩個蠢兒的話兒。還請明白指示。他兩個現如沉醉。還不妨事麼。道人道。這正是他兩人如天之福。便是居士德門善澤。亦非尋常。不然。貧道若非望氣而來。也到不了這裏哩。少時他兩人便當醒來。且問他們所遇所見。貧道再爲居士等細細說明。說罷整襟合目。凝然而待。便是鄭氏夫婦。見他道氣盎然。也不敢

造次了。只悄悄的互相白瞪着。心下怙懣。一面就榻看兩孩。只見睡得酣酣的。臉色緋紅。鼻裏口裏。一縷縷的氤氳白氣。不覺又變貌變色的。扯秀才指與他看。道人自語道。通不相干。須得濁氣淨盡。清光方能大來哩。秀才暗暗納罕。少時。只聽遇春極力的吁了一口氣。便見他雙眸一啓。精爛爛一片光彩。一骨碌坐起。伸伸手脚。秀才大喜。還未開口。那鄭氏見逢春未醒。早又旋風般鬧將起來。道人道。他稟賦單薄。須少遲一時。也就要醒的。果然不多時。逢春怔怔醒來。便嚷道。你怎的吃獨食。撐得跌倒了。說着望望大家。只張大了口。發怔。秀才等大悅。趕忙令他兩個靜坐定神。然後一一問起情由。逢春便夾七雜八。將近日一般離奇事。滔滔述出。將大家都聽得呆了。不由眼光都爭集到道士身上。道人道。他兩個所食異物。是名肉芝。歲久通靈。方能化形出沒。是曠代仙珍。不易遭遇的。但是修道者得之。立可超凡入聖。平人

吃了。只可補益聰慧氣血。筋力動越。智勇絕倫。逢春吃的太少。於心智沒相干。却是肢體強健。勇力非常。也就可驚了。那石洞中所遇女仙。在道法中名爲太陰鍊形尸解之術。不過道成之後的遺蛻罷了。其精光發越。惹人蹤跡的。端在那一冊書。貧道望氣跟尋。原是爲此。不想那日稍遲一步。失掉奇緣。因六十年甲子一週。必那日正午時。洞門方啓哩。還痴心想覓肉芝。不想奔到那裏。寶光索然。却見這兩孩睡在地下。委實精神有異。便知復爲厚福的。攘去。所以甚爲歎息。恰好居士等便尋將來。仔細思來。却是貧道貪念所致。因欲兼得異書。牢候啓洞的當兒。坐失肉芝仙品了。說罷一笑。起向楊秀才稽首道。貧道便當回廟。過日還當造府。求那冊一閱。以慰這番跋涉哩。秀才道。當得當得。正須祈教哩。說罷同烏鎗送出大門。眼看他飄然而去。這裏大家又驚又喜。李氏先在窗外。早聽得明白。這時早趲進。看了兩孩。方纔放心。

逢春便吵着家去。當時散過一宿無話。次日午飯後。秀才力與李氏話昨日之異。忽聞扣門。以爲是道人來了。連忙問遇春。果有那書。即便走迎出來。那知門兒方啟。冷不防一個蓬頭小廝。颼的聲從肘下冲入。仔細一看。却是本村于太公的孫兒。名叫于益的。乳名豹兒。生得伶俐非常。瘦削削一身枯肉。面孔滲白。兩支小眼。點漆一般。咕喙喙亂轉。天然手脚。捷疾丈把高垣。一越便過。只是頑劣異常。這時十來歲。已讀了兩年書。太公家本富有。又憐他父母雙亡。便專意延請先生。要栽培這孫枝。那知這麼一來。老頭兒算洵定氣了。原來村中舊俗。凡人家設一牙書館。必要招幾個當地小兒。附來上學。大家助些束修。捧着來辦于太公自然從俗。招集了七長八短。幾個村童。這豹兒自入書塾。不多幾日。便施展起頑皮手段。瞅空兒調調那個。又唆唆這個。既至將對兒撚起。火兒煽得旺旺的。他却將小扇一丟。裝他的老好子。衆村

兒被播弄得互相看了。如鳥眼雞一般。往往趁老師出館的當兒。厮打得頭破血出。啼哭了家去。人家登門來問。都須太公費嘴搭舌。久而久之。都知是豹兒作祟。這老師便暗暗留神。一日故意出館。說半日方回。偻着身子。一步三握的去了。這豹兒便如脫鎖獼猴。登時滿屋亂跳。又要捉藏。又要畫鬼臉。胡噪了一陣。見通沒人理他。不由搭趁着。附着一個學生的耳朵。說了幾句沒相干。那學生不由白眼睜起。望了靠窗坐的一個小學生。罵道。你這小厮。真是人小詭大。我多早晚便偷罵老師。你却背地理在老師跟前嚼舌根。那小學生如何肯服。不由牽藤蔓葛。越說越不得洗白。氣得嘴兒一撇。也的聲哭了。那學生還搭拳磨掌。價吆喝。豹兒却仰坐在位上。將兩支脚。高供在書案上。搖頭晃腦的唱將起來。正在得意。忽的腦後。脆生生着了一個巴掌。身兒一振。連座兒跌翻。趕忙爬起一看。却是老師。撇着鬍子。瞅着他。原來這

先生故意悄轉來。伏覷好久了。當時不容分說。扯起他夏楚一頓。兩手掌火刺刺的好不晦氣。這豹兒吃着橫虧。如何服氣。便暗暗打他的主意。這時正當暑月。那天氣熱得流金礫石。這日午飯。却有一盤清燉肥羊肩。大瓣寸葱。彷彿東坡肉的製作。熱氣騰騰。撲鼻兒香。先生大悅。未免那筋兒雨點般下去。那知眼絲不見。端來當兒。早被豹兒暗加了一把鹽。先生撈入口。只覺太鹹。却是爲甘香所掩。也不理會。只儘力搗搽下去。少時飯罷。越法炎熱。先生捫腹徐步一回。酒肉氣蒸鬱起來。汗流如雨。少時腹內暈膩鹹性。一齊發作。一陣陣口乾舌燥。渴得喉嚨。便要生烟一般。忙一迭聲喊那館僮。前去泡茶。那知館童見先生過於老饕。盤中只賸些骨汁兒。本就有些不自在。這當兒又受了豹兒的錦囊秘計。當時答應一聲。將茶壺揭開。大大的入了一把雨前嫩葉。先生還暗喜這小厮倒識趣。便知我恰需着釅茗解渴兒。眼望着他

提起壺飛跑去。便坐下來。一面揮汗。一面先將茶杯擺列了三四具等候。不想越等越不見來。喉中酸解如焚。好不難過。直待好久。方見他如飛跑來。一面咕嚕道。偏這厨下竈兒燒場了一塊。直急得人轉磨。先生這當不暇再話。忙於起壺。按杯斟滿。只是新沸的水。沒法便喝。正用扇兒呼呼的煽起。却見豹兒笑吟吟從內院走來。先生望去。登時遍體生涼。不由大悅。原來豹兒手中擎了個大朱紅盤。內貯沉綠西瓜。一塊塊黃瓢黑子。五色相映。好不有趣。先生方兩杯熟茶入肚。他已跨進堂室。恭敬敬將瓜呈上。恰是從井中浸過的那一般冰涼甜爽之氣。鑽入着熱渴喉內。如何肯開交。當時先生一笑。拋掉茶杯。一氣兒四五塊入肚。如冰壺濯魄一般。爽快非常。便就楊拂拭了涼簟竹枕。跂脚而臥。拿了一卷書。還不曾閱得一行。拍的聲落下。趁勢兒進南華老仙。撲蝴蝶兒去了。這裏豹兒却忽然規矩矩坐在位上。目不邪。

視同學引逗他。他都不理。只按了書細閱。却側起耳朵。潛察動靜。便聽得先生肚內。漸漸如水泡起滅。汨汨有聲。又如解垢發酵。只管撲撲擦擦的作響。少時越法。輾轉滾動。一陣陣緊一陣。他方伸舌兒。忽見先生從睡夢中。呻吟有聲。登時坐起。揉着肚便跑。直奔廁所。三脚兩步。趕到那裏。猛一抬頭。叫聲苦。不知高低。正是。

菜園踏破先生夢

犢鼻曬餘弟子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葛玄一設教騰蛟村 冷田祿竊學點穴法

且說先生一時不檢點。容納了許多食物。又被熱茶冷瓜一攪和。已經是腹泄之道。那知百忙中瓜瓢內。又被豹兒暗加了巴豆細末兒。這種東西。有推墻倒壁之功。便是虎也似壯男。也馬上見效。何況這先生上了年紀。那裏撐

得住。勁生生被攻醒來。已覺關門上生力軍。竭力衝突。有非開不可的光景。當時忙忙跑出。那廁所是兩間草廬。安一單扇葦門兒。莊戶人家。都是粗粗率率。遇着陰雨時光。往往內眷們。偶然借這裏方便。都常有的。當時先生急忙要進廁。忽見廁牆邊。花綠綠豎着一根長烟筒。烏木桿兒。亮澄澄縷銀煙咀。配着個紅緞繡花葫蘆式的烟荷包兒。葱心綠的絲穗兒。一指寬的金綫板籬。被風一吹。好不華麗耀眼。先生暗急道。這一定是甚麼女眷在內。幸虧我沒跨進去。只好攢眉轉來。提着氣向上收斂。少時委實不得了。忙又去一張。那煙筒兒還在那裏。只好又趔回。那裏坐得住。只管喘吁吁踱來踱去。那大將的先聲開門炮。早趁空隙響了兩下。豹兒越法矜重起來。一些笑容不露。少時先生飛也似又去一張。轉眼間毗牙裂嘴的又趔回。在室中只是蹀脚。那面上顏色。已非尋常。便聽得肚內唵嚕連珠價一陣怪響。先生登

時打了一個旋。大恨道。與其這樣。莫如那樣。說着便跑。一脚剛跨出門檻兒。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先生褲內。礮的一聲。頃刻淡黃汁兒。從布縫中浸淫透出。原來滿滿的疴了一檔屎。當時先生委頓在地。滿室中臭氣蒸騰。衆學生雖竭力忍笑。那裏忍得住。不由鬨堂起來。這一鬧。鬧驚動太公。慌忙扶杖而入。見這翻光景。又笑又惱。只得先攙起先生。淋淋漓漓的。暫扶到別室。去換衣褲。豹兒始終沒事人一般。瞅空兒將烟筒藏過。以爲千妥萬當。不會犯案的。不想過了兩日。他偶然沒好氣。將館僮打了幾下。館僮不服氣。都給他。和盤托出。方知那烟筒。是他設的一股疑兵。廁中何曾有女眷的影兒。先生大怒。登時拿出看家本領。就要辭館。虧得太公陪了許多小心。方罷。痛責豹兒。自不必說。無奈豹兒頑皮得神出鬼沒。變着方兒。撥弄這先生。先生實在住不牢了。只得辭去。接連着兩年之間。直頭換了四位先生。都被他捉弄走。

了。這時光方閑在家裏。越發野馬一般。淘得無法無天。這時却因事觸惱太公。跑將出來。他知太公與楊秀才甚是相契。所以直奔這裏來躲避。當時沖入。剛轉到秀才背後。那于太公已提着拐杖。喘吁吁趕到。秀才早知就裏。忙拉入書室。一手拖了豹兒進來。笑道。你這乖毛兒。（俗謂頑童也）氣着爺爺。待我來訓責你。說罷在他總角兒上。輕輕拍了一下。恰好丫鬟進來。要取茶具。秀才趁勢命他將了豹兒。尋娘子去了。于太公不好發作。只歎道。這孩子慣得通沒人樣。老漢委實淘不得神。偏偏先生都走掉。只這樣野跑。如何是好。須得快請個人方好。秀才道。正是呢。便是我這裏遇春兄弟。也應上學了。只是急切間。請不着人。只好慢慢留意。正說着。只見烏鎗大說大笑的進來。背後還有一人。生得鼠睛黃鬚。蛇腰龜步。兩道細目。似睜不睜。低着头。作出安詳樣子。原來是鄰村的冷先生。這人據說是個遊方醫士。初來那村。

中的當兒。只一匹驢子。駝了個妖妖嬈嬈的婦人。只好二十餘歲。扭頭折項的偷窺淺笑。渾身沒有四兩重。說起話來。南腔北調。也不曉得他兩口兒。是那裏人。但是那冷先生。已三旬光景。一張利口。真有說得王母娘娘要嫁人的本領。不多幾日。各村衆都歡喜得要命的。因此便流寓下來。也不知他囊中。那裏來的錢。只見他自奉饒足。將那婦人打扮得花顏頰一般。有時節。艷裝濃抹。暖着水零零的眼兒。站在門首。那來往的少年。都望空嗅嗅道。好香好香。笑作一團價廝混。這冷先生流寓以來。已有十餘年光景。人都疑惑他會甚麼爐火燒鍊。却是不曾落在人眼裏。那婦人只生了個孩兒。不久便死掉。這孩子此時。已有七八歲光景。取名田祿。生得且是乖覺。模樣兒。身段兒。便如女孩兒一般。只是陰鷲之性。恰如其父。手脚便利。不下豹兒。在那村中。也是個著名的頑皮。當時冷先生隨鳥鎗。入大家寒溫畢。冷先生先

哈哈笑道。真是俗語說得好。有千里馬。還須有千里人。天生神物異寶。還須待福人享受。小可聞得府上這段異事。只喜得一夜通沒合眼。真是德門積慶。老鼠扯木掀。大頭兒在後面哩。說罷。一面拱手謙遜。一面口內唏溜着。又去周旋太公道。老先生少會呀。這精神越法矍鑠了。太公謙遜數語。大家方要落座。忽聞門首有人輕叫道。楊居士在麼。烏鎗走出一看。正是那葛道人。白日見了。風神越法瀟灑。連忙讓入。大家廝見。冷先生也要趨奉幾句。不想被人家氣字懾住。不知說甚麼纔好。這于太公倒是個精於世路的老古董。當時甚爲起敬。便細談起來。方知道人胸羅造化。槃槃大才。真是經史百家九流之教。並戰陣擊刺。風禽壬遁。諸般數術。無一不通。略露緒餘。太公等一干人。已聞所未聞。不甚了了。烏鎗也暗暗吃驚道。他一般的也是個肚皮。怎的便裝得下許多雜耍。說來評書般。怪好聽的。大家稱讚一回。又談詢吐納。

玄虛之術。道人却笑而不語。但道此事不涉言傳。居士等世法中人。亦無需此。倒是昨日所言那卷異書。貧道須求借觀哩。楊秀才道好好。即忙跑入。向遇春索來。自己先一展閱。索然無味。原來上面都是奇篆。縱橫糾結。那裏辨得出一字。便捧將來。遞給道人。道人恭敬敬接置几案。匍匐叩拜畢。然後起身展閱。只見書面上大書玉真玄女兵法秘笈。八個大字。道人失聲一歎。便逐篇細閱。都是些風雲開闔。戎機武略。並戰陣奇正之訣。末後兩篇。却是講究劍術擊刺。並罡氣內功。還有些神符異呪。顛倒陰陽變化五行之法。真個是。

兵機一覽掌中收

秘笈奇文玄女留

絕世將材從此出

會看麟閣著勳猷

道人看罷。默然不語。將書合好。只管伏首沉思。這當兒。衆人都集攏來。却不

看書。只望着道人。道人歎道。此書固是異寶。但貧道久棲方外。志不在此。鄙意以爲是甚麼了見性命的書籍哩。說罷不勝失望。烏鎗通不懂得。只亂嚷道。那麼這書你總算認得了。道人笑道。不是貧道大言。這冊書兒。除却貧道。恐無人能理會得。烏鎗大笑道。那麼我們通拜你作老師何如。一句話不想觸動太公念頭。便笑道。真個的哩。道長鶴駕。既望氣至此。根尋秘笈仙芝。又爲楊氏兩兒所得。總是與這兩兒有些緣法。左右是雲水寄迹。漫汗遨遊。何妨在這裏屈居賓席。作教兒童。我們早晚也好奉教。原來太公正想請位先生。像道人這等學問。是擯着燈籠。沒處尋的。所以趁勢敦請。楊秀才也甚合意。只管點頭。只有烏鎗跳嚷道。好好。便是這樣。一言爲定。便就太公那裏的原館。我們孩子們都附到那裏去。如不方便。明日便吃個開館酒兒如何。說罷大笑。秀才笑着扯了他一把。冷先生早聳聳肩兒。湊趣道。這館地兒好不

豐腆自在。是再好沒有的。道人只用眼角瞅了他一下。便慨然應允。太公等大喜。又暢談良久。道人辭去。這裏大家便議起延師勾當。楊秀才道。這學生也不可過多。便是太公那裏的豹兒。合我們這裏遇春兄弟。三個學生。也就夠了。烏鎗道。對對。那野行行（音杭）子。不必招他。省不了多少館金。沒的倒惹氣。冷先生道。呵哨哨。莫如此說。還有小兒田祿哩。小可偏要討個厭。一定是附驥的了。說罷向大家一個大揖。太公等拘着面孔。沒法子。只得強勉應允。獨有烏鎗。竟撇着嘴先自走了。這裏太公起辭。只見豹兒跳將進來。先拾起太公拐杖。原來他在廳外候了好久了。祖孫相携而出。冷先生也跟了出來。秀才送出。他還殷殷堅約附學方去。過了兩日。于太公忙忙收拾書室。擇吉開館。嫌舊館逼窄。另在一所大院。掃除乾淨。這院落十分空曠。外鄰場院。原是當年村中子弟們習武的所在。後來歸到太公手裏。方建了館舍。幽

靜爽朗十分相宜。楊秀才等都起來。幫同料理。先一日于太公等親到廟中。將道人請進書塾。他只一肩行李。別無長物。都安頓停當。次日開塾。賓主齊集。早筵豐盛。自不消說。道人更無香火習氣。只隨意取用。少時飯罷。茶話一回。那豹兒已將着遇春兄弟。規矩矩進來。都穿了乾淨布衣。立在那裏。太公望望日影。已將過午。還不見冷先生父子到來。烏鎗却有些不耐煩了。便啣念道。難道那姓冷的。特地消遣我們麼。怎這樣慢騰騰的。正說着。只聽窗外一陣脚步響。接着聞得冷先生笑道。呵。哨。哨。可了不得。累衆位久候。偏這孩兒拗的人要死。東穿一件也不是。西穿一件也不是。吃我罵道。這是入學讀書去。你當是遊逛廟會。將你打件的公子哥兒似的。說着領他兒子。一脚跨入。大家先將那冷田祿一看。端的怎生相貌。但見。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眼秀而媚。兩眸灼灼流走。眉長而曲。雙睫閃閃開張。

骨肉勻停。恰宜踰牆窺隙。身段活潑。最好軟步輕趨。精神發越。看此時便似西遊記內紅孩兒。性質淫邪。恐異日又似俠義傳中花蝴蝶。

當時田祿穿一套淺綠紬衣。猩紅絨繩。紮起總角。立在冷先生身旁。果然似粉裝玉琢的娃娃。將遇春等。比得通沒顏色。那冷先生只喜笑得眼睛沒縫兒。却見道人雙目一張。冷森森注定天祿。良久方微歎道。這孩兒氣質。却費陶鎔哩。大家都不在意。便忙着謁聖拜師。一切繁文。不必細表。四個弟子。按次就坐。却是遇春居長。田祿最幼。大家親長。也便散過。從此道人因材施教。這且不題。且說楊秀才家道消乏。已非一日。自遇春入學後。越法艱難。轉眼又是四五個年頭。只掙着苦度過了。幸虧于太公甚是扶助。便不索遇春攤館金。一年齊頭。遇春倒有大半年在太公那裏食住。烏鎗夫婦。雖不時資助。只是他們是土肉刨食的勾當。濟得甚事。這時秀才家丫鬟僕婦。早都去掉。

只有李氏娘子。竭力支持。秀才當年。是經過大日月的人。這時未免啾啾唧唧。終日眉頭上結個老大疙疸。心境不舒。氣體因之便壞。不時的害起病來。飲食銳減。恒臥牀席。娘子好不着急。且喜遇春。自食肉乏後。氣格頓異。聰慧絕倫。小時節憨態。一些也無。這年已十四歲。望去山岳一般。健碩非常。且是生性好武。沉毅有謀。經史只略觀大意。却將吳孫兵書。愛得甚麼似的。往往和先生辨理論。起解且是不凡。葛道人知他是此中英物。好在入學之初。太公等都曾囑咐先生。因材施教。原不拘文武兩途的。因此索性將舉業咕嚕棄掉。只習武科應有的功夫。一般的刀石弓馬。作了功課。每日價打熬氣力。逢春等三個。本都是生龍擰虎的腳色。自不消說正中下懷。登時各顯奇能。功夫日進。豹兒雖生得乾瘦。却是精神過人。機警非常。天祿身手。尤其捷疾。講到躡躡超躍。却屬着他。只有逢春來的遲鈍。却是神力可驚。天祿有時頑。

皮起。在他前後左右。風車般旋轉。冷不防東一記耳光。西一記耳光。他只不哼不哈。睜空兒若被他捉住。却扎扎實實捶得人家撇着嘴叫媽。因此田祿等閑價也不敢去惹他。三個都好技擊一路的武功。只磨着先生來教。那裏肯理會書卷。只有遇春。雖白日裏逐隊學習。到得夜裏。讀書必至夜分。豹兒與逢春。自去頑耍。惟有田祿。一半嫉妬。一半疑惑。先生偏愛遇春。背了人多傳些招兒。一日先生正課畢後。講了些拳法的源流宗派。講畢後。無意中聽了遇春一眼。道。此中微妙。你夜課時。須仔細詳參。田祿不由狐疑起來。散校之後。他覓到家。忙忙飯罷。定更當兒。早悄悄覓轉來。便由塾外後牆。聽的聲。貓兒一般跳入。提輕脚步。到塾窗外。屏息站定。戳了個小孔一張。只見空堂中。燈火明亮。先生跌坐在榻上。遇春侍立一旁。先生道。這技擊一道。日間略言門徑。大概習用諸般兵器。如鎗刀棍劍短鞭鈎戟。以至刀牌之類。雖各有

專致的工力。却總須先熟拳法。然後身手捷疾。運用無阻。其中宗派甚多。大約不外內外兩家。這內家拳法。起於宋朝武當山道士張三峯。他曾夢元帝祕授拳法。天下知名。後來應徽宗皇帝之詔。單身北上。那時節綠林雄豪。據住了一處要路。專要與他較個勝負。三峯不動聲色。孤身對敵。百十個鐵漢。都死在他拳下。後來江南張松溪傳其法。越法神妙。明時倭寇沿海爲患。松溪曾應募殺倭。只用一根木棍。捲入白刃叢中。從血泊裏殺出。身上一絲血蹟也無。原來內家拳法。是靜以制動。蓄銳晦用。以窺敵隙。非至緊要不發。一發之後。當者必敗。自家却不漏一些隙空。他那法中。最要的便是點人穴道。有啞穴。暈穴。死穴之分。一指戳去。敵人登時便倒。只是這種祕法。非遇忠實長厚的人不傳。萬一所授非人。損德不小。說到這裏。笑視遇春。却用了一杯茗。將餘茶置在靠榻几上。田祿聽了。暗暗吐舌。只喜得心上奇癢。越法凝神。

聽去。先生接說道。至於外家拳法。却起於少林神僧。相傳是阿羅漢化身濟世。歷代相傳。宗規嚴厲。後來明朝邊澄。仰慕其術。孤身至河南嵩山。託身於寺內香積廚下。炊飯三年。雖是誠心潛習。不得口訣。還未悟徹。一日主僧偶至廚下。只見邊澄一面執役。一面沉思如木人兒一般。竈中柴火。堪堪燒到他腳下。他通不理會。少時却見他將臂一蹠。又如推大山一般。重重的推出。隨手撈了一根整竹。有碗口粗細。將兩指一捻。磣磣聲碎裂。主僧大驚。便細細根問起。方知就裏。便念他一片誠心。將拳法祕要。盡情傳給。只是這外家制勝。在先發制人。是主於取勢用動的。只思蹈人家漏洞。儘力的跳奮擊搏。却每每忽略自己一面。因此偶遇勁敵。往往爲人所樂。來這便是道家所說的。用剛不如用柔的意思了。遇春點頭會意。便道。弟子覺得行軍制敵。也是這樣道理哩。先生喜道。正是。當時甚愛遇春器量。師弟十分欵洽。暗地裏却將

田祿喜急得心癢難撓。忙凝神呆望。只見先生下榻。將遇春身體端正。過彷彿指點太醫院針灸銅人圖一般。一一將內家點穴法指示。一面細講。一面並將解救之法。說得明白。好田祿真是警慧絕人。一聞便悟。遇春被先生提撕了解。他三不知也。暗記下。咧。還惟恐耳有所遺。這當兒歡喜極了。忘其所以。將頭額儘力子貼在牕上。脚下偶一失神。身兒一探。只聽拍的一聲。將牕紙撞破個大洞。田祿呵呀一聲。翻身栽倒。正是。

深宵無意示傳薪

屬耳有人來盜道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面便見。

第五回

試淫行大盜動惡機

遊嶽廟羣英肆遐矚

且說冷田祿偶一失神。撞破牕紙。剛要逃躲。那先生早已瞥見。以爲是偷兒之類。便隨手舉起茶杯。將餘茶照額穴潑去。雖是半杯殘茗。田祿只覺得沉

甸甸的如狠大幾筒似的力量。原來這武功純造的人。他通身力量。任取一物。都可以寓在裏面。施展出去。昔日越國處女。與猿公較量劍術。能以槁枝之末。揮刺取勝。便是這個道理。所以後來從這裏面。又有變化出赤手奪白刃。一套功夫的。何況這點穴法兒。只要觸着便成功。本不用多大氣力的。當時田祿只覺眼前一黑。登時暈倒。這當兒館僮驚起。早大呼小叫起來。忙隨遇春秉燭跑出。百忙中撈了根繩兒。預備細人仔細一看。却是冷田祿。仰面朝天。鼻息僅屬。却睡得好自在。覺兒。先生沉吟一回。早瞧科三分。便起去向他項後。輕輕一掌。田祿雙眼一睜。登時爬起。見了先生。不由驚惶失色。先生道。田祿既是轉來。爲何在窗外頑皮。幸虧我用了三分手勢。不然豈不悞掉性命。天祿眼睛一轉。便道。弟子偶忘掉一冊書。不曾攜得家去。方纔趕回來取。只當是塾內有生客。故此牕外望望。一席話遮得嚴密。只有館僮心下怙

傻道。好端端的院門未啓。他麼樣進來的。先生不便再問。同入室中。田祿真個就已位上尋了一冊書。先生目視遇春。正色道。你須切記。天下人無盡。天下藝無盡。藝能保身。亦能殺身。吾風塵半世。眼見得誤入歧途的甚多。切須用之於正哩。吾教你等都無彼此。天祿何須竊聽。只是用之於正這句話。田祿更當謹記。說罷。索性將內家玄奧。復爲剖晰一番。田祿只幸聞所未聞。那裏將先生警戒。攔在心裏。直至二鼓以後。他方趁趁着攜書出來。一路上只喜得打跌。這時村路上都靜悄悄的。他施展起飛行法。頃刻到家。推了推門。已經關牢。他暗笑道。莫非那話兒又來了。又知他老子因那話兒犯惡。他不去敲門打戶。只靠牆略一聳。早一個鷄子翻身。跳入院內。蹶進頭層院。已望見正室中燈火耿耿。便聽得冷先生嘻笑兩聲。拾起一件女衣。影兒晃在臆上道。這件衣兒。配你的身段兒。好不俏利。你怎的還給我個撇乖乖。便有

個婦人嬌聲浪氣的道罷。且丟在腳底下罷。說着似乎爬起。便有半段赤身影兒。又在牆上一晃。隨即與冷先生滾笑作一處。田祿聽得分明。暗笑着摸入東箱中。一頭臥在榻上歇息。原來這婦人。是村中一個潑賤貨兒。因他生得肌膚白淨。長長的細軀。渾名叫林刀魚。丈夫是個愚蠢鄉農。被他制伏得伏伏貼貼。三五兩舍價子弟們。雖不斷的踏上門。風言風語。他却不肯輕露眼風。却因冷先生鈔頭闊綽。兩個便打得火一般熱。那知田祿這廝。生性邪淫。這當兒十餘歲。情竇已開。往往逞着孩兒勢。與他捏手捏腳。冷先生窺知就裏。不想他這位太保。竟要犯他的禁嚮。不由氣得發昏。抓了個斜岔兒。將田祿捶了一頓。從此時時防閑。却借着裁作針黹爲名。林刀魚不時的到他家下。這夜一大意。只當是田祿業已睡熟。恰好婦人走來。所以安穩穩歡會起來。且說田祿。一面歇息。一面僥倖學藝。越想越樂。那裏睡得去。偏偏正

空中一陣笑語之聲。竟入耳傳來。他便一面想學藝之事。一面傾耳。少時心中不知怎的。只管七下八下。狠覺着不得勁兒。忽一凝神。得了個計較。只是終覺的不是人作的勾當。便捺住性子。暫回東廂。坐在榻上。只是出神。少時忽一轉念。暗笑道。我真個呆了。將來多少樂。都要尋去。這點子事。便如此沒主張麼。想罷。更不躊躇。抽身躡至外院。重新躍出。將門叩得好不熱鬧。冷先生正在吃緊當兒。沒奈何披衣爬起。跑出喝問道。半夜三更。你是那個。田祿道。孩兒方從學裏取書轉來。冷先生纔知田祿不知多早晚。又出去了。當時恨恨開門。這該死的田祿。只假作脚步慌張。由冷先生身旁擦脅而過。暗中却伸一指。觸到脅下。冷先生登時倒抽一口氣。兩眼一翻。軟軟的撲倒在地。且在這濕潮地下。獨遊陽臺。田祿那裏管他。依然關好門。放重脚步。蹣跚的進來。那婦人那知就裏。還隔牕笑問道。難道這時候還有請醫生的。我知你

不會歇。困準是一百個不去。田祿應聲道：「偏偏是急驚風症兒。他老人家被人家掇得飛也似的去了。囑咐我小心門戶。今夜是不回的了。說着笑嘻嘻跳入直趨榻前。看官須知。凡孽緣湊合。也非偶然。一來冷田祿合林刀魚。都是淫邪根性的人。烈火乾柴。自然一點就着。二來是冷先生自行醫以來。全是生意勾當。他本領不濟。無意治煞人。這還可恕。惟有他誠心乘人之危。勒索人財。這節事大傷天理。譬如人家長個小瘡兒。本可不治便好。他必要說得症兒兇險。便暗用開拓壞藥。將那瘡放大。然後他才慢慢的勒財收功。偷一不遂其欲。他便眼着人家死掉。你想他如此陰功。自然有果報了。林刀魚這種婦人。有甚麼正經。本就愛田祿模樣兒。剎那之間。兩個轉聲息都靜。那兒上燈燄。却結了個鬼眼似的花兒。碧熒熒顫巍巍的瞅着他們。好不有趣。從此田祿實拍拍墮入畜生道中。後來許多淫殺惡業。便由此發生。當時兩

人反覆了良久。婦人笑道：「怪不得你要作怪哩。原來竟有這樣。」田祿道：「若不這樣，誰還這樣不成？」婦人睡道：「快不要這樣那樣的。我且問你：你不是睡熟在東廂，却怎的由外跑來？我須趁夜轉去。萬一那老物兒躡轉來，倒不妙了。」田祿這當兒，便不誑他。一五一十，老實說出。婦人又驚又愛，攪定他賴兒讚道：「你小小人兒，竟有這等手段。又有這等的鬼張致。依我看來，還想法使他甦來，遮掩過去。」田祿道：「這很容易。你便收拾停當，我便去來。」說罷，結束下榻。婦人笑着，矜了他一眼，起身作做。這當兒，田祿跑出，不多時，聽得兩人脚步進院。田祿還道：「你老人家，想是夜酒喝多了，怎麼便顛倒躺下咧？」冷先生正冰得小肚下生痛，腎囊只管要往上抽，那裏有好氣。一面拉着脚子，呻吟一面罵道：「都是你這畜生，夜遊去，累我跌暈過去。百忙中，又想起自己屋內，還藏着私貨兒，便喝田祿快去東廂安歇。自己一步步顛入室來，婦人肚內暗

笑。只見他臉色滲白。鬚髮上塵淹土漬。攢着眉。裂着嘴。一手掩了長襟。儂着身兒。便如那麵缸中的四老爺。一倒身歪在榻上。只是呵嗜。婦人趁勢道。怎麼田祿方從外轉來。我須趕快去罷。冷先生這當兒。沒氣力言語。只搖搖手。待了良久。方試喊道。田祿田祿。那田祿分明聽得。只裝睡熟。約摸有半盞茶時。微聞得窸窣脚步響。直向外院而去。少時却聽得冷先生悄悄進來了。田祿一覺酣眠。直至將午方醒。忙飯罷。趲到塾中。只見靜宕宕的通沒人。只有館僮。在那裡打盹兒。連忙喚醒一問。館僮揉着眼道。先生方纔散步去了。我聽得說放學三日。大家吵着要上府城去玩哩。正說着。豹兒跑出道。難道你不知麼。明日是四月初八日。府城東嶽廟。香火大會。熱鬧得緊。單是那藥材一行。便有幾百家。聞得古老相傳。這日必有一真仙來降。館僮道。這不會錯的。我聽得我外婆說過。他還見着來哩。豹兒詫異道。你倒是屬黃鼠狼的。却

會趁口風兒。你外婆又見着咧。館僮道。真個的哩。那仙爺銀盆似的臉。星冠羽衣。長髯飄拂。按着個朱漆葫蘆兒。大把價傾那紅丸丹藥。說是治甚麼楊梅瘡。馬上就好的。那看的人。圍的風雨不透。後來有人見他。將賣的錢擄起來。下回回館去了。豹兒隨手插了他一下。道。我就知你是胡噯嚙毛。接着向田祿道。先生聽得甚麼真仙。高起興來。所以要領咱們去逛逛。冷兄弟你有甚麼體面衣裳。快預備施展罷。到那裏來個標勁。玩個燕兒飛。可不寫意哩。一面說。一面盯準他面孔。嘴內嘟噥道。蹊蹊蹊蹊。用筆甚微。田祿是賊人膽虛。不由臉上一紅。嗔道。難道你害火蒙眼。認不清爽了。正這當兒。只聽一大叫而入。却是逢春。業已從頭至腳。換了嶄新的青布衣服。亂嚷道。快活快活。怎的今天日影兒。便似釘住一般。說罷。滿屋亂踱。豹兒道。今天你便穿上這身行頭作甚。逢春正色道。甚麼話呢。今天若不吵着弄齊整。便晚了八

春了。我媽性子。你是知道的。豹兒笑道。那麼那會子我煩你作甚去來。逢春怔了半响。跌腳道。該死該死。你若不問。我便忘了。我哥說。明日老早都在這裏聚齊。隨先生同去。好在不遠。拿腳就到。我便轉去知會他。說罷。一直跑去。這裏田祿喜悅非常。便興匆匆轉來。果然如豹兒的話。將漂亮行頭檢點好。專等赴廟。次日絕早趕到塾。遇春等都已齊集。大家廝見了。候先生畧爲結束。便慢步出村。這時平疇綠野。天氣清和。師弟一行人。且行且語。十分舒適。只見道途中紅男綠女。或騎或舟。並挑擔負背的生意人。紛紛趁廟。內中有兩個小販。尾綴在他師弟後面。一人望望逢春。悄語道。你看這位魁梧身量兒。便似白大爺一般。（春雲乍展）那個道。悄沒聲的人家。這長像多們趁。白大爺頭大腳輕。開路鬼般兇樣兒。怎的那胡家女兒。愛上他呢。一個道。這叫作硬上弓。甚麼愛不愛的。却是那女兒。人頭是一百成。這樣朶鮮花兒。

却插在狗屎上。田祿聽得方一凝神。那個又接說道。這位太歲。真了不得。單是這一場香火會。他收例子錢。便千千萬萬串。我還記得去年這當兒。他在廟外約齊打手。與人家打降。他赤身露體。光着鬼怪似一身疙疸肉。只穿件涼綉褲。又上趁大紅緞兜肚兒。挽起個朝天椎鬚兒。舉着兩把潑風似的牛耳攬子。睜起兩支白蛤兒眼。一跳丈把高。那廟外的人。一陣亂跑。便似排山倒海一般。我正拎了提籃。走到那裏。籃內都是耍貨輕脆之物。登時叮叮噹噹一片響。被人擠翻。真喪他娘的氣。一個笑道。咱們此去。你須先在會仙居請我一碗清瀟大麵。不然我便保佑你。還遇着這個主兒。兩販一路說笑。轉向小道而去。師弟又走了一程。逢春不耐煩起來。將腳下一緊。箭也似出去了三四里。豹兒望望田祿。兩個一蹶脚。轉眼間已到逢春前面。逢春嚷道。我偏不服氣。三個流星趕月般。直奔將去。先生一笑。同遇春隨後趕來。少時離

府城不遠。豹兒田祿兩個歇在柳樹下。待了片時。方見逢春喘吁吁趕到。嚷道。別這樣頑法了。快等着先生同走罷。不然咱們走零散了。大廟會上。那裏找去。正說着。只見一羣搖頭晃腦的青皮少年。直衝過來。內中一人。生得粗眉大眼。穿一身土色褲褂。廠披大衣。蠟尾緊緘。鷹嘴搬尖。灑鞋。手內擎着兩個亮澄澄的鐵球。一面滾。一面笑道。昨天影頭兒不好。今日咱們須揸個圈兒。捉支肥羊。補補空哩。一路喧笑走過。原來是一干博徒。當時三人等了一霎。還不見先生並遇春到來。逢春喚道。準是走岔了路咧。一言未盡。却聽前面人叢中。先生喚道。逢春等這裏來。三人摸頭不着。怔着趕去。可不正是先生並遇春。已安詳詳站在那裏。可見本領深的人。斷沒有浮躁氣的。當時師弟隨衆走去。這時遊人如蟻。業已摩肩撞背。諸色人等。紛紛攘攘。還有些莊戶婦女。一個個描眉畫鬢。穿了簇新新布衫兒。走得粉汗涇涇。一條一縷。咬

吱喳吵成一片。也有成大帮價。喚姨呼嫂的。也有悄沒聲的。懷中襁着孩子。眼張失落。跟着漢子跑的。擁擁擠擠。塵土迷漫。一片喧囂。渾成春潮似的聲音。恨不得將座府城。抬在雲端裏。這時當地的公人。並營汛中兵丁。照例撥人彈壓。却是一個個歪戴着帽子。七零八落的披件號衣。手內倒拎着藤鞭馬棒。都喝了個關爺臉。說起話來。舌頭硬榔榔。一面哼唧着十八摸小調。一面向婦女隊中。直撞過去。師弟盤旋良久。那裏放得開脚步。好容易將至城門。那四鄉人衆。越法聚了個大疙疸。但見車馬籬擔。長竿短挑。黑壓壓橫七豎八。登時越擠越緊。攪起盤來。（凡市會擁擠定。俗謂攪盤。）偏有一種市混子。趁着當兒。得其所哉。單晃着臍子。擠湊向婦女背後。一個下頷。恨不得搭在人家髻兒上。他却仰起狗鼻。儘力子向空嗅。領略那油香髮氣。往往趁後面人推擠之勢。他便伸下手去。或在人家粉嫩的脣上一撞。或竟向人

家大腿上。盡力子捻一把。又有故意擠向婦女對面。呆着眼細玩的。還有一種神偷之輩。這當兒精神抖擻。你看他口講指畫。聲東擊西。外面上解圍通道。扶扶這個。拉拉那個。狼夠朋友。那知他略一近身。自己懷挾的零星錢物。便跟着他去了。當時城門外。紛擾良久。大家嚷罵得不可開交。逢春那裏耐得吼一聲。腰板一挺。向前便闖。兩旁人如波翻浪滾。跌跌撞撞。都罵道。這厮待趕喪去哩。好硬骨架兒。豹兒大悅。便同先生等趁勢趕來。直闖過城圍。人勢稍靜。一望街坊間。百貨畢陳。各鋪面輝煌照耀。懸燈結綵。漆櫃上烟茶羅列。粉白黛綠的婦女。花鸚鵡似的。堆滿坐上。店夥兒不高興。都熏香剃面。紮括得俏皮皮。穿梭價尙應堂客。那種殷勤法。便是他多年的老主顧兒也。休想夢見。偶然有不知趣的顧客到來。他那肯向人家施捨眼光。凡問某貨。只給他個沒有。原來這日爲香會賽神的正日。例舉行遊街盛會。所以衆婦

女都老早的打扮好。一眉一髻。一袴一履。都下了絕大工夫。準備這日。出風頭。所以都狐狸精似的。爭妍鬥媚。那各商店。又有一種俗例。說是騷貨兒越上的多。便可卜貿易興旺。只是廟閉之後。不知怎的。那些年輕店夥。都大半面色不華。甚至於悄悄去晒禱兒上的雲頭花兒。當時師弟蹺過兩條街。真個錦天繡地。目不暇給。田祿這當兒。恨不能有千眼佛的神通。方纔愜意。一顆頭如播浪鼓一般。只搖得頸筋生痛。百忙中逢春已直着脚。撿熱鬧處闖去。他只得恨恨隨先生等跟來。少時將到府前。越法萬衆夾道。兩旁列肆中人。都一層層據個高座。望去如肉屏風一般。便隱隱聞得轟隆隆響了三聲炮。登時滿街中人。沒命的擁來。一面嚷道。嶽帝起駕了。爭着趨立道旁。延項而望。師弟隨大衆便站在一家肆檐下。少時已徐聞笙簫縹渺。遠遠的幢旛旄蓋。一對對飛揚過來。隨後是數十匹高頭駿馬。毛鬣之上。都用大紅綾

紫就盤大的綉球花兒。馬上騎了粉粧玉琢的小兒。一齣齣扮出雜戲。如虹霓關小磨房。武松打虎。老周打岔等類。那神情兒活脫如生。都穿了簇新行頭。輝煌照眼。後面却是數十架臺閣。扮作八仙戲海。大鬧天宮等事。點綴得神仙魔怪。十分熱鬧。高聳聳撐上天半。那扮演脚色。都是八九歲的俊童。踏的鐵梗上。或裝作蓮華。或裝瓶劍獅象。望去便如凌虛躡空。真有些神仙氣象。少時忽聞一陣鳴鑼呵道。便有許多隸卒。黑紅帽兒。上翹雉尾。分兩行慢慢行來。亮晶晶黑索。黃澄澄竹板。拖在地下。儘力子怪響。後面却是一隊輿夫。都是短紬衣。寬簷涼笠。大褲脚直拖到地。望到足下。却光光的踏着草鞋。子據說他着雙鞋。真是價兒。原來是赤金絲兒。嵌作緯線編就。鞋尖兒上。綴兩顆明珠。毫光直射多遠。凡鬧這個標勁兒的。大半都是鉅商富戶家。不教子弟。借着發願隨駕爲名。玩個票罷了。隨後一溜兒。却是六乘小轎。華絢非

常轎內也是端麗兒童。都是青巾皂衣。黃纒繫腰。還掛着招文袋等物。扮作衙司吏人標樣。轎前各有一面方旗。分寫六房字樣。諸人過罷。大家看得眉飛色舞。只聞得指點喧笑。那時塵氣汗氣。並香烟薰灼之氣。被火也似太陽一照。化作白濛濛一層薄霧似的。直冲天半。先生有些不耐。方要招弟子擠出。忽聽逢春拍手笑起。原來又撞過一隊猙獰冥卒。都戴了鬼臉兒。用盃紫堊。將上身染得怪肉橫生。下穿豹皮裙。或持蒺藜骨朵。或擎狼牙鐵棒。驅一羣紅衣罪犯。披枷帶鎖。大踏步走來。那罪犯都是水葱似的三五少年。特意將臉上抹些灰塵。披了漆光似的一頭假髮。一面彳亍着走。一面偷眼兒瞷列肆中婦女。看得那個中意。他便直趨到身旁。笑着荷荷的指指自家的嘴。那女人登時眉歡眼笑。伸出纖纖玉手。斟滿香茗。端給他喝。據說許愿作這等脚色的。都是聖童孝子。替父母捨身贖罪。不分男女。都願結他這善緣。

通沒避諱的。俗各爲喫菩提露。又叫作化美人茶。却是事後這羣少年聚談起。這個道。那娘兒的手指兒。白嫩纖細的有趣。那個道。那妮子的手指螺紋。是四個斗。一個簸箕。不會錯的。一個個被茶灌的水泄兩日。方算了事。久而久之。東嶽廟道士。想出個生財法兒。捉這干瘟生。這罪囚一環。人設有定額。須先繳香資若干。方許充當。諸少年惟恐滿額。都先期一月。爭着佔額。道士安穩穩腰包滿足。好不有趣哩。當時這隊過完。便是駕前的鹵簿儀杖。一對對長有半里。隨後是十餘抬金漆桌兒。上面分列飲饌袍帶。古玩盆花之類。爭奇鬥勝。據說一件古玩。便是中人之產。須與過畢。衆人方踏平了脚。舒舒氣兒。忽聞山崩似的一聲連環大彩。這一聲有分教。

百戲齣陳方曼衍

英雄未遇辱泥塗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六回 混風塵雙俠留踪 聽茶話狡童注念

且說衆人方定神舒氣。忽聽一聲喝彩。大家拍手大笑。急忙望去。原來是個襤褸少年。只有十八九歲。臉下挾着一把鏽滿的破單刀。慌張張要向廟去。被香會不斷的過。阻截了半天。已然燥汗如雨。方趁空兒要擠去。不想斜刺裏顛來一支癩狗。汪的一聲。向貧少年腳根。便是一口。貧少年忙閃身躲過。却是那破褲腳兒。本敵如敗紙。一轉眼被狗咬住。哧的聲去了一大片。少年大怒。儘刀子一脚踢去。那知足下那支打板鞋子。憑空摔脫。颼的聲騰空而起。恰好左邊有位老西兒。方凸着大肚皮。笑吟吟望着一個女娘。正在入神。忽見一件烏油油的東西。當頂門劈空而下。忙叫聲。慢着來。只聽拍的聲。已砸在亮油油禿腦頂上。那支癩狗。早鑽入叢去了。所以大家鬨笑起來。當時老西兒又羞又怒。又待笑。一面抓住貧少年。一面罵道。咱樂子今日便知晦

氣早晨洗面撈手巾。却錯撈了家主婆的纏脚布。你這厮該幾記耳光。貧少年只好遜謝一回。他方將鞋子擲與他。少年穿好。一溜煙赴廟而去。這裏會隊又到。却是四個人扮作書生模樣。襖衫飄拂。醅酌欲醉。且前且却。婆婆旋舞。各持一丈餘細竹竿。竿頭用銅絲兒繫一盤大彩蝶。四個人互相戲逗。那蝶兒飄起飄落。且好耍子。這隊過後。便是一隊樂工。都是唐巾烏靴。軟衫長帶。奏起十番清樂。文縐縐的過去。接着是嶽帝駕前侍衛。各捧爐拂巾墊。緊靠駕前。却是十二名清俊小童。一色的束髮金冠。蟒袍繡履。各執提爐。焚得香氣氤氳。隨後羽扇雙分。華蓋高揭。方是大帝聖駕。（寫社火筆墨絢麗。何減西京雜記。）這時隨觀之人。潮水般湧來。只聞得一處處爆竹不絕。紅塵四起。少時稍靜。師弟四人急忙趲出。又轉了一條街。方望見嶽廟。只見廟場外萬幕雲連。人聲如沸。各種商賈。並諸般雜耍。及江湖生意各檔人。無一不

備。師弟踱了一面。且先向廟而來。這廟規模十分宏敞偉麗。只見三門聳闢。白石階級。便有四尺來高。左右石獅對峙。竿旗陡聳。正中門橫額。金燦燦題着東嶽神祠。四個大字。這當兒廟前數畝寬的地。黑壓壓沒些空隙。大半是食攤貨案。吆喝趁賣之聲。鬧嚷嚷震得耳聾。師弟隨衆擠入廟。踱過二層門。只見兩廡及正殿。遊人越多。庭中心一座鐵鼎。足有丈許來高。其中香楮。焚得燄氣騰騰。專有四個小道士。大抱價香楮。並俗例替身紙人之類。儘力的向鼎中拋擲。去鼎數步遠。便烤得人站不住脚。那一片罄聲。何曾得絕。師弟遊玩良久。喧雜的不可開交。先生有些不耐起來。便順步踱入後院。其中蒼松蔭徑。盆卉羅階。却甚爲幽靜。先生大悅。登時心下清涼。只有逢春田祿等。覺着沒趣。沒奈何只得跟定。走到左廊下兩間靜室前。只見室內十分清雅。棊几兒上還鋪着半局殘棋。却是餘棋子兒。丟得滿地。通沒人兒。先生方要

走開。忽聽得門後面喘息有聲。仿佛大腸秘燥的人。出恭一般。不由詫異。向門後一探頭。却是一個老道人。使出全副氣力。扭抱住一人。頸上筋條條漲起。鬚兒撇着。死力的劈那人一支手。那人被扭的面紅氣促。十分危急。却是臉上還露些得意神氣。見有人來張。方勉強釋手。被扭的那人。蹲着喘息一回。忽大笑起來。老道人却氣憤憤的。恨不吞他下去。先生忙問所以。不由也笑將起來。原來他兩個素是棋友。無奈老道下得爛臭的屎棋。局局皆輸。心頭火兒。積非一日。這日好容易要贏吃人一個車。那人一定要緩起招來。老道大恨。一個猛虎撲食。過去便奪。偏逢那人。也是個半吊子。只將車子捏緊。死也不放。所以直扭到門後。業已好半晌了。當時先生與他們笑着解圍。老道人便讓大家入室。啜茗閑談。先生正要歇歇。覺這個所在。十分如意。便對遇春等道。你們如不耐久坐。可隨意去遊覽。我只在這裏等候便了。田祿大

喜如逢大赦。便先拉豹兒趨出。及至遇春兄弟趕來。他兩個已擠入人叢去了。逢春還四下亂喚。遇春道。且自由他。說着便順步出廟。向廟場東面覓去。穿過許多人堆。却是一帶短堤。幾枝垂楊。迎風飄舞。一叢叢鄉莊婦女。就地坐了歇息。也有廠懷露肚。奶着孩子的。也有廟場相遇。談親話舊的。百忙中還有趁生意的縫窮婆兒。都撇開八字脚。一排排死坐。一面拈鍼捻線。一面丢眉扯眼的兜攬主顧。遇春剛循堤走了幾步。忽聽前面開鍋也似一陣喧鬧。登時圍了許多人。便走進一望。却是道中所見的那個弄鐵球的少年。只見他盤起緊纏。赤着膊。跳得丈把高。罵道。誰不知我李四爺。是響噹噹的朋友。我會誣賴你臭花娘麼。你要得我得的錢。須與我舒齊哩。便這等暗地伸手。我的錢還有眼兒哩。說着兇神似的。將一個縫窮婆的籃兒踢翻。雞零狗碎。線頭布尾。一齊傾出。還夾着一串老錢。李四指了罵道。這不是我的錢。

麼。怎飛到你的籃內。這縫窮婆兒。年有二十餘歲。生得小巧身段。紫膛色臉兒。梳得蓬蓬的水髻。描得長長的彎眉。委實有幾分姿色。一面哭。一面拍地。嚷道。人須憑天理良心。怎紅口白牙的。血口噴人。這串錢怎的到老娘籃內。太陽爺在上。你須掏心實說。說着雙眉剔起。大嚷道。你也有姊妹妹妹哩。快與他們送去罷。原來這李四由賭場撻出。喝得醉醺醺的。見這婆兒。雖是貧家。着實煞利得緊。便色心盪盪。借着縫綻爲由。哧一聲。將汗衫撕破一塊。擲與他去縫。却一面蹲在人家身旁。言三語四。一會兒瞧瞧人家面孔。一會兒又瞧瞧人家的腳心。下竟有些模糊起來。那知人家理也不理。只低了頭作活。他搔癢不着。便趁趁着湊向前。指點人家。怎樣穿這一針。怎樣拔着一縷。炎熱天氣。氣息發越。李四只聞得一陣甜干干肉香髮氣。本已心下奇癢。少時見那婆兒。要搓一根雙線。便勒起褲管。露出粉嫩的半段小腿兒。趁着下

面四寸長尖鞋子。委實可愛。他便將酒盞了狗臉。只作一失神。身兒一晃。撲的聲跌坐下。兩支手便據在人家腿上。那婆兒還不在意。只趕緊一縮脚。斜瞪了他一眼。李四邪心大動。便以爲千妥萬當了。忙由腰下掏出一串錢。擲向籃內。那種神態。登時便不像活了。不想那婆兒悟得了。頃刻連吵帶罵。鬧將起來。鬨一聲便圍了許多人。李四這個圪。如何塌得來。登時羞惱成怒。拿出潑皮相。硬說那婆兒偷了他的錢。所以鬧起。當時李四大怒。舉拳奔去。那婆娘也恨極。站起來。剛要一頭撞去。忽聽衆人一聲喊。兩下一分。應聲躡進一位女郎。只好有十五六歲。青帕覆髻。一身敝衣。端的怎生形狀。但見。

塵眉土髻。渾如芍藥籠烟。玉面櫻唇。又似芙蓉出水。眼波漾漾。偏不鈎萬斛柔情。眉黛稜稜。隱透出一身俠骨。芳年似月。逸氣如雲。正是風塵遊戲。聶隱娘。粉黛英雄紅線女。

當時大家見這女郎一片神彩。如珠光劍氣。閃閃作作。任是敝篋破鞵。那裏掩藏得住。不由都暗詫道。這女丐倒好個長相兒。便見他跑到那婆兒旁。將地下傾翻的物。拾向籃內。遞給他道。阿嫂。莫氣苦。我同你躲開這廝。說着哧的聲。由地下拾起汗衫。向李四劈頭一擲。扶那婆兒便走。那李四兩支狗眼。識得甚麼。便逞起醉貓性子。越扶越叫。風也似搶來。要擋去路。只見那女郎雙頰泛紅。眉峯微逗。忽格格的笑道。你們大家看麼。方纔我這支手。拾了臭汗衫。醜髒得緊。須拭拭方好。說着俊眼一望。直奔向一株老柳。伸出纖指。就樹皮便去擦抹。一指方下。衆人忽大鬨如雷。再看那李四。已如夾尾巴狗。鑽向人叢。跑掉了。原來那女郎纖指着樹。登時錐入。李四見這種勁兒。所以嚇跑。當時衆人越法詫異。惟有遇春更爲吃驚。知這女郎。決非等閒。恰好逢春。失驚打怪的趕着他道。阿哥見麼。怎麼那鐵似的老樹。他一個肉指頭。便硬

生生鑽將進去。這不是野蠻兒麼。遇春不暇言語。忙趁了女郎走去。走了百步餘遠。却見一位貧士。生得長軀偉貌。疎落落幾根短鬚。劍眉海口。目光如電。正向女郎招手。女郎一見。忙別過縫窮婆兒。直奔將去。遇春等也便趕來。却聽得那貧士微嗔道。霞兒怎這等的沒遮攔。快些去休。女郎一笑。依依相隨而去。遇春只望見他兩人步履如飛。塵埃起來。頃刻不見。怔怔的呆立良久。十分悶悶。且說田祿等。直着脚子。向熱鬧處轉了一週。看了些西湖景兒。並聽了些評話鼓書。隨步兒恰蹇到這裏。豹兒早望見逢春。大汗滿頭。正張嘴呆望。他便裝出先生口吻。大刺刺的叫道。逢春這裏來。這一聲。真個連遇春都驚得登時回頭。逢春嚷道。你這猴子。犯在我手裏再說。當時四人一路說笑。又蹇向廟場西邊。這所在却大半是江湖雜戲。甚磨跳猴踏索。象聲。傀儡。鑼鼓喧填。鬧成一片。還有些花拳綉腿的賣藝人。真刀真鎗。明晃晃。

大殺大斫。滾作一團。眞個是手眼身法步。一絲不亂。鬧了個嚴絲合縫。看的人都心滿意足。喝彩不迭。大把價錢。只管丟來。遇春等卻暗暗好笑。少時左邊一片藝場內。衆人忽拍手笑起。有的還唾道。那裏來的窮叫化子。連個三角毛四門斗兒。都不會。還只管踢那窮腿。破襠爛褲的。差不多要露出本錢。(俗謂陽物也)在娘兒們面前。晃來晃去。甚麼樣子呢。遇春等便踱去一望。却正是那在街心飛破鞋的貧少年。那場中一些排場也無。只一把鏽刀。插在就地。他却能經鳥伸。前超後越。一拳一腿。踢打出去。眞有降龍伏虎之威。倒海排山之勢。但見。

去如雲舉。來若風旋。脚似生根。腰如閃鑽。排空似托塔天王。卓立儼韋陀尊者。鹽車困驥。不逢伯樂孰知奇。爨下焦桐。未遇中郎誰見賞。正是。此日風塵看落魄。他年褒鄂並勳名。

遇春見了。不由失聲喝采。細端相這貧少年。白淨面皮。兩道濃眉。斜飛入鬢。生得猿臂蜂腰。凜凜一表。那套拳法。純是內家宗派。不由敬愛非常。連田祿等都暗暗詫異。只是衆人那裏曉得。見他這窮相兒。無不失笑。少時。他演罷拳。卓然立定。却又不曾甚麼江湖口調。只光着眼望着衆人。半晌工夫。不見一文丟進。衆人漸散。還有啣吟的道。原來是個怯條子。貧少年一聲長歎。望了插的那把刀。不住點頭。（寫英雄落魄。淋漓突兀。）遇春這當兒。那裏還耐得。忙向腰中一摸。只贖了二三百錢。忙縮出手。向逢春道。你還有錢麼。逢春道。錢倒不多。却有二兩的銀錠兒。是在我媽櫃內搜着的。說着。掏出豹兒道。我這裏還有兩錠。楊哥要買甚麼。隨即摸出。遞給遇春。遇春總攏來。却有五六兩。便笑吟吟抱拳走上。遞給那貧少年道。壯士莫嫌菲薄。聊充旅資罷了。少年接過。驚喜過望。頓然現出一片感慨顏色。拱手致謝。納入懷中。將遇

春等一望不由也。心下稱奇。便殷殷展問姓氏。畢慨然道。小人姓楊名芳。本貫貴州松桃廳人氏。自幼胡亂學習武功。因有個族中叔子。在京營中充當武弁。曾有書相招。欲爲小人尋個棲身之所。小人走到這裏。却一病兩月。資斧用盡。所以纔這般光景。正說到這裏。忽聞一陣喧鬧。衆人紛紛讓路。只見四五名歪戴帽斜瞪眼的惡奴。擁定一個大漢走來。生得身長七尺。一嘴絡腮鬚。油晃晃面孔。兩支死羊眼。白瞪着向楊芳大喝道。你這野小廝。難道不曾長着耳朵。不交你白大爺例子錢。誰許你擺藝場。楊芳怒笑道。足下何人。甚麼叫例子錢。且請講來。大漢越怒。登時暴跳如雷。便有個惡奴罵道。那麼粗工夫。與他閒磕牙。且給他個利害。說着一晃拳。當胸掬來。楊芳那裏在意。接住他臂腕。只順勢一牽。撲的聲惡怒。狗嘴啃地。那幾個惡奴。大叫道。反了。反了。搶拳勒袖。一擁齊上。便如小鬼倒金剛。將楊芳團團圍住。楊芳略動手。

脚只一個旋身兒。諸奴紛紛仆地。那大漢怒極。怪叫道。不是你。便是我。一
蹶脚。躡到當場。一個泰山壓頂勢。雙拳劈來。楊芳側身一讓。喝聲來得好。就
勢飛起一脚。直奔大漢右脇。大漢用個驚蛇入草式。腰一閃躲開。兩個便各
施手段。一場好打。遇春留神望去。只見楊芳氣色安舒。雖是風車兒般揮霍。
却只用了七分氣力。那大漢却恨不得使出喫奶的勁。已是個外強中乾的
樣兒。不由微微含笑。不想逢春見許多人攢打楊芳。早氣將起來。吼一聲。方
要捏拳奔去。遇春眼快。忙拉住。使個眼色。果然轉眼間。那大漢被楊芳一脚
踢翻。看的人都大驚失色。却沒人敢笑笑。大漢罵着爬起。大喝道。你是朋友。
須不要走。說罷羞氣滿面。領衆奴一窩蜂似的奔出。這裏看的人都替楊芳
捏一把汗。便有老成的悄悄說給他道。你是外鄉人。莫爭閒氣。早些去掉。好
多着的呢。那大漢綽號白老狗。是此方一霸。沒頭的事。也不知作了多少哩。

遇春道。正是呢。俗語云。強龍難壓地頭蛇。楊兄。我們再見罷。說罷。拱手而出。四個人又踱了一回。有些口渴起來。便隨衆走進一升茶肆。其中茶客紛紛。攢三聚五的閑談。茶罌兒上。却是個女老板。有三十以來年紀。白淨淨面皮。明眉大眼。且是騷俏。正似畫眉般亂哨。見遇春等步入。趕忙喚堂倌。就西壁下招客落座。泡上香茗。這當兒又進來兩人。其中一個矮胖子。迷縫着近視眼。笑容可掬。繭紬褂兒上。一道道汗漬。擽着膀子。由罌邊踱過。女老板抿嘴一笑。忙輕碎蓮步。躡到他背後。就他肥肥的頸兒梗上。拍的一聲。便是一掌。胖子一回頭。登時如獅子踏痒一般。渾身亂扭。呢聲道。好舒齊。好舒齊。這綿綿軟軟。熬刺忽喇的嫩手兒。怎的長擱在頸兒上方好。衆客不由大笑。女老板唾了一口。笑着將兩人安置在遇春旁坐兒上。原來這胖子。是當地會首。好說好笑。與女老板素有個小啼溜兒。（謂詼諧也）當時兩人落座。胖

子斟了一杯茶。一氣兒灌下。舒舒氣道。好熱鬧的一場打。險些將我擠的陽脫。若不是藝場中找你。我不會受這罪的。那人却是一個鄉客。愣愣的道。真個的呢。那個甚麼叫白老狗的。怎便這樣氣勢。胖子道。咳。人走時氣。馬走膘。據說這姓白的。還不知是那裏種兒。隨他媽嫁到白屠戶家。方纔十二三歲。業已是生就潑皮骨頭。專好與人尋事打架。後來有個遊方僧人。說是會甚麼拳棒。他糊裏糊塗。又從人學了兩年。白屠戶死掉。他便當起家來。却豁出肉皮吃苦。凡這一帶賭局娼寮。以至諸般行牙等等。都須在他手內納個倒兒。不然他便率黨尋釁。創橫的當兒。常被入打得半死。久而久之。家越富。勢越大。公門中人。他都有些點綴。還夾着當地青皮。仰他些鼻息。沾他些餘瀝。大家盡力一抱粗腿。更將這厮抬在雲眼兒去了。白大爺三字。喊得震天。其實還是個白老狗罷了。田祿聽得。忽想起道中小販說的一番話。便是鬧藝。

場的這人。便凝神聽去。胖子接說道。如今這廝。好不闊綽。瓦窰似一片房。攏着個嬌滴滴的媳婦子。好不受用。田祿聽得媳婦子。越法凝神。胖子道。若提起他這媳婦子。怎的估來。真令人氣破肚皮。正說到這裏。只聽得水爐上轟的一聲。白煙迷漫。沖起丈把高。衆人大叫不好了。正是。

閑談無意說強梁 旁聽有心試身手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茶客閒述白老狗 田祿夜探紅石崖

且說那胖子見衆人一陣大亂。急忙望去。却是那女老板。方甜密密的與一個俏皮小堂倌。低語微笑。忘其所以。那把滲銅大水壺。咕嘟嘟沸將起來。三不知灌入鑪眼。激起一片灰烟。這女老板黑油油頭兒上。登時罩了一層嚴霜。方纔拋了那堂倌。趕忙提開水壺。一面拂頭一面笑。胖子便用手指敲得

桌兒一片響。拿着腔兒道。衆位快都來看不老婆婆。一會兒便施展玉鉗剪了。女老板搖着頭兒。咬牙笑道。攔着你那貧嘴。等會子看我將你頂燈故事。都給你抖出來。衆人一笑。那胖子仍接說道。那姓白的佔的那媳婦子。你道是那個。便是那府學門斗馬歪嘴的兒媳婦。本來馬歪嘴尖滑刻薄。沒幹過人事。學裏老師七十多年紀。餓了半個肚皮。節省積蓄下五六百銀子。託他給放些債務。他吃一半成頭還不算。後來竟漸漸乾沒。老師氣急。問他查賬。他反倒瞪起眼睛。東拉西扯。通沒些交代。百忙中他又將學田租兒。巧偷了若干。老師是讀書人。講到覈算一事。通弄不清爽。因此氣重身亡。拋下老妻弱女。馬歪嘴還借着義舉爲名。串合了一班落拓秀才。烏烟瘴氣的傳出哀貸公啓。在當地紳商富戶家。大大的捐了一筆錢。大家分肥入腰。名利雙得。只苦了老師妻女。將家具折變罄淨。方纔能扶柩還鄉。後來這馬歪嘴。偶與

人談到那亡過的老師。登時狗眼中還濕汪汪的。長歎一聲。真虧他裝得出。及至他死掉。他兒子名叫小慶的。便娶了這胡家的女兒。田祿聽到這裏。不由微微出聲道。哦。豹兒一縮頸。給他個鬼臉看。他通不理會。便見那胖子喝了半杯茶。又說道。這胡家女兒。真賽如絹製的人兒一般。單是一雙香鈎。輕薄子弟們。都品題過的。說是府城第一合盞之夕。將個小慶子喜得發昏。賓客見着的。登時傳揚開去。也是合當有事。小慶子娶婦宴客。未免要用大肉。却都向姓白的屠肆中去取。陸陸續續。賒了百十斤肉。小慶子正興頭當兒。便拋在腦後。過了個把月。姓白的走去討賬。徧逢小慶子吃多了酒。正與一羣不三不四的人。胡吹亂嘮。覺着姓白這麼一來。未免不夠瞧的。酒性發作。便忘掉姓白的是個太歲腳色。登時拍着胸膛跳嚷起。兩人便口角起來。衆人忙來解勸。却聽屏後嬌喚道。茶泡好多時了。還不拿去。小慶子登時跑入。

姓白的這裏一面嚷罵。一面順眼瞞去。却見紙屏下金蓮一晃。果然名不虛傳。料是那新媳婦子。當時被衆人作好作歹勸回。那裏肯善罷。這時正當夏令。方氣憤憤的在肉肆內沒好氣。只見一人噙着嘴進來。却是府衙前抱籤筒賣熟食的麻二。皺着張癩蝦蟆似的臉。詭笑道。白大爺怎麼咧。真有人與你致氣麼。原來這麻二當年曾因在學宮旁弄籤兒。被馬歪嘴踢了兩腳。硬生生將熟食留下。籤筒砸壞。這股暗氣。懷之已久。這天可遇了機會。古人說得好。蠶蠱有毒。真真不錯哩。當時麻二早在肆外聽姓白的一路嚷罵。便已明白。這當兒只作爲不知。姓白的便與他逃起。麻二失驚道。怎麼真有這事麼。你老人家創了一場光棍。若被這毛浸子（俗謂少年也）折了桿子。可罷了人咧。依我看便是討得他肉賬來。你總算挫了笑兒咧。莫若給他個肉換肉（奇語）姓白的愕道。怎麼麻二笑着將手指捏作金蓮的樣兒。道。難

這物兒就不許飛在你老人家肩膀上麼。他既賴你的死猪肉。你便要他的活人肉。有甚麼不便宜的。你可懂肉換肉哇。姓白的被他提醒。登時跳起。赤了脊梁。就肉肆中提了把明晃晃宰刀。旋風般跑去。街坊人衆。早嚇得將門掩緊。誰敢出頭。一任他跑至馬家。蹙的聲蹙開門。闖將進去。拾鷄子一般。先將小慶揪住。大踏步拉進內室。那胡家女兒。正因天熱。洗了澡兒。方雲鬢蓬鬆的整理衣裳。忽聽一陣奔馬似的脚步響。接着唵一聲簾兒拉掉。闖進兇神似的一條大漢。右手提刀。左手揪定一人。便是他丈夫小慶子。已嚇得痛哭直流。面如白紙。這女兒花容變色。方叫得一聲呵哨。只聽曉嘹一聲響。那把刀插入桌面。顛巍巍亂晃。隨後一脚踢翻他丈夫。拉下帳帶。網得餛飩一般。然後提起。安置在榻上。使他面孔向外。自己却瞪起兇睛。左右顧盼。這女兒戰抖抖的。癱在太師椅兒上。還疑是劫盜。剛嚶嚶了一句。大王要財物。只

管取莫要傷人。那大漢喝道：「不干你事，便跑到榻前，向小慶子道：『姓馬的事，須交代明白。你要認仔細我。』」白大爺今天高興，要弄你婆子哩。說罷，索性扯脫褲，一絲不掛，就太師椅上抱起那女兒。這天殺的白老狗，他却拔開兩條精腿，坐在椅兒上。小慶子只見他渾家轉眼間白羊一般，趁着兩片紅菱，只管在人家懷中掙扎，憤得眼似銅鈴，偏不待啾，却只管目不轉睛，直待人家週身細玩良久，氣得眼前一發黑，再睜眼越法不妙了。轉眼間簡直的不妙了。又待了少時，他這裏越不妙，人家那裏越妙起來。呵哨哨，我聽古老傳聞：當年明末，流賊橫行，曾縛定人家夫父，對面淫人妻女，以爲是作書人譏，慌罷了，不想真有這等的禽獸。當時姓白的淋漓盡致，直鬧得天怒人怨。小慶子早氣暈過去，既至醒來，却見他渾家淚人兒般守在他身旁，不由夫婦相抱大哭。從此這姓白的，倒成了主人。小慶子無奈，只得央人賠了許多小心。

歸根兒還是將個嬌滴滴渾家捨掉。自己却收拾家資。跑向他州外府去了。你說這姓白的該怎麼死。說到這裏。這胖子真動了氣。儘力子斟了杯茶。將茶壺拍的一墩。田祿眼珠一轉。方要站起。便見那女老板。三腳兩步。慌張張趕到。向胖子背上一拍。向窗外一指道。我的爺。快閉了你那張嘴。大家吃驚。隨指望去。只見正是白老狗。雄赳赳提着單刀。率領十餘名打手。都是長鎗短棍。風也似捲過。一面嚷罵道。這小廝總是有人指點他。逃得去了。等我查着這多嘴的再說。遇春聽了。便知楊芳已去。那胖子見此光景。登時悄沒聲的坐下來。良久又向窗外望望。方低唾道。紅石崖的婁羅都來了。田祿忙趁勢攙語道。足下說這紅石崖。却是那裏。胖子道。離這裏十餘里地。是個小村聚。這姓白的便住在那裏。城內肉肆。他不過偶然落腳罷了。田祿道。這人既是富足。房舍想必可觀。胖子道。着哇。這何消說得。只他門口那顆鳳尾盤松。

便見他家鬧綽了。田祿不由展顏一笑。豹兒却暗暗詫異道。田祿這小鬼頭。有些古怪。便道。冷兄弟你笑的甚麼。田祿道。我笑這紅石崖。距我們那裏。不過也十餘里路。一向竟不曉得哩。豹兒知他是枝吾話兒。也不再問。望日影時。已不早。四個人便給過茶錢。慢步出肆。這當兒四鄉人衆。扶老攜幼。越法擁擠。剛走了一箭遠。恰好一個鄉人。在廟場上出脫了一擔梨子。肩着空扁擔。對面走來。與逢春交臂而過。逢春身量笨大。戴的涼笠兒。偶一失神。被那扁擔挑脫。宕悠悠竟隨着鄉人而去。逢春大怒。轉一聲不響。直腳子追去。偏巧迎面撞來一個肥大婦人。涼粉似的一臉肉。一走一哆嗦。兩個肥乳峰。鼓蓬蓬支出多遠。偏趕着那鱸魚似的蓮船。腳根上還著着重臺（即俗所謂裏高底）論勢須得偏勞前趾。踏在硬幫帮石子上。好不吃力。正在粉汗淫淫。嬌喘細細。且前且幻的當兒。却見劈頭一個大漢。飛步闖來。那婦人

方一扎煞臄膊道。慢這點一言未盡。逢春腿勢收不住。拍的一腳。正踏在他腳尖兒上。婦人叫聲啊。腿兒一顫。肥臀坐地。又伏身去。把握那腳。登時鬧得塵埃沾胸。不由殺豬似叫。將起來。便圍攏了許多人。逢春自知理屈。忙氣急敗壞的伸一臂。扶起那婦人。若是再說兩句溫慰話兒。也就罷了。那知他一抖機伶。見人家胸前新衣兒上。沾了許多污土。覺着過意不去。便不容分說。伸過蒲扇似的手。在人家鼓蓬蓬軟綿綿的乳峯上。抹來抹去。他着手勢。還會輕的麼。婦人只覺着他儘力子揣摸。有些不對路。不由越法怒起。爬起來。揪住逢春。便打。衆人且笑且勸。正在亂滾。恰好豹兒覓尋來。先給那婦人陪了許多不是。然後將逢春拉出。再望那鄉人。早走得不知去向。逢春睡道。晦氣得緊。人家赴廟。都買些物件。我倒丟些物件。豹兒道。只丟不掉你。便是幸事。兩人一路笑語。趕上等遇春。將要進廟。去尋先生。恰好先生由廟內覓

出。大家招呼到一處。便緩緩行向歸路。先生見逢春禿着頭兒。問知所以。不由一笑。遇春便將他們所見。且行且說。先生道。風塵中正自有人。惜我貪着。與老道人清話。不曾見着。師弟一路偷伴。不多時。已至塾門。天色已將黃昏。便大家進塾。安置一切。遇春兄弟。先蹇回家。少時。掌燈夜飯。先生便叫田祿。一同用過。田祿一壁吃。一壁心下盤算。忙忙吃畢。剛要辭轉家去。偏逢那豹兒伴住他。問長問短。田祿那裏聽得入。沒法兒。只是含糊應對。豹兒暗笑。直耽擱好久。約摸至二鼓時分。田祿實在坐不住。豹兒方放他出來。這時一鉤斜月。橫掛天空。日間暑氣都盡。涼風習習。好不清爽。田祿跑出騰蛟村。忽的駐足凝思。便覺眼前有個黑影一晃。疑是棲禽偶飛。並不在意。少時盤算定了。又走了數十步。且不向自己村路。竟一挫身形。施展開飛行術。直向紅石崖村路奔去。那消頃刻工夫。已走了五六里路。剛轉過一帶茂林。側耳聽聽。

沒些響動。纔要拔步。忽的腦後拍的聽著了一片乾塊。田祿一驚。登時展開手勢。準備來敵。那知只一陣微風。肅肅吹過。並沒有甚麼動靜。張望一回。暗笑道。這一定是老鴉兒爭巢。踏落的。且莫管他。想罷。依舊奔去。不多時。已到村外。只見清溪曲抱。樹木鬱然。靜悄悄一帶房舍。都映在斜月朦朧中。村頭一般的設有瞭樓更鋪。只是內中的人。都睡得死狗一般。原來大家都恃有白老狗。彷彿猛虎出山光景。以爲不會有人向這裏踏脚的。當時田祿潛身靜聽一回。然後躡入。轉過半邊街。果然有座高大房屋。前面臨街。後臨一帶葦坑。仔細一望。真有株鳳尾松盤擎門頓。田祿暗道慚愧。忙繞至後牆外。兩脚一迸。颼的聲一個旱地拔葱式。躡上牆頭。趁勢一翻腰。飄落院內。隨手拾了兩個石子。揣在懷內。四下一望。却是一帶羣房。還有牲廄草垛之類。大約是糧場後院。只見左偏房內。燈光隱隱。聽得算珠兒撥來撥去。少時一人呵

欠道。你特煞小心了。這賬兒。難道還不一卯頂一星。他還是不定看不看。趕早交代了。睡自在覺。那些不妙。只管攬你娘的腦瓜骨子作甚。更聽一人咳嗽一陣。接着道。你懂得甚麼。這不是大大小小。十來包銀兩。都是廟會中交到例子錢。敢有三百來兩。你不一檔檔弄清楚。便囫圇吞棗麼。你可知他倒好說。還有那馬家小娘兒哩。心眼兒來得好不快當。惹他胡吱喳幾句。我們這把子年紀。須犯不着。田祿偷窺去。却是兩個管賬先生。一個正端整銀色。一個還搖頭咂嘴的覈算數目。少時都已停當。一個便掌起燈籠。那一個將銀包納入褡袋。抗上肩道。我們便由夾道兒穿過。叫開內院角門交入。豈不省事。那個隨口道。由你。由你。說着簾兒一掀。一股燈光射將出來。田祿趕忙一縮身。向樹後叢草中一躲。不覺身影兒微晃。提燈的那個。登時嚇了一個踉跟。大叫道。有了人了。正是。

梁上未施肘筴技 園中險動盜金疑

欲知田祿怎樣脫身。且聽下回分曉。

第八回 于豹兒冷眼觀微 楊時齋熱心規過

且說那人瞥見黑影兒一晃。剛要喊動。後面那個背着銀袋。壓得頸兒伸的老長。急於快走。便唾道。你沒的見鬼。方纔似一個貓尾巴。由我脚面掃過。管他怎的。田祿趁口風。便學了兩聲貓叫。後面那人笑道。如何。我這雙老眼。是不會花的。若依你冒失鬼性兒。張揚起來。不消說前廳那羣吃白食的。可有得獻勤兒了。闕一聲給你個膀子打圍。至少說也得一個猪犢牢他們哩。兩人一路耍嘴。直奔夾道。田祿更不怠慢。忙提輕脚步。在後緊跟。蹺了一段亞字圍牆。果然有個角門兒。雙扉靜掩。背銀袋的那人忽道。呵。咱咱真成了渾蛋咧。只顧慌張走來。屋門兒還廠着哩。沒別的你給我燈籠。快些看屋子去。

罷。那個道。真個的呢。即忙將燈籠交付。跑回去了。這裏背銀袋的。且不叫門。約摸那個去遠。方輕輕彈了三指。少時聽得院內。微微的碎脚步響。隔門低問道。是你麼。背銀袋的低罵道。歪刺骨。快着些罷。我還仗着重載哩。便聽裏面。嗤的一笑。門鍵微響。悄悄啟扉。田祿偷望去。却是個三十來歲的僕婦。生得妖妖嬈嬈。圓臉盤兒。肥肥白白。勒起雙袖。手內還拎着塊濕漉漉的浴布。抿嘴笑道。我抖得是你這老物兒。怎的這當兒。還不挺尸。背銀的纔一呲牙。那僕婦一抖浴布。向他嘴上便抹道。你嘗嘗這味兒。管保你忘了生日。背銀的一面微閃。一面低笑道。你那妙處滋味。還用說麼。僕婦笑着戳了一指道。你慢些嚼蛆。實對你說罷。方纔我給那小娘兒。在浴盆中揩了一回身體。方出來要添提些溫水。你便惹來了。背銀的急問道。那麼咱主兒呢。僕婦道。那會子由廟場氣蝦蟆似的轉回。這會在內房外間盹睡哩。背銀的登時喜躍。

忙猴着臉湊近。附那僕婦耳朵。噉了幾句。順勢兒在香腮上啃了一口。僕婦斜瞟一眼。紅着臉兒道。依我看。等會子交代你的事。是正經。背銀的道。那是自然。却是咱們倆。也須老實交代哩。田祿暗笑。便趁他們言情的當兒。一伏身。躡入。急隱身迴廊柱後。便見他兩人。先將燈籠吹熄。暗地裏牽牽拉拉。躡入西廂一間暗室內。隨後便聽得脚步微動。一陣窸窣。大約是出出入入。算起交代來了。田祿且不管他。先望向正室。只見竹簾沈沈。茜窗四啟。一條燈光射出。便聞得一片鼾聲。從正室外間傳出。忙躡足由簾縫一望。正是那白老狗。赤着兩腳。只穿件涼綢褲。又仰巴又睡在竹榻上。漆桌上還擺着筆硯算盤之類。枕畔却橫着一把鯽魚頭式的短柄攬子。是他頃刻不離的。田祿那裏在意。且不去理他。又躡向內間窗外。早微聞浪浪浴水響動。田祿喜極。連忙舐破窗望去。只見裏面銀燭高燒。羅幃低揭。鈿牀邊一個赤條條。

的美人兒。一手扶住牀柱。翹起一支藕也似腿兒。置在牀沿上。正用浴巾拭抹腿灣。粉團似臀兒微掀。下襯尖生生三寸紅菱。果然如那胖子所說。田祿大悅。只恨他背着身兒。但望見雲鬟低鞞。纖腰兒閃動。搓拭得唧唧有聲。少時却一轉身。兩足落地。就浴盆去濕浴巾。一張面孔。恰向窗際。田祿一望。登時如雪獅子向火一般。化了半身。只見他眉兒。眼兒。鼻兒。口兒。渾合成一團嬌俏。另有種風情宕漾。不由呆在那裏。目不轉睛。直待人家浴罷着衣。他方覺着兩睫毛酸酸的。正要想些計較。忽聽白老狗托的一口痰。唾在地上。接着便喚僕婦取茶。僕婦軟軟的應了一聲。田祿不敢怠慢。一躡身伏住。便見那僕婦抵着髻角。拉那背銀袋的出房。向角門邊一指。那背銀袋的一溜烟奔向那裏立定。這裏僕婦方放重腳走進正室外間。笑道。方纔那祝先生來交甚麼進款。恰好大爺醒來了。說罷。拾起茶盤。白老狗道。他現在那裏。僕婦

道。人家祝先生好不仔細。覺着夜晚。不便進院。只逼棍條直的在角門外候着哩。白老狗笑道。總是人家上年紀人穩重。不像那毛頭小夥子。楞頭磕腦。田祿聽了。幾乎笑出。白老狗又道。快喚他進來交代。僕婦格的一笑。便掀簾嬌喚道。祝先生這裏來。主人要與你交代了。說着一抿嘴。一連幾個俏步。取茶去了。這裏田祿等祝先生進室。又悄悄去望。只見祝先生就桌前。一封封取出銀包。哈着腰兒。掩着口兒。一五一十價說得好不清楚。白老狗餘困猶在。一面連連呵欠。一面點頭道。經你算過。還會錯的麼。祝先生聽了得意。只管哈腰兒。恰好田祿聽得僕婦走動聲響。忙仍矮下身伏好。少時僕婦引祝先生出來。要送向角門。田祿早定計較。便暗暗隨在祝先生背後。將到角門。急伸一指。戳向他腰眼。說也奇怪。祝先生撲通聲跌倒。僕婦道。喲。怎麼咧。剛一回身。田祿一指又點到他臍上。咕咚栽翻。正砸在祝先生身上。田祿趁勢

一翻身便奔簾下。恰好白老狗聽得響動。忙拾起攬子。凸着大肚。纔一脚跨出。田祿在黑暗中。望得分明。忙挫身用指點到他腹。登時牯牛般。橫躺在門檻兒上。田祿百忙中。忽覺刷的一陣風。從腦後飄過。便見內室軟簾兒。微微一邊。當時那裏理會。且不取銀兩。便奔內室。且說那胡家女兒浴罷後。只鬆鬆挽起個睡髻。未免薰香傅粉。作做一番。且撥開榻前浴盆。剛要喚僕婦料理。却聽得白老狗喊取茶。接着又是甚麼祝先生。嘈雜一回。方廠披件羅衫。赤着下身。在榻頭換了雙水紅鞋子。忽聽院內一迭聲的嘆通怪響。接着又是白老狗走動之聲。頃刻門檻邊。又是跌倒之聲。只嚇的他怔怔的。方要喊問。就見簾兒一啓。蹺進個美貌少年。笑吟吟奔向自己。先用指點到玉簪。當時氣兒一噎。便軟佯佯躺在繡榻。心內清醒白醒。只是作聲不得。原來田祿早計較停當。覺着這美人情態。全在生香活色。有知有覺。方能得最妙樂趣。

若令他暈去。便如木雕泥塑人兒。豈非是大煞風景。所以特特點他啞穴。當時田祿心花怒放。爲所欲爲。便就着樺燭光中。細細賞鑒起來。從頭倒脚。背面正面。不住手的撫摸。個無微不至。少時只覺心頭亂跳。身體上起了一種作用。便如那劣馬掣繯。那裏羈勒得住。登時將那女兒安穩穩仰放在榻。自己方一面解帶。一面要伏下身去。只聽榻後。嗤的一笑。接着一人啣道。冷老弟。你也太不像話。難道真個讓老哥聽聽梆聲麼。廳的聲躡出一人。却是豹兒。田祿出其不意。便似一桶雪水。劈頭澆下。當時只羞得面紅過耳。忙拉單衾。將那女兒蓋上。強笑道。真有自己的。你這促狹法。實在可惡。你幾時便趁了我來。豹兒笑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撇撇屁股。我便知你要拉甚麼屎。你打聽紅石崖的當兒。我就瞧科了。田祿遮掩道。我不過湊個趣兒。要取些不義之財。隨便濟濟貧困罷了。豹兒道。也好。怪不得你爬在榻上。接

着這小娘兒。只管摸摸索索。想是要取人家簪環釧兒罷。田祿忙道。對對。你怎的猜來。豹兒道。那麼咱們快轉去罷。這裏婆子氣薰鼻嚏。我須受不得。說着。蹶到外間。田祿滿懷不自在。只得跟出一眼望見桌上銀包兒。不由儘數揣起。豹兒只哼了一聲。說道。冷兄弟。先到牆外待我。我還須發放這羣男女哩。田祿佯佯去了。這裏豹兒撲一聲。將燭都吹熄。然後施展手法。次第將諸人點醒。一飛身躡上房。便由後院場牆。一躍而出。原來豹兒眼神特異。能暗中覓取針芥。這點穴法兒。早被遇春並先生傳給。惟有逢春。心粗手笨。不耐煩弄這把戲哩。當時豹兒躍出。果見田祿沒精打彩的。呆立牆外。手弄着兩個石子兒。拋向遠樹烏巢。鬩的聲羣鳥飛噪。豹兒道。你只管拋石子兒。小心着人家的乾土塊呀。田祿恨道。你這促狹鬼。由你說響嘴兒。當時在半途林邊。我還當是雀兒爭巢哩。我隨手拾的石子。却沒用着。兩個一面嘰咕。一

面旋開飛行術。不消頃刻。已將到騰蛟村。田祿道。明日見罷。說罷頭也不回。向已村揚長而去。這裏豹兒冷笑一聲。也便悄蹺回家。一夜價只是揣摩田祿爲人。次日大家在塾廝見了。豹兒也不說破。只暗暗窺田祿將偷來的銀。怎樣花費。這當兒遇春所學。早超過豹兒等甚遠。不消說尋常兵機戎略。便是那卷祕書。早被先生指示玄奧。遇春心領神會。盡得其祕。那精神氣象。越法不凡。端嚴雄毅。居然是大將風度。大家都畏憚他三分。又過了幾日。豹兒見田祿不聲不響。而且曠課廢書。成幾日價不到塾。後來探聽得。他與他老子致了一場氣。便是因那私娼根林刀魚。忽然鬧綽起來。被冷先生窺破。田祿作孽情形。本就氣個半死。又疑田祿盜家財去。這等用法。你想這股無明火。如何捺接得下。不由父子交鬨起來。豹兒方恍然他這救濟貧困。真給行俠尙義的人打嘴。不由又歎又笑。偶一日與遇春兄弟談起這一檔子事。逢

春先氣得怪叫起來。道：算了。算了。這厮原來如此。可還像人哩。我們快告知先生。登時趕掉他。不然我見了他。先搠他幾個透明窟窿再講。說罷氣吼吼便要奔去。豹兒笑道：沒你的事。且安坐着去。遇春沉吟道：冷兄弟呢。只是氣質偏浮些。擾白老狗。原不爲過。却是據你所見所聞。委實怕從此壞了心術。一入迷途。必致殃禍。我們所學爲何。大之期報國極民。小之也須任俠行義。急困扶危。若自恃所能。縱恣無忌。豈非大錯。我們同學一場。須要痛痛勸誠。他纔是。少年人個儻太過。原是有。豹兒道：正是呢。只是他性氣驕狡。怕不易受言。遇春沉思良久。竟滿面現出痛惜之色。慨然歎道：且不可棄掉他。當時嗟歎而散。過了兩日。田祿來塾。只見逢春白瞪他一眼。嘴兒一撇。扭轉臉便睡。豹兒却笑嘻嘻老瞧着他。田祿心中有病。不由面上泛紅。十分跼促。便搭趁着就遇春問長問短。遇春藹然之狀。如平時一般。只管殷殷然與他講。

解不覺大家課罷。先生自去行導引。跌坐靜功。遇春望望日色。將到散學時分。便道今日天氣清爽得緊。我同你到村外閑步一回。何如。田祿道使得。既如此。招呼他兩人同去。遇春搖手止住。便攜了田祿的手。緩步而出。少時已出村外。只見高樹鳴蟬。萊畦舞蝶。那一抹殘陽。遠遠掛在林梢。十分有趣。兩人且行且語。走了里把地。就一片芳草上。坐觀落照。却見一縷白雲。橫亘碧空。遇春歎道。古人體物喻事。最有道理。曾有句話道。卿胸次不潔。便欲點污太清。雖是就太清白雲景物上。眼前指點。依我看來。人之胸次。須如太清一般。湛湛然淨無微瑕。萬不可有微雲點污。方是頂天立地的男子哩。田祿猛聽。覺着錐心刺耳。又趨着遇春平日端嚴。有溫而厲的光景。不覺登時如芒刺在背。直不敢去視遇春。一顆頭直垂至胸。只覺兩頰上火燒一般。那裏敢出些大氣兒。(寫人羞惡之心。入情入理。此自是由善入惡。應有波折。非如

信口開河之書。寫人奸惡。全不在情理中也。遇春見此光景。便隱隱躍躍。誠懇懇開導一番。說到誤入歧途。身敗名裂。極痛切處。不由潸然淚下。撫田祿之背道。冷老弟自是聰明人。何須愚兄多說。我等立身自期何等。將來多少事業。都須共作。豈可以慾敗德。有愧丈夫麼。田祿聽到這裏。著實感激。不由撲翻身拜倒。立志自新。遇春大悅道。好好。這方是英雄作用。說罷欣然扶起田祿。慢慢步回。至晚各散。豹兒知得。也自歡喜。從此田祿真有改過光景一般的。遂隊用功。武藝日進。這片學塾聲名。並先生高才。及遇春等少年英俊。早闕傳遠近。大家提起騰蛟村。都道名稱其實。將來不會錯的。一日村中秋成告罷。莊戶人家快活起來。每年照例的釀資飲饌一番。便在當地靈神廟中。作個公所。有的是大碗酒大塊肉。父老子弟們快樂一天。真有朱文公那首詩的光景。那詩道。

鷺湖山下稻梁肥。

豚栅鷄栖靜掩扉。

桑拓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歸。

寥寥數語。寫出太平景象。著者寫到此。不覺望古遙集。有一日作這般一個夢。也是好的。便有調讐的道。作這個老古董兒。何等的不知足。你已在中華民國。混了十一個年頭。甚麼倖福。不曾享到。怎還饒着嘴巴骨子。思量這田家老瓦盆的酸酒敗肉。著者恍然猛省。屈指光陰。可不正是十一年陰歷蠟月了。居然還能撐起窮脊骨。左對孺人。右顧稚子。甌有臙粟。裘尙餘溫。對了一穗孤燈。括起三寸不律。作這個自由自在的文字勞工。咳。倖福與否。莫去管他。趕緊上班作工。是正經。且說村中釀飲這日。果然都聚會。在電神廟。將廟祝忙得脚打後腦骨。跪來跑去。日色將午。大家陸續都到。須臾楊秀才一面癡。一面同烏鎗到來。烏鎗黎鷄似的兩眼。四下一望。嚷道。怎的還不見干

太公葛先生等到來。廟祝呢。快些遣人請去。說着拉了一位老翁飛跑道。我們廟外望望去。那老翁脚不沾地。隨他到廟外。只見遠遠秋林中。于太公扶杖笑語緩步而來。（宛似一幅畫圖）葛先生旁隨在右。隨後便是春遇等一千人。鳥鎗大悅。飛也似跑入。大叫道。來了來了。衆人都起座相候。不多時。于太公葛先生相讓而入。遇青等踉蹌濟濟。魚貫隨後。大家厮見讓坐。寒温數語。不由先將遇春等一望。只見森森翼翼。各有精彩。或凝重如山。或活潑如水。一個個。英姿煥發。顧盼驚人。一色的緊身窄褲。外著廠衣。至於甚麼顏色。甚麼花樣。著者却不敢浪費筆墨。深恐佔了篇幅。人家要不答應我的。當時大家見了。交頭接耳的一陣稱讚。于太公笑道。他們小兄弟混在一處。惟有我家豹兒。瘦小得不像樣兒。衆人笑道。那麼金剛鑽兒還有磨盤大的麼。鳥鎗大笑。一指逢春道。若論個兒。你們看我這個。衆人不由鬨堂大笑。這當

兒筵席停當。大家便分曹入座。楊秀才久病身體。不慣飲啖。便與于太公葛先生佔了一席。祿春等自在堂隅一席。少時酒肉紛羅。流水似端來。大家便猜枚拇戰。歡呼痛飲。葛先生素來簡默。這時只把酒微笑。于太公却停杯放箸。與楊秀才談起家常。又詢了一回病勢。少時飯罷。大家起身散步。堂中自有廟傭等。收拾了殘羹冷炙。端向廚下。受用去了。這時光日色方斜。楊秀才不耐久坐。先自轉去。于太公自與葛先生就廟祝靜室談天。村衆與遇春等。便順步至廟外。只見一片廣場。大可數畝。平茸茸淺草微黃。場邊有幾株杉揪。蕭蕭颯颯。逢春吃得肚兒老滿。有些悶脹起來。便趁着酒意。霍的跳到廣場。拽開拳脚。左五右六的試演了一回。登時闐一聲。圍攏了許多村人。豹兒看得高興。便甩去廠衣。憑空價一個燕子掠水式。掠入當場。逢春怪叫道。來得好。趁他立勢未穩。一腿平掃去。豹兒雙足一拔。早滴溜溜轉向。他腦後。

逢春便放開門戶。風車般打將起來。衆人迭聲喝彩。少時逢春手脚稍慢。便有發議論的道。他兩人身量太不班配。若是田祿下去。更必可觀。逢春正沒結骨眼。聽得這話。便叫道。冷兄弟快來罷。說着跳出圈外。田祿一笑。早脫衣躡步。一扭峰腰。用了個浪蝶穿花式。好漂亮身段兒。刷的聲飄落當場。一足山立。衆人叫道。好哇。就這聲裏。兩人便交起手來。端的怎生光景。但見。

塵埃不起。聲息都無。抵拒如推太山。推宕若行流永。側掌如霜鷹搏空。起足若神龍戲海。翻翻滾滾。但聞霍霍風生。往往來來。惟見團團影轉。真個是道法師門無弱弟。內家拳法不尋常。

兩人這番校藝。真個是棋逢敵手。妙在兩人身段相等。都用了綿軟小巧手法。閃展騰挪。移形換步。非常靈妙。簡直如兩支貓兒撲戲一般。連遇春都喜形於色。衆人只看得眼花撩亂。連珠價喝起彩來。正這當兒。却聽得人叢中

有人哈哈大笑道。難得難得。也有幾分功夫了。衆人不由詫異得緊。隨聲望去。正是

雷門布鼓難爲響

燕市龍媒會蹶蹤

欲知笑者爲誰。且待下回分曉。

風雲際會

奇俠精忠傳

初集下

玉田 趙絳章著

第九回 逢道侶玄一潛踪 動純識遇春割股

且說衆人聽得有人調謔。不由都詫異。望去却是一個老邁龍鍾。六十餘歲的老頭兒。躬身曲背。禿頭頂上。飄蕭着幾根花白短髮。狹面銳吻。碧熒熒兩支圓眼。枯瘦得如人乾一般。身穿一件肥寬大褂。空空落落。乍望去又如蓬蓬老兒。背袋裏負了一網乾蒜。一面笑。一面還咳嗽不止。看光景是個小販貧叟。這時豹兒等。也便斂手呆望。衆人尙未開言。那知逢春勝不了田祿。正一旁撇着嘴沒好氣。這當兒抓住斜岔。便氣吼吼走到那老兒跟前。捏起油鉢似的拳頭。劈面一晃道。我不看你上了年紀。這一下兒。便結果了你。怎麼是幾分工夫。好調謔話兒。難道你還懂得這個麼。那老兒聽了。只慢慢將眼

睛一瞟。笑過。小哥兒且莫氣惱。俗語說得好。利巴（即不在行之謂）看熱鬧。行家看門道。這武藝一道。本無窮無盡。老漢說有幾分工夫。也算捧得好場了。說罷。又復大笑。逢春聽這話兒。軟中帶硬。越法怒起。便道。你既自稱行家。敢與我較量較量麼。那老兒忽的雙眸大張。如閃電般。精光四溢。衆人都暗暗詫異。便見他僵僵身子。一陣嗽。笑道。我老漢這把年紀。再與你小哥兒們動手動腳。未免透着不老成了。那麼咱們文靜靜的賽個賭何如。說着將背袋置在一株樹根下。逢春道。怎樣賽賭呢。那老兒道。容易得很。我先點穩。坦腹受你三拳。如我一口氣不來。便算你勝。不然。你須照樣受我三拳。衆人聽了。一陣大笑。望望他那樣兒。再望望逢春雄偉樣兒。都暗道。這老兒想是活厭煩了。獨有遇春。見解不同。剛要去止住逢春。只見逢春道。依你依你。這時衆人眼光。早爭集在兩人身上。那老兒仰天一笑。登時解開褂。靠樹立定。露

出敵革囊似的空鬆肚皮。提了一口氣。登時鼓得圓掙掙的。逢春真個單臂掄拳。退後兩步。取定勢。一個箭步。瞪的聲。一拳打去。衆人只見那老兒眼睛一翻。都吃驚叫道。不好不好。這老兒敢是交代咧。說時遲那時快。却見逢春忽的矮了半戴。殺豬也似叫將起來。直撇般跪在人家跟前。原來一個拳頭。被老兒肚皮吸牢。如生成相似。只覺着熱似火鑪。逼得痛入骨髓。腦門上汗流如瀋。那裏當得。遇春大驚。便知是達摩拳派。罡氣內功。慌忙抱拳走上道。我這兄弟。有眼不識泰山。還求恕他一命。逢春這當兒。臉色都變。衆人忙也圍來。再四哀求。只見那老兒一聲長嘯。肚皮越法縮緊。又一鼓腹。直將逢春送出兩丈多遠。哼了聲。跌在地下。只有呵哨的分兒了。這裏大家一陣亂春潮一般。早驚動葛先生。連忙趨出。問知就裏。大吃一驚。急找那老兒。却見他早負起袋兒。飛也似向村外便走。葛先生急忙趕去。衆人只見他兩人脚

涉不着地一般。頃刻間如兩點黑子兒。登時不見。豹兒等都怔的目定口呆。遇春且忙着扶起逢春。與他捏打了通身血脉。漸漸痛定。且攬入廟中。于太公亦甚爲驚異。少時葛先生也便轉來。衆人問那老兒。葛先生笑道。且莫管他。我們也該轉去了。遇春等不敢再問。當時大家散訖。及至回到塾中。已將日暮。大家歇息一回。逢春等便要轉回家。葛先生止住道。今夜我有些功課。講解。你們便都在此晚飯。夜深再散不遲。少時館僮伺候過飯。掌上燈燭。先生忽叫他到跟前。由篋中取出一包束金。賞給他道。我聞得你還有位老母。且將此去。盡你些孝意。館僮大喜叩謝。將茶水置備好。垂手退出。這裏先生跌坐片時。先將遇春叫到跟前。一條條叩問他秘書關要。遇春有問即答。十分精透。先生喜道。你學業火候已到十分。此後但是神明變化的本領。由你自己細參便了。將來壯行事業。正自可觀。好在你氣量恢廓。不矜不伐。也無

須多囑於你。說罷復問逢春豹兒。考問一番所習之業。兩人也都答過。先生點頭稱善。獨有田祿。滿心要炫露已長。見先生偏不保他。不由心下怙愾起來。便佯佯走到跟前。猝然問道。先生看弟子所學武藝。還能及得楊大兄麼。〔指遇春〕說罷挺胸揚面。狠帶些驕矜之色。先生歎道。你的材質。何嘗不及遇春。但吾施教之意。第一須性德堅穩。此後但患汝德不立。不患汝藝不精。苟失毫釐。即差千里。切須謹記吾語。田祿不覺悚然而退。便疑惑遇春。或向先生說自己的體已事兒。不由忮恨不平。老大的不自在。登時將遇春規過之意。拋在腦後。當時先生又諄諄談了些學業。大笑道。古人說得好。因緣生法。非人所料。吾本方外。鬻師萍踪至此。承太公辱愛。與諸賢契相聚數年。這一段因緣。便是我也難預料哩。說罷欣然下榻。與遇春等步至院中。只見秋氣蕭然。碧天如洗。那一輪月華。正在揚輝吐彩。浸得階墀間水也相似。先生

興發。便就兵器架上。取了一柄純鋼長劍。略將道衣前襟掖起。拍一聲雙足一蹶。丟開解數。就月明之下。颼颼舞起。只見一團瑞彩。上下飛騰。如萬道銀蛇。縱橫迴繞。少時舞到酣暢處。何曾還有人影。只覺冷森森滿空寒氣。侵人毛髮。逼的那一片月色。都有些不明起來。（寫得淋漓突兀）遇春等大悅。都伏地歡呼。正這當樹。只見先生忽的脫手一劍。憑空飛起三丈來高。嗤一聲疾若流電。向牆邊老樹斜柯上落斫去。唳嘹一響。斷柯及地。先生一晃身。接劍在手。彈斂大笑。遇春等都恍惚如作夢一般。不由歡喜讚歎。趕忙接過劍。置向原處。這當兒已將夜半。師弟復行徘徊一回。先生對月忽歎道。月有盈虧。人有聚散。原是無奈何的事兒。將來汝等遭際各殊。風流雲散。這夜月色。切不可忘掉了。哇。大家道。正是呢。先生道。樂不可極。便各安置罷。說罷揮手進室。遇春等陸續各散。當夜遇春到家。不知怎的。恍若有失。一夜價不曾安。

睡。只是思量先生言語。與素常不同。反來覆去。好容易候到天曉。一磬碌爬起。忙赴塾中。只見那館僮方揉着睡眼。低頭掃地。便悄悄問道。先生想又清晨散步去了。館僮道。今天却蹊蹺。先生這當兒。還熟睡哩。你沒見室門掩得好好兒的。正說着。豹兒也來了。便道我偷去張張。說着微開門隙。向內一望。不由笑向館僮道。你這猴兒。却撒得好謊。先生不知多早晚。就出去了。館僮驚道。怪呀。便同遇春。推門而入。只見室邇人遠。何曾有先生影兒。遇春四下一望。却見硯角下壓着一封字柬。便知有異。連忙同豹兒打開一看。只見上面整整斜斜。幾行狂草。寫得是。

時齋諸弟足下。僕託迹玄門。世緣都盡。所以萍踪偶寄者。實欲覓仙芝秘笈。以助吾道之成。不謂展轉定居。遂歷年所。昔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恐染着因循。有妨大業。僕逾斯誠。良復凜然。幸諸弟龍驤虎步。競挺天標。識途

既真曷煩老馬。此後風雲萬里。惟於山谷間潛祝之耳。僕昨夕臨別贈言。已無賸義。勉之慎之。昨鬻蒜貧叟。蓋吾方外老友。頃已遲吾於黃山白岳間矣。

字柬押尾。大書友生玄一頓首。遇春看罷。不由兩眼淚汪汪。慨然歎道。先生棄我們。飄然長往了。豹兒也十分悽惶。便道怪不的昨夜。先生忽如碎嘴婆子一般。一味的囑咐我們。便是這些年來。總不曾見他高興舞劍。原來是訣別的意思哩。那知館僮這小厮。見熱忽刺的先生走掉。又想起賞銀與他孝母。不由哭得抽抽達達。便一面檢點室中。凡數年來于太公等贈給先生的衣物箱篋。依然如故。只將原來的一肩行李攜走。大家正沒作理會處。只見逢春同田祿也到來。登時一怔。問知就裏。逢春先跳嚷起來。拔步便跑。要去追尋。遇春忙搖手止住道。先生行迹如神龍一般。是沒處尋求的了。獨有田

祿却如沒事人似的。冷笑道。可惜從今後。我再想隔窗聽人家個賸話兒。怕沒這福氣了。大家散罷。還矍白瞪怎的。遇春正當出神。也沒理會。豹兒聽得。只儘力子哼了一聲。這當兒館僮早飛報太公。不多時太公慌忙走來。見這番情形。歎息非常。便道。葛先生本非常人。既然雲鶴高騫。苦思無益。只是你們相聚多年。學業正進。不可便登時散掉。遇春年長。學亦出羣。且半師半友。在這裏互相觀摩罷。豹兒喜道。正該如此。田祿却一言不發。當時大家逡巡且散。遇春回家。說起此事。楊秀才正在病中。這當兒秋氣已涼。那支離病骨。已擁着一牀綿衾。半癱半坐。痰嗽一陣。然後悽惶道。先生既去。還有甚說得。我們累年承太公厚惠。今更提携於你。依然在塾。去教同學。我呢。是老病侵尋。朝暮的人了。銜結之報。只望你好自爲之了。說着一陣傷感。又望望四壁。蕭然不禁淚下。遇春母子勸慰一番。當晚楊秀才便覺胸氣沉促。一陣陣虛

癡不止。李氏娘子在榻頭作些夜工針黹。遇春就燈前尋閱書籍。那時院內起了一陣微風。和着落葉旋舞。吹得蕭蕭颯颯。敝窗隙兒。只管吁吁喞喞的怪響。這種情況。便是不病的人。也要起身世之感哩。當時楊秀才前思後想。默念生平。望望娘子和遇春。不由點頭太息。便扎掙擁衾坐起。將遇春喚至牀頭。略問問經史精義。遇春答得十分明晰。比自己見解。却高了許多。不由略露喜色。慨然道。吾碌碌一生。還不曾有甚過行。然終是德簿不足效法。只是吾家祖德之厚。已歷數世。或天道應在汝身。亦未可知哩。李氏聽他說得悽感。便拿話岔開道。官人且放寬心。我們這片心田。是不會錯的。只是刻下遇春。既蒙太公留教同學。處小哥哥兒們。輕哩重哩。却須好細着。有些筋節。方可免日子久了。摩嘴碰舌。誰教咱們刻下貧窘呢。便當十二分謹慎。遇春道。孩兒都理會得。當晚各自安歇。次日。遇春果然按時赴塾。課餘之暇。大家隨

便談講。到也十分相得。只是遇春生性端嚴。又懷着一腔家事。未免笑容兒稀。達扯的。每逢田祿詼笑無忌。便要攔個高興。田祿暗恨道。好沒來由。先生走掉。方脫去緊箍咒兒。他却來鬧起排場。因此漸漸藐視遇春。時或隔幾日不赴塾。遇春也只得由他。轉眼間。殘冬已到。楊秀才病勢。越法沉重。于太公並烏槍等。穿梭價往來問候。醫藥錢米。時時接濟。遇春母子。慌了手脚。衣不解帶的二十餘日。那湯藥投下。好如石沉大海一般。一晚楊秀才昏昏臥睡。遇春對他娘道。娘也須稍爲歇息纔是。孩兒自在。此料理。娘子也真疲極。便轉到榻頭。和衣臥倒。頃刻間沉沉睡去。這裏遇春沉思一回。淚如泉湧。忙就榻頭壁上。摘下金錯寶刀。薙至祖先室內。焚香默祝。拜罷。拭淚而起。慨然穿衣。勒起褲管。就左股上肉厚之處。一刀割去。好寶刀。真是吹毛可斷。登時削下三寸長一片腴肉。血液溢出。直及下脛。遇春忍痛。連忙紮縛好。趁那肉活熱。

之氣趕忙置入藥鑪中煎熬起來。幸父母沉睡未醒。一些也不會覺得。少時藥煎熟。斟了一甌。恰好楊秀才輾轉醒來。遇春百忙中仍將藥鑪置在爐上。忙捧甌近榻。喚父進藥。楊秀才正在伏枕呻吟。只聞一陣藥香撲鼻。忽覺神觀清爽了好些。便就甌慢慢咽下。這當兒李氏娘子也便醒來。抽身坐起。只聞得藥當中焦炙異臭。忙趕去取下那鑪。一面揭看。一面道。想是水乾藥焦了。這劑藥須得棄掉。遇春擎甌。動不得身。方在着急。只聽他娘忽然哎喲一聲。遇春連連搖首。娘子登時驚痛滿面。向遇春點點頭。兩行熱淚直滾下來。遇春那裏還敢抬頭。急痛交併。不由藥甌顛動。楊秀也便飲完。只覺精神陡旺。見他母子光景。不由問起。遇春雖恐傷親心。却沒法遮掩。只得泣述。所以娘子先一望壁上那刀。不由拉住遇春。哽咽起來。遇春強笑道。娘莫悲感。孩兒現好端端在這裏。虧得那寶刀鋒快。一些兒不覺疼哩。楊秀才十分太息。

便道。這割股虧體。究竟是愚孝。但是這片精誠。將來用之於臣節上。怕還不是精忠報國麼。此後我這件心事。倒可以放下了。當時楊秀才。心中一暢。重復睡去。娘子悄悄將遇春股創一看。說也奇怪。只見癩痕已結。忙又取金錯刀。想滌血污。只見青瑩瑩一點血蹟也無。母子歎異一番。仍把來懸在故處。便草草安歇。次日楊秀才真個精爽了許多。恰好逢春母子。趲來問疾。娘子無意中說起這事。鄭氏聽了。一面抹淚。一面喜得手舞足蹈。恨不得啣過春兩口。又向逢春道。你這拗種兒。只會向你老子挺頸筋哩。逢春嘻嘻着嘴。只管笑。這鄭氏得了新聞。那裏縫得住嘴。一路趲轉家。逢人便說。登時傳遍。大家無不感歎。那知楊秀才病入膏肓。過了幾日。依然沉重不起。壽元既盡。嗚呼哀哉。只將遇春母子。哭得死去活來。虧得烏槍夫妻。竭力勸慰。又一面經營喪事。便是逢春也一般的跑進跑出。却是衣衾棺斂。一時那裏來得及。娘子想

起丈夫一生長厚。苦撐半世。今日倒落得這般光景。不由掩面大痛。正這當兒。只見一人飛步而入。就靈前叩頭大痛。正是。

指困已蒙朋友誼

脫驂又見死生交

畢竟來者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叙前事甥舅話良宵 闖壽筵強梁尋舊憾

且說李氏娘子正在傷痛。只見一人淚熒熒跑來。就靈前泣拜過。一回身抱住遇春。兩個便相對哽咽起來。却是豹兒。娘子越法悲感。豹兒唁過遇春。向娘子道。便是這些日。家祖聞得楊叔叔病重。急得甚麼似的。偏偏又犯了老年舊症。不能下榻。敢好也有個數月了。頭些時要請那冷先生診視。偏巧他也病得要死要活。對了去的僕人。只管咳聲歎氣。要尋冷兄弟。問個端的。又不知他撞到那裏去了。便是小姪。要睜空兒看看楊叔。都不能夠。說着由懷

中掏出一包銀兩。約有百金。遞給娘子道。家祖說箋箋之物。且將來置備喪事。此後短缺甚麼。嬌嬌只消言語聲便了。娘子接了。感激得淚落。轉說不出甚麼。遇春道。我們久蒙太公推解。只好報德有日。娘倒不消客氣了。豹兒道。這算甚麼。說罷要走。道。沒工夫耽延。家祖的湯藥。還須伺候哩。遇春扯住道。究竟病勢怎樣。好在太公氣體素健。料不妨事。豹兒皺眉道。但願如此。說罷慌忙跑去。這裏遇春痛哭盡禮。置辦棺衾葬事。一切瑣情。不必細衣。且說豹兒轉去。輕步到太公榻前。只見太公倚枕而坐。神氣略清。心下少紓。便將致銀情形。述說一番。太公歎道。州里有相卹之誼。原該如此。可惜你楊老叔。竟先我而去。這鄉鄰中長者。又少一人。發語悽然。是老輩口吻。說着不禁傷感。老淚遽落。豹兒想拿話岔開。便道。真個的呢。昨日那僕人回說冷先生情形。說是因遽氣傷肝。猛然得的。倒十分危重。據說數日前。他家來了一門

親眷女客。走了之後。不知怎的。便和田祿打鬧起來。登時病。田祿這小鬼頭。竟不憚不保。也不甚著家。不知鬼鬼祟祟的。幹些甚麼事。太公道。冷家人們。原是異性。田祿這孩子。雖是聰慧。我看性氣。却不對哩。豹兒暗笑。便趁趁着服事太公安歇。只是詫異田祿父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便一面留神探聽。不多日。竟被他訪詢明白。原來田祿自不服遇春後。本不逐日到塾。加着遇春回家侍病。父。這塾中便多日無人。田祿恰中己意。閑在家裏。那肯安生。只偷空兒和林刀魚厮混。冷先生醫道。雖沒實在。却虧得一張利口。因此遠近邀診。生意頗不壞。一日由鄰村轉來。只見村頭道旁樹上。繫着兩匹高頭駿馬。一色的雕鞍軟轡。行囊中還帶着弓矢。中有一騎桃花點雪馬。錦韉繡鞞。更如鮮明。寶劍穗兒。露在被橐以外。一個男子。年方二十餘歲。紫膛色面皮。麻臉堆腮。形容醜拙。藍袍青褂。頭戴捲簷氈帽。足下快靴。方汲了一桶水。

忙着飲馬。那邊樹右大石上。却斜坐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頭戴紫錦昭君套。一色的水紅緞。緊身窄褲。下趁菱錐似的鐵頁包尖青鞋。外披一件織金水雲紋湖色大氅。方用絲鞭兒點地消遺。一面斜着俊眼。看村頭風景。冷先生以爲是尋常行客。也不在意。便僕着身從。那婦人身旁走過。恰好那婦人一轉臉。冷先生看個正着。却見他眉攢間。血點似的一顆朱痣。便似妝就一般。好不鮮俊。冷先生忽的憶起。便是一怔。再細相他面目兒。忍不住問道。娘子貴處那裏。可是雲南蒙自麼。婦人忙起身道。正是。先生怎麼便(句)冷先生急接問道。那麼尊姓。婦人道。妾長適陳門。母家却姓田氏。冷先生哈哈笑道。如此說來。話便長了。今斗膽敢問娘子乳名兒。可是紅英。婦人笑詫道。可不正是哩。先生怎(句)冷先生道。既如此。便請到敝舍一叙。咱們還是至親哩。這當兒那男子也便趁來。問知就裏。只管發怔。那婦人微微一挑眉。嗔道。

你還不快牽馬去。那男子應聲牽好。冷先生頭前引路。後面男女跟定。直入村中。到得冷家門首。相讓而入。自有傭夥。將坐騎牽到後院槽上。冷先生便一迭連聲。命將行囊。安置在內院東廂。那婦人幾次攔阻。冷先生只是搖手。婦人沒法兒。只得由他。却是狐疑滿腹。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偷眼望望。只見室中牆壁上。還有些刀劍懸掛。不由越法納罕。少時酒飯羅列。冷先生殷殷勸客。匆匆食畢。那婦人起謝道。萍水相擾。甚是不安。吾夫婦歸程方急。尙望先生明示。免得耽延。冷先生笑道。紅英女甥。你應當不識得老舅了。我當初見你時。你只好週歲光景哩。說罷。疊起三指。說出一席話來。紅英不由驚喜。連忙同那男子折身拜倒。冷先生急忙扶起。便問紅英十餘年中情形。紅英二略叙。只將他夫婦結合之由。隱藏起來。只聽得冷先生顛頭播腦。掙着幾根短鬚。也驚喜不已。寫到此間。便有不耐煩的。斥著者道。昔人聽評話。聽到

楊文廣被困。沒有下回分解。便悶得生病。你這個悶葫蘆兒。只是不打破。豈不是誠心消遣我們麼。著者道。諸君少安無躁。凡行文。筋節關目處。都有個討巧法兒。總言之。便是筆不拖沓。北京朋友說得甘脆二字。譬如冷先生和紅英。一遞一口的敘說從前。這等呆笨筆墨。是不會到著者胸次的。今且綜敘來。何等簡淨。閑話休題。原來冷先生有個胞姊。嫁在蒙古田氏。丈夫是有名鏢客。名叫正蒙。端的武功絕倫。黔滇一帶。人號田武師。綽號飛雲。胤中年以後。忽然洗手不幹。便在家納起福來。却是四方綠林豪客。逢時遇節。還不斷的來往問候。不消說那不明不白的錢財。田武師用得且是手滑。便恣意廣徵聲色。他有個得寵的姨娘。名叫么鳳。便是縣中戴刑房的女兒。大家都稱作么姨。這么姨還有個妹子。生得更風騷。只好十八九歲。時常來看望姊妹。能說善笑。這羣姨娘。都喜愛他。見了面。大家便一陣惡鬥趣兒。不消說

諠浪笑遨。無話不有。這女兒臉子偏來得老辣。通不理會。反往往探人家牀第裏事。說得一朶花兒一般。便是這等張致。在田宅一住。便是幾月。田武師早有意這塊肥醬。無如羣雌粥。一個個都精靈古怪。守得無隙可乘。只好乾咽空唾。這當兒却有一人。施了些殷勤小閑水磨的工夫。竟將這女兒引騙到手。著者不消叙出。諸位早知這人。一定是冷先生了。當時兩人打得火熱。不多日張揚開來。么姨落不下台。忙將妹子斥逐回家。田武師一股酸氣。自然尋到冷先生身上。那種嘴臉。好不難看。冷先生在田家。本是恃親浮住。這麼一來。怎好還裝麻木不仁。當時冷氏將兄弟叫到跟前。着實數落一番。私地裏給他些金賞盤費。委實不在少處。叫他急離這裏。另圖生業。所以冷先生流厲後。人都疑他資用饒裕。有黃白術。便是這個緣故。當時冷先生沒法。姊弟悽楚一回。這當兒。紅英方纔週歲。甚是得人意見。方在榻上頑耍。冷

先生不由抱將起逗。來引良久。方纔辭謝姊妹。狠一狠。走離田宅。却是那股邪情。那裏肯斷。便寓在戴刑房家左近店中。不惜金貲。賄通戴家婢媼。居然火到豬頭爛。兩下通定關節。待至更深人靜。那戴刑房方在密室內。攢眉構想。要誣陷一個富孀的情節。可以大大的挾取一筆肥錢。正在思入極微。無聞無見的當兒。那女兒已結束停當。悄悄躡至後牆邊。梯垣而出。便與冷先生安穩穩雙飛而去。一路展轉。方纔定寓在騰蛟鄰村。當時戴刑房追尋一番。也只得丟開。田武師聞得。只恨得暗暗跌足。情知有愧冷氏。暗中還陪了許多小心。光陰似箭。轉眼間數年。那冷氏已因病去世。紅英已長到十歲。出落得玉娃娃一般。好不警黠。天然的身體靈便。只好踢球打彈。如男孩一般頑耍。武師閑暇當兒。便與他柔鍊肢體。作些武藝入門的工夫。依次教他各路拳法。並躡躡輕身運氣之術。紅英好得沒入腳處。一學便會。十三歲時。便

已能敵數人。這年田武師恰好五旬整壽。四方水陸黑道上朋友。便爭奇鬥異的。各進壽儀。先數日。便已喧傳遠近。加着當地面諸色人等。雖不抱武師的粗腿。却是這支勁。脰膊。誰敢得罪他。於是自衙署公人。下及地痞無賴。都狗顛屁股似的。湊個趣兒。到了壽辰之日。田武師家。鋪設得錦天繡地。將各家壽儀。依次擺列在壽堂以內。單是錢梨長几。便滿擺了四五條。真是明珠異錦。金玉滿堂。璀璨燦光。射人眼目。趁着壽聯壽帳。並金燦燦五尺高的壽字。脰膊粗的大纛。好不輝煌闊綽。另在大廳上。大排筵宴。山珍海錯。堆滿春台。庭中高搭綵臺。演起徽班大戲。笙蕭鼓樂。間着衆聲笑語。一片歡囂。鬧得滿街坊上。都異常熱鬧。那門首的車馬擁擠。更不必說。少時衆賓客次第都到。濟濟踴踴。大半是虎背熊腰。橫眉怒目的脚色。田武師一一謝過。大家入座。講了幾句慶祝客套。大家便吵着拜壽。田武師謙遜良久。方大家同

叩了起來。早有掌班呈上戲目。衆人嚷道。今日須對景掛畫。先演一齣劉阮上壽。便來一齣黃三太飛鏢打猛虎。顯顯我們田大哥當年英雄何如此語。一發。登時滿座上掌聲如雷。就這聲裏。戲台上鑼鼓一響。即便開場。大家也便相讓入席。歡呼暢飲起來。田武師親斟了一巡酒。屁股尖方要着椅。只見一個僕人匆匆進來。呈上一個紅柬。上書如姪陳敬。以外還有書札禮物。武師點頭道。這人現在那裏。僕人道。現在書室。武師一笑。向衆客道。聲失陪。便與僕人趲向書室。原來這陳敬。是湖北襄陽人氏。家資豪富。是個大大木商。各行各省中。都有木行生意。陳敬之父。名叫君佐。性好交遊。任俠。結識官府。當地有甚麼賑濟義舉。他必要爭先解囊。因此四方貧民。提起陳君佐。無不給他豎個大拇指兒。這君佐各處大宗生意。既多。每一起鏢。就是盈千累萬。凡武師一答應。這賣買從無失閃。兩人又意氣相投。因此便結拜起來。甚是相

得。君佐膝下。只有陳忠陳敬兩個孩兒。陳忠天亡。只贖陳敬。生得雖是蠢魯。却有幾分慤力氣。料他不是讀書材料。索性只認了兩年字。便給他請了位武教師。教他些拳脚槍棒之類。富家子弟。不消說放個屁都是香的。何況陳敬。還真有幾手狗兒劍。那些棒屁掇臂的人。自然誇得他黃天霸一般。陳二官人那個不曉。獨有君佐。不以爲足。便想起把兄田武師。現在家居。遣陳敬從他學藝。豈不甚妙。當時便有人獻策道。足下何必捨近求遠。現在黃岡縣黃梅寺側。茹家拳棒。天下知名。也可以成就子弟了。君佐笑道。茹家拳棒。我豈不知。但我聞得茹南池老頭兒。業經死掉。刻下只贖得三世孀婦。便以教授武藝爲業。却是其中規則十分嚴厲。有多少不便當處哩。還是去從田兄爲妙。主意既定。恰好聞得田武師五旬慶壽。便整備了行李賀禮。遣一老僕隨行。將陳敬打發將來。恰好剛趕上壽辰。這時陳敬只有十六七歲光景。僕

馬鮮明。自不必說。當時田武師。暫入書室。陳敬蓮忙施禮。相讓入座。各叙寒溫。武師致問。過君佐起居。便笑道。尊公盛意。書札已悉。但老朽頹廢日久。恐不足爲賢姪識途之導。陳敬道。伯伯那裏話來。小姪便當暫擾尊府。武師笑道。當得當得。便略叩他武藝。倒也粗知門徑。便笑道。好好。你旣來這裏。便和家中一般。且到後院。見過姨娘娘妹妹等。便一同飲讌玩耍罷。我還須去待賓客哩。說罷。命家人引陳敬入內。這裏武師自回大廳。衆客探知就裏。眉歡眼笑。議論一陣。大半都稱讚君佐。稍帶着恭維武師。一片諛言。不必細表。少時飲至半酣。大家本相發露。便狂呼怪叫。揎拳勒袖。鬧起酒來。偏趨着戲台上。金鼓齊鳴。觔斗遍地。來了一齣全武行。正是黃三太老英雄。精神抖擻。飛鏢打虎。大家都看得挺起腰板。眉飛色舞。大碗價酒。只管向武師飛來。正這當兒。忽聽大門外一陣喧鬧。衆方側耳。只見一個家人。氣急敗壞的跑來。回

武師道方纔門首一容。隨一精壯從人。捧着個倭漆匣兒。大踏步便要闖進。小人攔問他姓名。好待通報。那客瞪起眼睛。起手便一記耳光。大喝道。田某自認得老子。現正在廝混不清哩。衆客聽了。都停杯詫異。武師方在沉吟。已有三四個半醉的。怪叫道。怪呀。且看看這廝。幾個腦袋。闖一聲奔向大門。武師遲疑之頃。已聽得門外兩下裏嘈雜一陣。隨後便連嚷帶罵。登時兵兵乒打將起來。武師更耐不得。霍的跣起身。便奔門首。背後衆客好事的。隨了幾人。亂嚷道。慢着動手。主人出來了。只見許多瞧熱鬧的。已圍得風雨不透。見主人出來。連忙讓路。武師舉目望去。早見那三四個半醉客。業已被人打得東倒西歪。塵土滿面。委實不像模樣。那客人却挺身叉腰而立。年有四十餘歲。黃白削頰。鷹鼻凹逗眼。一嘴金絲般稍帶紅色的鬍子。渾身密扣短衣。花蛇似的纏着板帶裹腿。足下十納紋的踢死牛搬尖灑鞋。氣昂昂仰

天冷笑道。好個田正蒙。自家縮向老婆海子裏。却放出一羣癩狗。濟得甚事。難道我便放過你不成。武師一看。覺這個朋友來得特別。急切間。却想不起他是那個。老江湖的人。來得靈便。當時不敢怠慢。忙執手陪笑道。朋友恕我眼拙。有話見教。裏面來講。恰有現成酒筵。同飲何妨。那客一皺眉道。正要請教。說罷向從人一弩嘴。主僕昂然竟入。直抵席前。先瞪起兩支兇眼。如夜猫子似的。四下一望。大笑道。我來得倉猝。少時只好獻技爲壽了。更不向衆人顧盼。武師滿腹狐疑。趕忙命人從新端正一席酒。揖客就座。那客更不謙讓。便昂然過去。獨據了一席。右手拄腰。左手舉杯。一飲而盡。拍的聲擲杯案上。只他這伸手一舉杯。武師猛然想起。不由心頭劈拍一跳。趕忙凝神鎮定。暗想道。原來是他呀。這事兒蹊蹺得緊哩。且看他怎樣再處。當時忙陪笑點起道。在下記性真壞極了。原來是你老兄哇。比二十年前。越法精采了。今日光

顧可喜得緊。那客聽了。却一語不發。只按着壺。儘力的灌酒。頃刻十餘杯落肚。面上透出一股煞氣。目光如炬。直射到武師面上。大喝道。姓田的閑話休題。咱們渭南道上一場結識後。你却抖得好威風哩。當日你隔掉我八萬金。削我一指。不怕你不如數還我。一月後。咱們再見。說着向衆人一望道。今日我看大家面孔。且不理論。說罷由他從人手內。接過漆匣。當衆打開。一探手。抖出一條九節蛇皮攢花鋼鞭。嘩啷一聲。堆在案上。武師並衆客留神望去。只見那鞭梢兒。却用瑄金鑄成個手指形狀。小棒錘一般。上鐫四個大字。是誓復血仇。衆客不知就裏。都面面相覷。獨有武師。是狗拉屎狗知道。曉得他來意不善。正沒作理會。只見他冷笑道。我這十餘年。埋名隱姓。苦心勞力。學得這件把戲。今日千山萬水。趕到尊府。獻個小意思。一片誠心。還不算菲薄罷。說罷拾起索鞭。大踏步走出廳來。便在庭中。用一個白蛇吐信式。刷一聲。

如匹練橫飛。抖開來。颼颼舞起。但見銀光亂閃。疾如風雨。這當兒戲台上。早已停鑼罷鼓。都挨肩疊背的。看台下這齣大軸子。衆賓客也都擠來。惟有田武師見他這一施展。越法暗暗吃驚。方曉得此人今非昔比。是破了薪膽工夫。前來找岔兒。揣揣自己本領。竟有些含糊起來。只得暫用緩軍之計。再作道理。便高叫道。曾朋友這等本領。田某甘拜下風。快些來大家歡叙。有話商量。衆客更十分納罕。暗道。田武師幾時向人說過柔話兒。今日却是怎的。便大家一陣幫場。那客人也便收了兵器。擲給從人。重復入座。武師道。在下退居田園。原爲不敢與天下英雄爲難。便是當年之事。也是各忠所事。雖冒犯足下。究竟過出無心。今足下絕技既成。自當雄視當世。何必再尋舊隙。俗語云。冤宜解不宜結。今日田某即席負荊何如。說罷一指列几上的金寶錦繡道。不腆之儀。便當相贈。也可以彌當年之憾了。說罷恭敬斟上酒來。那客

挺坐半晌。咕着眼笑道。這豈是門口舌的事麼。咱們還是一月後再見。休得掃大家飲讌興頭。說罷。踉蹌而起。同那從者氣吼吼而去。鬧得衆人一時間恍惚如夢。田武師如一塊大石。壓在心頭。那裏舒齊。只得攢眉。仍讓大家就座。酒肉流水似端來。這時衆客不知怎的都心下怙懣。要問個究竟。反倒安靜了許多。吃喝了一陣。田武師停杯歎道。方纔這客。真是在下孽障。不想二十年來。他竟根尋到此。他姓曾名保。咸陽人氏。善用軟索九節鞭。甚是了得。原是北五省著名盜魁。二十年前。在下保了一樁生意。行到渭南地面。與他相遇。當時一通姓名。在下素聞其名。便不欲合他結怨。只拿朋友面孔。江湖意氣。廝靠過去。那知他狠傲恃能。全然不理。冷不防一鞭飛來。竟將我頭顱搭去一層油皮。衆客驚道。險哪。虧得您身手靈便哩。武師道。他便這一下兒。我那時少年氣盛。那裏容得。便登時大怒。掣刀在手。交起手來。他那時索鞭

技藝。還不如方纔舞的十分之二。活脫是個雛兒。幾個回合。被我一挫身。隔開索鞭。用了個葉底偷花。順勢兒一刀削去。他大叫一聲。右手指斷落。衆客道。好哇。武師拍膝道。我那時喝道。朋友你須識分曉。田某刀下。待你不薄哩。他一面跪。一面咬牙怪嚷道。好好。我們再後會罷。那時在下。正馳逐風塵。像這等事。那裏在意。不想今日他竟尋到。想經了名師傅授。方纔他這索鞭門徑。委實有些道理哩。衆客聽了。正在七言八語。忽聽庭中一聲嬌叱道。好賊王八。竟尋到我們爺兒根前。放肆來了。板簾一啓。蹭的聲躡進一人。衆客大驚。正是。

對酒從容談暴客

拔刀慷慨見英雄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十一回 田武師喪命兇鋒 紅英女傷心家難

且說衆客方是一驚。就見板簾一啓。躡進個頭縮雙鬟的女孩兒。渾身勁裝。手提一把雁翎長刀。小臉兒氣得緋紅。叫道。那個是會耍索鞭的王八。快滾出來。拚個你死我活。田武師一看。却是紅英。蛾眉剔起。英氣勃勃。不由又氣又笑。喝道。衆伯叔都在這裏。你這瘋妮子。還不退去。原來紅英方與衆姨娘陳敬等飲讌。行起酒令。輸了幾杯。正沒好氣。偏趨着陳敬一見紅英。十分愛慕。未免眼神兒多瞟了幾下。在席上斟杯勸酒。又去殷勤他。那知自己這副尊容。紅英眼角兒也不理他。只覺厭氣得緊。正鼓着腮幫兒推酒。便聽得前院鬪將起來。少時快嘴的僕婦們。一起起傳報。紅英雖聽不甚瞭亮。約摸着是有人顯本領找岔兒。他便登時大怒。提刀跑來。當時衆客中便有武師老友。見過紅英的。便笑着將這段事。與他說知。他方將眼皮一閃動。唾道。且便宜這廝。這當兒內院僕婦。也便起來。笑吟吟將紅英挽入。衆客都讚道。真是

有虎父必有虎女。田兄且自開懷。那姓曹的也不過吹氣冒泡罷了。一月後再見。那個還怕他不成。武師果然鼓起興來。大家觥籌交錯。直吃至夜深。後方纔罷戲送客。接連着便是各處謝壽。又應酬了十餘日。田武師家居以來。本以酒色爲事。這一有喜慶事兒。不消說衆姨娘都爭妍鬥媚。扎括的狐狸精似的。武師年老風騷。又趁着。一團高興。百忙中都須點綴點綴。見個意思。因此鬧的十分憊倦。終日只痛飲酣睡。便連家事都懶去問。早將會保一番話。拋在腦後。原來習武功的人。最忌衽蓆間沒巴鼻。不然田武師也是鐵錚錚漢子。怎會遭人毒手呢。這當兒陳敬閒着沒事。只與紅英厮混。較練些拳棒。好在他天生柔韌性兒。百依百隨。紅英只當他作玩意兒。有時性起。粉拳兒如擂鼓一般。在陳敬脊梁上。砰砰的響。陳敬還樂的甚麼似的。他有時嘴唇未動。陳敬已老早的將他所欲之物。獻將上來。女孩兒心性。那裏禁得鄧

小間三字。便漸漸混熟。不甚厭惡他了。轉眼間。又過了十餘日。這日晚飯後。武師與衆姨娘。方在閒坐。只見一頭鼠兒。慢條斯理的步入室內。睜這胡椒似的黑熒熒小眼。向武師舐嘴拱爪。彷彿左右無人光景。武師老大不自在。一蹶脚。鼠兒跑去。武師猛然有觸。屈指一算。去壽日恰好一月。登時心頭一個疙疸。究竟自恃本領。便暗作準備。這夜便携劍獨宿書室。三更時分。靜悄悄沒甚動靜。方要滅燭就寢。忽見跨院馬廄中。紅光一望。燄騰騰燒起。武師大怒。提劍奔出。便聽得家人亂喊。廄房上有人。急忙一閃。果見黑魃魃跼定一條漢子。武師隨手掏鏢打去。撲的聲倒而復起。竟是個草人兒。武師剛說聲不好。急一騰身。只聽背後大喝道。姓田的那裏走。嘩哪一響。索鞭着地掃來。正是曾保。武師一躍躲開。急翻身挺劍便刺。剛走了兩個照面。只聽一陣胡哨。由後院中吹來。火把齊明。人聲亂喊。便有三四個健賊。飛登廳脊。一面

瞭遠。一面喝道。休要失掉了這女娃子。田武師大怒。一面抵敵。一面一鏢飛去。應聲打落一賊。無奈曾保這條索鞭。使開來如怪蟒盤旋。絲毫不讓。饒是武師這等劍術。竟堪堪招架不來。不由把心一橫。將生平技倆使出。兩個往往來來。吆吆喝喝。一場好殺。正是。

劍光到處鬼神愁

鞭影飛時山岳動

兩人酣鬥百回合。武師一來年老氣衰。二來惦念紅英。勢難兼顧。只急得心忙意亂。那曾保却着着逼緊。忽的用了個霜猿叫月式。一抖鞭直指半空。趁勢兒飛身上屋。武師大喝。那裏走。一挫身挺劍躍起。雙足尙未着瓦。曾保手勢一回掣。刷的聲。金指鞭頭。直奔武師腦門。武師忙一閃身。等時左顧粉碎。大叫跌落。自刎而死。這裏羣賊趁勢大呼。忙擁曾保直入各室。翻箱倒篋。儘力子搶將起來。可憐這羣姨娘。也有晚粧纔罷的。也有赤條條已入鴛衾。

的都嚇得刺蝟一般。縮藏不迭。這當兒。彪形大漢。晃來晃去。或摸個臥魚兒。或揭個乾鍋兒。(俗謂掀衾露也)好不寫意。且喜曾保還守淫戒。虎也似鎮住衆人。只將金珠寶物。網縛了呼嘯而去。這裏田家人衆。方纔慢慢聚攏來。亂成一團。百忙中。却不見紅英。並陳敬。衆姨娘。一羣沒腳蟹。那有主意。吵過一陣。只得一面遣人報案。並收殮武師。一面分頭去尋紅英等。衆姨娘不知怎的。趁勢兒。大家噉喳一回。登時掩了中門。將賊拿不盡的。細軟銀兩等物。大把小擄的。分藏在自已箱籠中。也沒空顛斤播兩。一五一十的。勻分。不過氣力大。心眼快的。多有些罷了。這麼一來。竟將田武師。一生積蓄。掃地無餘。直亂至天光大亮。衆姨娘。方各草草梳洗。專待消息。許多芳心中。各含思想。便如將散的梁燕。看了這香泥舊巢。那裏在意。倒七言八語。價將主人這段禍事。作了談柄。有的道。我只聽一聲殺喊。兩手抱着腿。休想移動半步。真還

虧紅英丫頭（口吻立改是此輩情態）竟拾起刀躡了出去。便聽得陳家那孩子也嚷着追去（旁面補筆不可少）以後我便嚇昏。任甚麼不知道了。便有一個撇嘴道。罷啲。你平時那股浪性兒呢。怎的不施展施展。說起話來。柳的挑着眉毛。烏眼鷄一般。在主人跟前講今比古。又是甚麼謝小娥。也是個人咧。盜聽門戲裏的陳夫人。沒志氣咧。常恨沒事兒。淹沒了你的能爲。怎的事到臨頭。一般也嚇的那種腔調兒。兩個越說越歪。都有些紅頭漲臉。便有解和的道。呵。你兩個莫浪聲。這將散的筵席。還吵個甚麼兒。便指着一個白胖姨娘。拍手笑道。你看總是人家這身膘頭兒。鎮得住人。我當時藏在牀後幃內。偷眼外望。只見他白羊似的。正在抓了一條褲。沒命的向腿上套。那知兩條玉柱似的腿。只管向一支褲脚裏伸。正在掀起粉團似的屁股。早闖進一個黑麻大漢。不容分說。伸（句）正說到這裏。那胖姨又氣又

笑冷不妨撲上去。登時將打趣他的那人壓在榻上。道：我問你這張嘴。該撕多少。那人一面笑喘。一面還大聲接說道：伸伸（句）伸出蒲扇似的手。模到滑溜溜的地方。笑得彌勒佛一般了。衆姨娘不由都大笑。一陣鶯嬌燕姘。正這當兒。却聽前廳人聲喧動。方要去看。就見紅英額髮四垂。雙眉直豎。花顏慘變。咬得牙格格怪響。飛風似搶將進來。後隨陳敬大踏步走入。左腮間一處刃傷。鮮血模糊。右手執齊眉鐵棍。左手替紅英拎了雁翎長刀。急喘喘眼張失落。喊道：事已如此。且慢作區處。紅英妹須保重身體要緊。後面夾七雜八。便是去追尋的人。在十餘里遠近。雙樹浦地面。恰好相遇。原來事將起的當兒。紅英尙未就寢。恰好陳敬因日間輸與他兩盤棋。脊背上挨了幾捶。有些不服氣。便悄悄蹩進內院。挑起戰來。這時紅英晚妝已卸。只着身短衣褲。用黃絲線結那雁翎刀上的靶穗兒。忽見陳敬猴着臉進來。便笑道：敗軍之

將何敢言勇。說着一個欠伸。向牀闌一靠。杏眼微錫。啣道。我要困了。莫只管纏賬。當不得陳敬扭股糖似的挨上身。拉住他手。拽了起來。於是兩人重復對局。剛落了幾個子。正在凝神。忽聽前院內武師大喝。紅英最是機警。忙道聲不好。百忙中先拎起長刀。剛要跳出。就見颼颼四五個大漢。跳入院內。各執兵刃。兇神也似。向各室亂闖。屋上還有人指揮喝令。紅英大怒。再看陳敬早搶起牀畔一根齊眉棍。向紅英一使眼色。紅英會意。一面嘆一口將燈吹滅。隨手提起棋盤。向迎門一賊打來。那賊方東張西望。冷不防脇下着了一下。登時跌到。衆賊方在一怔。屋上大喊道。小心着來風。就這聲裏。紅英一個獅子滾球式。着地捲出。舞起長刀。向衆賊便斫。陳敬趁勢用棍頭一點地。躍到院內。風也似揮棍。向衆賊下路便掃。衆賊一聲喊。團團圍上。紅英一口刀。上下翻飛。十分驍勇。陳敬那敢離他寸步。一面招架敵人。一面窺定他。

腳踪。風車兒般隨他旋轉。少時一賊覷紅英剛一轉身。急挺刀分後心便刺。說時遲那時快。却被陳敬一眼望見。當時情急勇生。儘力子用棍一挑。那刀噹的聲。刀勢反飛。將那賊倒震了個躑踵。不想刀鋒一偏。却劃在自己左腮上。當時只顧紅英。那裏覺痛。只奮勇前後招架。衆賊兵器。風片般裹來。紅英一刀斫空。幾乎撲跌。却被陳敬一把拖住。趁勢一條棍。直起直落。盪開一角。領紅英躍上屋。意欲跳落後院。足方跼穩。早有瞭遠之賊。橫刀截住。說也奇怪。陳敬本來武藝平平。此時爲護紅英。竟銳不可當。登時飛起一脚。踢落那賊。與紅英一躍而下。就後垣外躡出一氣兒跑了十餘里。業已神疲力盡。不由呵哨一聲。撒手扔棍。翻身栽到。紅英大驚。一點芳心中。痛感交併。只覺酸甜苦辣。各種滋味。一股腦兒堆上來。不由紅淚涔涔。香軀一軟。坐在就地。摸了摸陳敬胸口。尙自突突亂跳。忙扶起他的頭。置在自己膝上。一面揣捏胸

腹。一面附耳微微呼喚。這當兒四野靜悄。微風徐拂。這一對痴男女。就此時
情況而論。誰說不是高尚愛情。若能始終不渝。這俠士美人。一番佳話。豈不
甚妙。那知愛緣從此生。孽緣亦從此起。讀者且向後瞧罷。這情海風波。真是
不可測的。閑這少叙。且說紅英呼喚良久。陳敬悠悠甦轉。只覺鼻孔間口脂
甜馥。吹氣如蘭。一挺頸。竟貼着紅英香腮。紅英覺他腮上稔冷血腥。驚道。難
道你受了傷麼。陳敬這當兒。被他柔意熨貼。早將生死都置度外。何況痛疼。
便應道。不妨事的。說罷一翻身爬起。恨道。只苦我們氣力有限。只得逃出。暫
避風頭。我想田伯伯久經大敵。雖當不得他們人多。料必設法脫身。不會有
危險的。這會子你如拚命殺轉去。反使他老人家勢難兼顧。紅英究竟是閨
中女孩子。心目中只知其父。是蓋世英雄。那裏想到別的。當時聽陳敬一番
話。甚是有理。又加着力戰之後。筋骨弛懈。不由軟洋洋坐下來。揮淚不止。陳

敬趁勢兒加意勸慰。越說越親熱。都是連皮帶骨的筋節兒。紅英感動非常。便拉住陳敬。靠身而坐。輸貼貼有心於他了。直至天光漸亮。方起身急尋歸路。行不多時。恰好與追尋的人相遇。紅英陡聞武師噩耗。大痛一番。憤氣填胸。所以飛也似與大家趕到家。當時紅英檢視一番。見那編管滿庭箱篋。狼藉好不傷心。復到武師靈前。痛哭一回。當時田家人有偷覷着曾保的。述出與武師尋仇情形。只氣得紅英大罵不已。衆姨娘也只得愁眉淚眼。敷衍一陣。都冷冷的轉回已房。這時田家儼如失王的羣鋒。鎮日價亂闐。全沒些統攝。武師既死掉。便有田姓族中沒行止的人。垂涎這分家產。穿梭價往來窺伺。甚麼族伯叔。咧。族嬸姆。咧。裏裏外外。好不熱鬧。儘着苦肚皮吃下去。還不算。還要丟眉扯眼。動不動擺起主人架子。將田家奴僕。呼來喝去。眼絲不見。什物衣服等類。掖藏起不知多少。紅英着在眼裏。好不氣惱。便暗暗留神。一

日合當出笑話。有一個族中婆娘。偷了兩疋白紬。並在某姨娘褥底。摸出件赤溜溜顏色。柔中帶剛的東西。有三四寸來長。酒杯粗細。顛在手內。好不滲人。這婆娘是鄉下媽子。沒見過這假人事兒。以爲是個稀罕寶物。（此物固當以寶名一笑）當時毛手毛腳。先把來揣在懷內。只是這兩疋大紬捲。沒法擺佈。尋思一回。忽得一計。便打開紬捲。纏向腰間。又恐腰肢太闊。翫了。被人看破。便索性解開褲。如用月布似的。兜上勒下。束於胯下。摸着平鋪鋪。好不舒齊。忽一整裏衣襟。懷中人事兒脫出。恰好庭中有人走動。這婆娘着慌。便就勢將人事兒。宕悠悠繫在胯下紬上。然後舒眉展眼。沒事人似的。走出却是腰胯之間。究竟粗壯異常。何況紅英並衆姨娘。都有心偵查。當時大家一擠眼。只推與他頑笑。闐一聲衆手齊上。登時將他褲兒拉脫。這雅觀的物件。纍垂露出。衆人眼光一亮。倒吃了一驚。仔細一看。不由都拍手大笑。這婆

娘臉漲飛紅。忙老着臉跑去。從此張揚開。田族人衆。竟有好些日淹淹的。其中趁勢兒却活脫了個潑皮武生員。渾名叫滾刀筋。生得長膊細腰。鼻項尖頭。見人一毗牙。和氣不過。其實哈着腰兒。眯着眼兒。翹着短鬚兒。滿肚皮是機詐。就如捕蟬螳螂要肆搏一般。這當兒得此機會。便把偷紬事作個由頭。竟邀了幾個同黨。仗義大言。趕掉這干族衆。他便走動起來。久而久之。有兩個姨娘。竟被他勾搭上。不消說在紅英面前。說話三分相。滾刀筋又施展出籠絡能爲。不多日。田宅人衆。以及田族人等。都捧起他來。及至田武師喪葬有期。例應繼嗣。便由族長建議。欲繼滾刀筋的兒子。至於這族長爲甚替滾刀筋作這鍋熱飯。明人不用細講。自然是孔方老哥。在那裏說話了。大勢旣成。他却又拿起腔調。彷彿近來舉總統一般。讓再讓三。然後萬不得已。始允繼嗣。紅英一千人。都被瞞在鼓裏。他却一節節試步而進。料理起田宅家政。

借預備喪葬爲名。暗中侵蝕起。不知其數。又一面與那兩姨娘。定下奸計。只待喪事鬧忙中行事。到了武師發殯之期。果然也豐盛異常。一切繁文縟儀。應有儘有。嗣子匍匐靈前。正在乾哭的當兒。這時已將夜半。尙在滿庭燈火。紅英正有些疲倦。方坐在靈幃後傷心。只見一個僕婦慌張走來。附着紅英耳。噉了一陣。登時將紅英驚得直立起來。正是。

狐鼠弄人方肆擾

燕鶯無主又翻飛

欲知端的爲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起情思噩夢警芳心

辭故里求師涉長道

且說紅英聽罷僕婦一番話。方知是那兩姨娘。席捲了許多細軟金賞。乘亂而逃。不由又驚又憤。急問道。那麼大爺（指滾刀筋）怎如此疎忽。就全無覺察麼。一言未盡。早聽得滾刀筋咳嗽聲。氣跑進跑出。一會子叫過幾名僕人。

囑咐一回。命他們分路去趕。一會子又研問兩房中的僕婦。然後變貌變色的。蹇到紅英跟前。一言不發。只是歎那口寡氣。良久忽的脆生生打了個自己耳光。蹇腳道。雖是咱家晦氣。該丟醜。究竟是我照應不到。說罷十分恨恨。紅英那知此中玄虛。見他那頹喪樣兒。便隨口氣憤道。還是這些浪貨兒。不成人樣罷了。誰能長跟在他屁股後頭不成。恰好那胖姨。還同個姨娘在座。聽得這句話。有些紮耳。便道。呵。啣。啣。姑娘休這等說。俗語說得好來。龍生九種。各各不同。一支上劈下來。還不得一樣。何況俺們山南的咧。海北的咧。不過聚在一搭兒罷了。自家抹屎自家臭。真個同槽無異馬麼。沒的便說這些那些的。說罷一掄風。携那個姨娘。啣着走出。氣得紅英。通沒作理會。胡亂過當夜。次日照禮發過殯。陳敬也甚爲照料盡禮。蹇個空兒。向紅英道。依我看。紅妹不如暫居我家。如欲學藝。就茹家。且是捷便。只與你族中這千人。

胡混怎的。紅英沉吟一回。也沒作理會。陳敬却戀戀紅英。不忍便去。方思量作書與他父君佐。稟知田家情形。那知君佐自接到武師訃聞。多年老友。十分傷感。偏搭着木行中虧折了一樁生意。丟掉十餘萬金。一鬱悶。得了風痰緊症。半日功夫。竟自死掉。多虧老僕梁方料理一切。星夜價遣人飛報陳敬。陳敬痛哭一場。不敢怠慢。與紅英私地裏依依話別。匆匆而去。這且慢表。且說田家兩姨娘。逃跑後。簡直如泥牛入海。那裏去找。滾刀筋的兒子。已有二十餘歲。名叫田甘。生得油唇滑嘴。四不像的樣兒。一朝入據田家。好不高興。終日價蹺進蹺出。脫鎖獼猴一般。只與胖姨等上頭撲臉的說笑。有時遇見紅英。便邪眉邪眼的。假作殷勤。又加着乃父給他個好榜樣。他如何肯安生。狂嫖濫賭。自不消說。有的是現成錢。隨手化去。數月之間。已將武師田產。典賣好些。被紅英大鬧一場。他雖唯唯認過。暗地裏却調唆胖姨等。處處與紅

英軀氣。原來三不知他早與胖姨有一手兒了。一日紅英偶經胖姨房外。忽聞田甘低笑道。你不用鬼張致。我們晚間再見。接着胖姨睡笑道。猴相兒。老娘不待見哩。紅英緊走幾步。隱入己室。由窗一望。果見田甘笑迷迷。蹙出不由心中一動。當夜便暗暗留神。更深以後。見各室中燈火已熄。便起坐傾耳一聽。徐聞得胖姨房門響動。待了一刻。轉靜悄悄的。便兜兜鞋子。悄步而出。蹙到胖姨窗外。聽得裏面窸窣窸窣。夾着帳鉤徐響。榻聲微戛。還有兩人低低笑語。接着便聞田甘道。這些日。咱總沒空兒廝會。却叫人茶裏飯裏。睡裏夢裏。也是掛念你的。你不信。俺敢發誓的。說着哈哈一笑。便聽得那胖姨道。真正該死。還不悄沒聲的。紅英那了頭。好不精怪。莫放大意了。田甘道。管他哩。休要拗得我性起。連你也弄到我老子那裏。且是放心快活哩。(春雲乍展)胖姨唾了一口。便聞得榻聲轉側。接說道。真個的哩。我聞(句)又罵道。

促狹鬼。恨得煞人。紅英聽那語音。清晰好些。似乎已轉面向外。却聞得田甘一面含糊答應。一面道。俺沒有甚麼可恨之事呀。這個當兒。聽得紅英怔怔的。不知怎好。只是聽田甘話中有因。便忍氣聽去。少時。胖姨仍接說道。（叙事活跳之至。惟紅樓有此妙筆。）我聞得他兩個。被你老子掇得去了。還替他們快活。以爲至不濟。也要弄所銀屋貯貯他們。不想後來不多日。爲吵了一場架。竟借此爲由。將他們編發了。可見你們男人家。沒好雜碎。說着似乎使性子。田甘連忙道。你不曉得。却就來使性兒。你聽明白。就知俺說的不錯了。你想俺爹既有本事。掇他兩個去。自然有個神機妙用。於是語音略高些。却笑說道。你得甚懂麼。我父計策。好不周到。那兩個濫貨兒。在那裏日子一久。畢竟是禍胎。借事出脫了他。既得一筆好錢。又免萬一發作。胖姨道。那麼他兩個。如今怎樣了。田甘道。你這話蹊蹺哩。他們既到樂戶人家。無非萍蓬。

飄泊迎張送李罷了。我那裏查賬去。紅英聽到此。如夢方醒。恍然滾刀筋父子之爲人。只氣得十指冰冷。沒奈何。捫回已室。枯坐沉思。自知大局稀壞。身入牢籠。思前想後。不知所出。只急得香腮上一陣陣火也似的。取鏡一照。緋紅的臉彈好不鮮妍。不由長歎一聲。放下鏡。息燈就寢。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剛一合眼。忽聽一片軍樂。奏得十分淒壯。恍有十萬雄兵。拍手齊唱道。

黃鵠休歌貞女吟。

白連風起慘陰雲。

白銅鞮上機槍朗。

殺劫茫茫待此君。

一片雄歌。夾着笳吹喧喧。好不悽厲。驚得紅英躍然而起。再顧己身。那裏還是閨中模樣。居然金冠繡甲。全身披掛。寶劍橫腰。令旗在手。左右一望。數十名妍麗精壯親衛。一個個佩刀鵠立。好不威嚴。自己竟高坐中軍大帳。向外一望。黑壓壓將弁如雲。雁翼排開。旌旆飛揚。劍戟曜日。靜宕宕都望着自己。

顏色恍惚中令旗一揮。帳外便雷也似一聲暴啞。卽有四名武士雄赳赳架定一條漢子。風也似搶進帳中。那漢袒臂披髮。目眦盡裂。嚼得牙吱吱怪響。口角邊溢出血沫。一語不發。紅英驚望去。却是陳敬。不由渾身一顫。失聲要叫。陡覺背後有人一拉衣襟。回頭一望。又是一個寒噤。登時四肢無力。芳心亂跳。只覺心眼兒上奇癢。水零零兩支俊眼。竟自呆住。原來是個少年將軍。那種風流倜儻的光景。真是男子中尤物。說甚麼潘安衛玠。却見他笑吟吟向陳敬一瞟眼光。紅英隨卽望去。登時大怒。厭惡的如初見他一般。纖指一動。令旗微擺。四武士如鷹拿燕雀。早將陳敬推出。須臾血淋淋獻首帳下。紅英方是一怔。忽覺耳邊金鼓大作。一驚醒來。却是風吹鐵馬。錚鏘響動。只覺心頭亂撞。汗如雨下。（此段思理甚妙。直注下文）那一痕曉月。已漸漸收沒。牕紙上微見亮光。便擁衾坐起。越尋思越沒作理會處。索性丟開。且默念這

家庭境遇。過了兩月。那田甘越法無狀。胖姨等也便結起黨來。鑽頭覓縫。價嘔氣。紅英早知其意在散夥。索性給他個順水推舟。一任這紫敗殘紅。另覓枝頭。都一一打發開去。對了這淒涼院落。好不傷心。不由思念起陳敬。那日一番話。暗想我這樣錦片年光。武藝未就。難道便如尋常女子。紅愁綠怨。埋沒在這裏不成。如此一想。胸中開豁了好多。因多日鬱悶。身上緊幫幫的。這時日色纔西。微風徐拂。不由步出前廳。略將衣履緊了緊。拽開拳脚。一路好打。正在兔起鶻落的當兒。忽聞一陣馬蹄隆隆。到門首咯蹬的站住。便隱隱聞得家人問候道。陳爺一向可好。紅英收步。忙轉入屏後。偷眼一張。却是陳敬渾身縞素。隨家人直入客室。紅英驚喜。忙趲回香閨。不多時家人報入。並呈上帶來土儀。紅英便命備酒飯。外邊自有家人等安置款待。不必細表。掌燈時分。紅英也更了一身素服。對鏡理理頭面。命僕婦掌燈前導。直向客室。

且說陳敬正在室中間躡。尋思許多肺腑話。要向紅英說。忽見軟簾一啓。紅英翩然而入。燭光下。一身淡粧。越顯得雪膚花貌。渾身嬌俏。亭亭立定。比相別時又高了許多。陳敬喜極。一面寒溫。一面笑吟吟便要執手。紅英俊眼一瞟。雙頰微暈。向僕婦一望。陳敬會意。趕忙縮住手。相對坐下。慨然道。我們這時。雖非六親。竟有些同運。都落得瑩瑩孤立了。紅英道。正是呢。只閑閑談幾句。別後情形。回頭向僕婦道。你可到內院。將我的細茗。烹一壺來。如遇着大相公（指田甘）請他到此相見。僕婦答應退出。兩人相視而笑。少時陳敬低問道。那麼這位大哥。想還不錯罷。紅英嘴兒一撇。鼻孔裏一笑。便娓娓述了一番。陳敬拍膝道。如此看來。我臨別那一番話。紅妹這當兒。應有些覺察了。紅英嫩嫩的微吁一口氣。眼皮兒一挑。注視陳敬良久。隨手將小指甲。咬在口中。低睡一口。腮上一紅（寫情至此。可謂化工）道。你可知我父喪葬的當

兒不是掩逃了兩個姨娘麼。陳敬道曉得曉得。後來想是尋着了。紅英道。噫。好輕巧話兒。說來不怕你笑。那都是我們這位大相公他爹作的祟。因如此如此說了一遍。將陳敬詫異得。只張大了口。隨便問道。那麼這事兒。紅妹怎得着消息呢。陳敬這一問。本是無心。却將紅英問得不好意思起來。又想起那夜偷聽胖姨的事。登時一朵紅雲。暈開兩頰。杏眼微乜。似笑非笑。只扭着身看了自己脚尖兒。半晌抬起頭。向陳敬嗤的一笑。低恨道。促狹鬼。我偏不告訴你。（此等香豔微妙之筆。願普天下才子。盪薇二誦。）這段春色。著實撩人。陳敬那裏忍得住。見左右無人。索性躉近紅英。捏住纖手。一面一定問。一面端相着嬌模樣。竟有些胸氣急促起來。紅英沒奈何。只得含羞帶笑。一手搭在陳敬肩上。附了耳朵。索性細述起來。說到胖姨並田甘醜聲息。便回頭微睡。陳敬這當兒一半領略當時風情。一半得悉趣事。便忘其所以。竟將紅

英香腮。吻了一口。正這當兒。便聽得院中僕婦走動。隨着田甘吵道。便是有客。也不值得這等大呼小叫。忙得人一泡溺。倒擗回半截。僕婦道。啊。唷。快莫嚷。紅英一推陳敬。當時各整起面孔歸座。那僕婦已一手擎着茶盤。一手掀起簾。田甘作出文縐縐樣兒。慢步而入。向陳敬便是一揖。陳敬趕忙還禮。相讓入座。田甘猥瑣。在那裏。吊嘴角牽動了一陣。然後睜起一雙鑲紅絲的痴皮眼。荷荷了半晌。掙出一句話道。失迎失迎。偏巧小弟被朋友拉住吃酒。方纔回來。聞陳哥到了。喜得我險些栽了一腳。那麼陳兄府上。一定都好的。陳敬連忙謙遜回問。紅英趁空。親斟了兩杯茶。辭歸內室。這裏田甘却東一榔頭西一槓。信口攀談起來。陳敬一面唯唯。一面暗揣紅英光景。十有八九。可以入彀。忽又想起方纔紅英附耳一番話。不由要笑。便打趣他道。我聞得田兄。還未娶親。像您這等材貌。須覓個絕世佳人哩。田甘登時嘻開臭口。

笑道。難道陳兄意中有人麼。陳敬忍笑道。正是哩。敝鄉却有位名門閨秀。別提那長相兒咧。單說那兩支玉手。綿團般軟。雪頁般白。便如吹起來的葱尖相似。好不豐腴。田甘笑道。葱尖罷了。怎還加個吹起來。陳敬拍手道。是生得白胖的緣故。他真真有玉環再世之目哩。這一來正搔中田甘癢處。不由跳起來。顛頭播腦。滿屋亂踱。笑道。妙妙。我最怪誇人容貌。是甚麼身輕於燕咧。又是甚麼輕盈嫵娜咧。須知這種女子。是中看中不中用的。畢竟是一團暖玉。柔若無骨方妙。陳敬故作詫異道。那麼此中深趣。田兄想是過來人了。田甘不知是打趣他。越發得意。登時搖擺着袖子道。也略知一二。陳敬聽了。撫掌大笑。正這當兒。只見一個僕人。携着陳敬隨身臥具進來。此人年方二十餘歲。生得猿臂蜂腰。精神飽滿。黃白面孔。濃眉大眼。却是老僕梁方之子。名叫國安。天生就腿腳捷疾。力追奔馬。在家下便服事陳敬。學得武功。甚是了得。

當時進室。安置一切。田甘便趁勢道了安置。扭將出來。一宿晚景休題。次早。田甘又不知跳向那裏去了。這裏紅英自與陳敬深談衷曲。又說起茹家拳棒。怎樣了得。紅英大喜。便決計離家。與陳敬同赴襄陽。滾刀筋父子。且喜拔去眼中釘肉中刺。有甚麼不願意。當時假作悽惶。挽留再三。紅英不去理他。們忙檢點金貲行李。選了駿馬。佩了輕刀。尅日起程。臨行之時。自在香閨徘徊一番。望望鏡台粧奩。想起當日家庭全盛。依依膝下光景。不由撲簌簌落下淚來。沒奈何長歎而出。陳敬主僕。鞍馬停當。早已等候多時。這當兒滾刀筋父子。却忙得沒入脚處。東拿一件。西抓一裹。假要紅英帶去。紅英只是擺手。剛要扳鞍上馬。忽的刷刺刺起了一陣旋風。塵沙亂舞。直吹入門洞。便聽砰拍一聲響亮。田甘大叫。望後便倒。衆人大驚。正是。

孽緣纏縛從今定

衰兆分明見此徵

欲知所驚爲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宿村店老客述閒情 傳異聞荒山藏怪獸

且說衆人大驚。急忙望去。却是門首懸的那塊金字匾額。憑空的跌下來。這匾上書威鎮滇南。四個大字。還是當年田武師響噹噹的時節。各處朋友恭送的說也奇怪。恰好砢在田甘脚上。登時血殷鞋襪。大叫栽到。衆人扶起。紅英甚爲不悅。只得趲進一看。見還不妨事。便道聲珍重。翻身上馬。一抖絲繩。同陳敬主僕揚長而去。這裏大家七手八腳。將田甘抬死尸一般。抬到室內。忙着醫治不表。且說紅英等三騎馬。廝趁着。直奔官道。取路向襄進發。一路上江上美景。越看越不盡。便如郭河陽山水長卷一般。次第現出。好不有趣。紅英久困樊籠。這當兒心曠神怡。容光煥發。再襯着山水清暉。越顯得嬌姿無限。陳敬好不得意。兩個便垂鞭緩轡。越談越親密。只三兩日光景。已有不

可開交之勢。一日行到滇川交界之處。只見窄徑崎嶇。樹木叢雜。遠望十餘里外。橫截一座高山。峰巒迴沓。如長蛇一般。不見首尾。禽鳥悲鳴。烟嵐滃鬱。都帶些異聲異色。紅英歎道。不離故鄉中。焉知異鄉事。你看行程無幾。這山川氣候。已有些不同了。陳敬恐他抑鬱。便笑道。我們且馳騁一番。撥撥悶罷。說罷兩足一磕。鐙那馬長嘶一聲。風也似跑去。紅英興發。一聲嬌叱。放轡趕來。一氣兒跑了七八里。已近山跌。方纔勒住馬。相視一笑。這當兒一縷殘陽。已漸漸向西。將下去。却見山脚下數間茅店。矮間挑出一面酒帘。迎風微動。趁着青蔥蔥。十分雅趣。兩人方在徘徊。向後望國安。忽聽一陣鑼聲。夾着大呼小叫。從山徑中轉出一行人騎。有十餘衆。個個行膝。商人們打扮。手中提了杆棒朴刀。騎駝上大綱。價載着貨物。一面歌呼。一面大踏步直入茅店。喧鬧成一片。這店家只有翁媪兩人。並一個十餘歲的女孩兒。虧得

山野人壯實非常。雖忙得腳打後腦。還能奔走給應。連那女孩都健如野鹿。歪着個鬢髻兒。提水抱草。好不伶俐。當時衆商人紛紛歇下。陳敬見日色已晚。又因山徑險生。不便再趕路。便與紅英商量止宿。恰好國安趕到。三騎馬也直奔茅店。國安先下馬。到內一看。且喜還有三間東廂。連忙草草拂去積塵。便請主人等進來。衆商人忽見紅英這等人物。等閑作夢。也夢不着的。都驚得咬唇咂嘴。紛紛議論。便有年輕些的。腳踪兒不由自己。只管向東廂草簾外。覷來覷去。其中却有個老客商。瘦得如人乾一般。登時正襟危坐。向衆人搖搖手。接着痰嗽一陣。掏出小手巾。拭拭涕眼。然後發出極沉重腔調道。你看他們新出馬的後生家。懂得甚麼。聞着女人味兒。便似蒼蠅招了頭似的。我這把年紀。走了二十多行省。甚麼蹊蹺事。不會見過。江湖中種種把戲。甚麼念秧咧。美人套咧。那一樁瞞得過我。甚至於給盜賊作眼線的都有。我

少年時節。曾親爲人排解了一樁事。纔是險哩。說到這裏。便向一個中年客商道。你可知我們店裏。有個邵老陝麼。那客商道。曉得的。不是短短的絡腮鬍。慢條斯理。人狠老練的。老客商嘆喛一笑道。老練麼。便是他的笑話哩。有一年我們同在蘇州。作絲行生意。五月節前。去到無錫。討一筆欠賬。當時收了人家。二百餘元番錢。都用了本行戳記。這種印色。是合作青紫顏色。怪異樣的。匆匆裝入行囊。便搭夜航船。取路回蘇。這夜航人客紛雜。你是知道的。當時天氣炎熱。越顯得人衆汗臭。我們上得船。已無隙地。正在徘徊。劈頭上來個單身女娘。呵唷。就別提多俊哩。一身淡粧。手中拎了支藤椅兒。提手上空兒內。塞一束絨毯。說是望親去來。搭船回家。上得船。先亭亭靠在船牕。俊眼一瞟。早與我們這位老陝。打個眼風。隨即繙着眉。彎起支伶俐腿。握着小腳尖兒。嘟喃道。真累煞了。這葉婆子私倡根。給我留的坐兒哩。我們老陝。

剛牙兒一些。便見個稍婆。邁開鯰魚腳跑來。接過那女娘的提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北語謂沒來由也）罪過罪過。你忘了今日吃準提齋了。怎開這暈口咒人。我早給你安置了好去處了。快走快走。原來這人。便是葉婆子。我一看心下怙懣。不由無意中。哼了一聲。那知葉婆子見我們背了行囊。逼定鬼似的。站在那裏。東張西望。知是尋坐的客人。便道。你們二位。來得湊巧。都隨我來罷。當時越過人堆。果然在貼後艙地面。得了一片地。清爽了好多。當時相對坐下來。各安置臥處。通共咫尺之地。幾乎接膝。又是初夏當兒。女娘一身輕羅細葛。揎臂勒袖。透出紅嫩香膚。早將我們這位老陝。看得心窩裏怪癢。便趑趔着。與人家瞎三話四。那女娘只扭頭折項的抿嘴微笑。有時斜溜一眼。清脆脆談出幾句蘇州話。圓潤潤如雛鶯乍嚀。好不寫意。那時一鈎斜月。微映船窗。內河中風平浪穩。吱扭扭柔艣搖曳。梢公晚飯。吃了幾杯酒。

高起興來。一面搖。一面望着他婆子。要嘴皮兒。那葉婆子幾絲髻髮。被河風吹得飄飄的。正撐臂把舵。不耐煩理他。只管別轉頭。望着來船。客人中便有插嘴的道。老葉你閑的沒幹。來個本地風光。唱支蕩湖船曲兒何如。稍公笑着向他婆子一弩嘴。道。您看這老乾板兒。可像湖船中脚色。衆客闐然一笑。那女娘不由也掩着口兒。嬌然道。我們且將船牕閉上罷。這蚊蟲老官。是不會客氣的。說着一扭腰。跣起。從我們身旁走過。無意中一滑脚。趁着船身一邊。香軀微側。竟要跌向邵老陝懷中。連忙一轉步。用纖手按住老陝膝蓋立定。羞得臉兒飛紅。我便跣起。替他掩上船牕。大家方坐定。便聽得那稍公接說道。我不知怎的。只管喉嚨作痒。且來支山歌兒解悶罷。說罷頓開啞喉。趁着櫓勢。一前一却。那身兒如登枝雀雛一般。便唱道。

人老珠黃沒藥醫。自飽不知別人飢。矮子不搖便是實。蟒蜒不動自然肥。

蟻兒窩住楊辣子（楊辣子爲一種毛蟲能螫人）壞掃帚對破糞箕，清官難斷家務事，好女不穿嫁時衣，常將冷眼觀螃蟹，那有閑錢補穴籬，貪便宜折便宜，見了丈母叫阿姨，八個罈兒七個蓋，十根頭髮九根披，天上雀兒飛。

衆人聽了，迭聲道好。稍公越發高興，兩膊起勁，又唱道：

阿貓阿狗有稱呼，奴裏奴來該煞奴，走煞金剛坐煞佛，官到尙書吏到都，一文錢逼死英雄漢，財上分明大丈夫，拳頭大，臄膊粗，獻出西川地理圖，銀不起利，屋不起租，年年吃酒酒錢無，這叫作檀樹銀包使鐵箍。

衆人道：妙極妙極，虧得你是個地理鬼，竟將各處俗語編到唱裏了。我記得雙珠鳳裡來福小廝唱山歌，好不有趣。你且唱支風月些的如何。稍公笑道：沒事沒事。我這把年紀了，作這樣醜相，恐人家女客們聽了，要給我耳光吃。

的。我有支文雅些的。將來奉教罷。我當時留神看那女娘。却低低唾了一口。啣着鋪開絨毯。歪身倒下。那一對尖尖脚兒。穿着簇新平底鴉青鞋子。幾乎要伸到我們邵老陝屁股上。便聽得稍公又慢唱道。

金絲帳暖牀牙穩。懷香方寸輕擗淺笑。汗珠微透。柳霏花潤。雲鬢斜墮。春應未已。不勝嬌困。半欹犀枕。亂纏珠被。轉羞人問。

衆人拍手道。果然雅極。若使讀書的相公們聽了。更要稱好的。我們將來再搭船。一定還找你的。梢公哈哈笑道。當得當得。我那臭婆娘。常說我屬槓嘴。騾子的。不值錢。便在這嘴上。那知王和尚有成親日。一般也承衆位抬愛哩。衆人和聲一笑。夾着紛紛講話。那船已走了十餘里。衆人談鋒暫靜。困倦上來。滿船鼾聲。不斷的互相應和。我再看那女娘。已然香夢沉酣。鼻息中微微有聲。這時梢公也打了個呵息。櫓聲柔靜。引人睡思。我便一合眼。直到天曉。

方醒向外望。已見虎邱塔尖。知將要到了。那女娘却暈着腮兒。一面手攏亂髮。一面將絨毯提榼。整頓停當。嬌怯怯的坐在那裏。船中衆客。也便紛紛歸攏行李。只有邵老陝。却依然睡得死狗一般。我忙肘他醒來。他迷離兩眼。長的一個欠伸。先向那女娘一瞟。然後道。快活快活。這一覺兒。好不自在。說罷。隨手一撈行囊。登時臉色大變。一言不發。忙戰抖抖解開來。叫聲苦。不知高低。那二百元番錢。那裏還有影兒。我忙道。怎麼了。那時邵老陝痛淚直流。雙腳齊跳。顛三倒四。價胡噪被竊。衆客闐一聲圍攏來。紛紛詰問。却都光着眼。沒作理會處。只有那女娘。越法加意矜持。越法忸怩。便趁勢提起榼兒。綑着面孔道。沒來由吵得人腦漏。我趕快離開這裏。我當時心有所觸。便連忙攔他道。不是這等說。你這娘子。離我們最近。我們既丟掉二百元。理應先查看娘子行李。一則表明娘子心迹。二則與我們作個例頭。我們也好向衆位

請求查看。衆客道。正是正是。這位娘子却莫見怪。我們行李都應看看的。那女娘方要開口。衆客已不容分說。早由他手內。拎過提榼。登時打開。恰好有四封番錢。正是二百之數。衆客剛道得一聲噫。那女娘却如沒事人一般。蹙着眉兒道。衆位也煞是好笑。難道我就不許携錢麼。怎見得便是贓物呢。衆客不由都怔住。那女娘得起意來。劈手拎過提榼。張開櫻口。格格一笑。不想露出破綻。那糯米般牙根兒上。都染了些黧記顏色。衆客尙在發怔。我便侃侃發話道。娘子。明人不用細講。快些閉了口。大家存臉面。却是尊榼中二百元錢。須見借用用哩。我們同在江湖中。彼此意會。將來留個好相識如何。那女娘却也機伶。登時紅着臉兒。連連答應。將錢遞與我。狠狠的瞪了邵老陝一眼。衆客方要詳問所以。恰好船到碼頭。我便拉了邵老陝。趁亂下船。幸喜不會丟掉錢。也便險的狠了。原來那女娘當夜。早三不知將邵老陝服事的

舒舒齊齊。恣意顛狂。春風一度。邵老陝。模糊糊。高夢陽台的當兒。他却摸出行囊中番錢。儘半夜唇舌之力。郡瓠得乾乾淨淨。這種把戲。也不知幹過多少次了。你道少年人。可不要仔細麼。說罷。越法扳起面孔。掙掙短白鬚兒。登時擺出老前輩的架子。衆客都讚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們同您這老江湖一起走。好多着的哩。老客一面啣起烟袋。一面兩手儘力子搓那荷包中的菸。微然一笑。然後由嘴內抽出菸筒。又從牙縫中如鴨子疴屎一般。咕的聲激出一口唾。道。話雖如此說。總在自已已有把握罷了。正談之間。酒飯已備。茅店中無甚麼吃的。無非是粗米硬肉。大家便狠吞虎嚥起來。且說東廂中紅英等。草草歇下。紅英自占一間。陳敬王僕。占了一間。國安自去收拾坐騎行囊。陳敬逕到店外閒踱。望望山徑。十分險惡。紅英坐了多時。忽覺內急起來。恰好那店家女孩。笑吟吟提着水壺跑來。紅英道。我來替你泡茶。你與

我尋個溺鉢兒去。女孩道好好。登時跑去。一霎時尋來。便聽得店婆呼喚。女孩應聲。提水壺便跑。這裏紅英自到內間。褪下中衣。剛蹲下去。浙浙一響。便聽窗外一陣脚步響。連說帶笑的過去。紅英趕忙提氣。慢慢而下。無奈這泡溺。蓄久滿足。好容易聽得衆客過盡。便如黃河之水。一洩千里。正在舒暢。忽聞陳敬叫道。不好不好。明日過山。還須仔細哩。那履聲已到門口。紅英這當兒。更要閉闌。那裏來得及。只喚得一聲。慢進來。那陳敬已揭簾。跨進一脚。那光緻緻半個粉白鬢兒。早與陳敬打個照面。紅英香腮一暈。恨睡道。快些出去。陳敬尙要留連。却恐國安撞來。不好看相。只得快快退出外間。坐下來。只是發怔。少時紅英結束出來。笑問道。你叫得是甚麼。怎的過山須仔細。難道我們還怕強人不成。陳敬搖手道。若是強人。還有甚說得。只怕比強人兇得緊哩。不是我們將到店。望見這羣客人。鳴鑼結隊。我方纔就他們閑談。問

其所以原來此山名爲盤陀山。路徑崎嶇。自不必說。其中却出了一個怪獸。似熊非熊。捷疾如風。力大非常。凡遇孤身行旅。都要被他嚇得半死。棄掉行囊。逃命要緊。在山爲患。已有數月光景。所以近來行客。都結隊鳴鑼。方纔敢走。最奇的是這怪獸毛色。變幻無常。只這裏店翁。聽過客們聚談起。印證起來。所見各異。因此大家都呼爲老妖。提起來都變貌變色的。你道奇也不奇。正說着。只聽衆客商一陣喧笑。道。您老敢是吃多了。散步消食麼。怎在東廂前。轉起蟻兒磨來了。原來那老客商。一氣兒搗搥飽。趁衆人眼絲不見。悄悄蹩出。便有留神的。潛身一望。只見他賊眉鼠眼。向背後望望。早三腳兩步溜向東廂窗前。跛着腳兒。哈着腰兒。擠迷了一雙老眼。只管向窗隙內呆望。望得入神。口涎都拖來下。潛身的那人。忙向衆客一招手。闐一聲排牆似的。都跼在房門口。一個個擠眉弄眼。笑得肚痛。老客人聽得些聲息。忙一回頭。一

張皺臉。登時賽如霜柿。趕忙一沉吟。離開窗下。在院中亂踱起來。又搖着頭道。不像那種把戲的人。便有促狹的悄悄讚歎道。你看這老人家。怎的不經多驗廣。成個老江湖。凡遇一事。肯如此用心。像我們新出馬的後生家。那裏及得來。衆人和聲一笑。那老客忙老着面皮。蹶入屋內。大氣兒也不敢出了。這裏紅英等。也不在意。少時國安來伺候過用飯。大家鞍馬勞頓。分頭安息。只有紅英。金閨嬌質。初嘗風塵滋味。對了茅店中鷄聲月色。十分感慨。輾轉好久。方纔睡去。次日破曉。大家結束起行。那一羣客商。已不知多早晚。趲行去了。陳敬愜念昨日所聞。囑咐國安。過山小心。紅英笑道。那裏這些婆子氣。方要上馬。只見那女孩笑吟吟的走來道。姑娘多早晚回來。那鉢兒我還與你留着。紅英聽了。忽的一陣悽惶。便脫下一對銀環。賞給他。匆匆上馬。一抖轡頭。當先出店。只見曉氣清虛。山光照眼。三個揮鞭。行了一程。已近山。

口樹木綿延一望無際。陳敬叫道：「小心着呀！一言未盡，只見一個中年漢子披髮跣足，只穿條褲衩兒，喘吁吁搶將來，如瘋魔一般，將兩手亂舞，跑到紅英馬前，一把摺住鑿環，死也不放，正是。」

傳聞險語驚奇獸

乍見行人識危途

欲知來者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盤陀山孝女葬親 慧照寺老僧逐弟

且說那漢子攥住馬環，喘過一口氣，急嚷道：「山中去不得了，只看我（句）國安忙跳下馬，近前來拖開那漢。紅英道：「你這人爲何這般狼狽，且細講來。那漢定定神，方說道：「小人是販山菓的生意人，昨日傍晚，行到山內斷魂峽地，面忽聞一聲怪叫，從老林內躡出一支怪獸，風也般舞爪撲來，小人當時嚇昏在地，及至醒來，行李衣衫俱都不見，幸脫得性命，便是這般苦楚。說罷流

淚不止。國安道：「承你好意攔我們，但我們是不妨事的。」說罷，一振背的雕弓，仰天一笑。陳敬見那漢赤膊，老大不忍，便從行囊內檢出一件舊衣，並兩把散碎銀子，給了他。那漢千恩萬謝，叩首而去。這裏國安等依然上馬前進。紅英笑向陳敬道：「這猛獸搏人，原爲飽肚，却怎的人倒無恙呢？」陳敬道：「且莫管他。」說罷，三騎馬風也似放去。攢了一程，不多時要過一重嶺。紅英與陳敬落在後面，遠遠見國安一騎盤旋而上，從松杉蔭裏，或隱或現。頃刻間，人大如指，馬大如蛙，蠕蠕而動。兩人隨後銜尾而進，且行且語。這時四圍山色，青翠無際，一處處泉聲樹影，接應不暇。紅英俏生生跨在雕鞍，好個姿致。陳敬往後一想，得意到十二分，不由勒馬與紅英並轡，東指西望，尋些沒要緊來說。少時越過巔，又度過兩道深澗。那窄徑越法確磬，榛莽蒙翳，漸接着參天古木。那坡坳間蒿草，都長可蔽膝。越進越深，山風蕭颯，和着羣樹戰風，便如洪

濤砰拍。陳敬極目望去。遠從高樹梢隙間。已隱約現出一座架空石梁。卻有一道瀑布。如白練一般。由峭壁瀉下。隱隱如風濤怒鼓。紅英笑道。看這地勢。不是遙接長林麼。莫非那漢子說的甚麼斷魂峽麼。倒要仔細哩。陳敬道。正是。待我與你開路。說罷。一磕鐙。潑刺刺放馬跑去。紅英那裏肯落後。一聲嬌叱。也隨後趕來。登時與國安相去。只有里把地。這當兒已到林邊。一片濃陰。不見天日。猿鳥悲鳴。十分荒慘。剛走了四五里遠近。那片林越法密若無地。便聽得悽厲厲狂叫了兩聲。那聲音高亮到絕頂。便如狼嚎一般。又帶些胡哨之聲。陳敬驚叫道。仔細着。一言未盡。只見國安那馬。忽的一個盤旋。向道旁一歪。便見風也似從林腹搶出一個怪物。通身紫黃長毛。一頸長髮。却黑晃晃的披散兩肩。粉也似一張白臉。却渾沌沌的通沒有五官位置。只有兩支圓紅怪眼。血盆似一張大嘴。大敦步直奔國安。吱吱亂叫。國安大怒。忙趁

他來勢。拈弓搭箭。覷定他下部。颼的聲射去。喝聲着。只見那怪物。吱的聲一躍數尺。回頭便跑。左股上早帶了一箭。這當兒紅英等都趕到。那裏肯捨。便大家追去。那怪物雖是捷疾。無奈傷痕痛起。足力便弱。只跑了一程。撲地便倒。忽的呵哨不止。放聲大哭。倒將國安驚的往後倒退。仔細一看。不由唾了一口。便下馬走近。抓起他。哧一聲先揭去他的假臉兒。卻是個濃眉大眼。黑醜女兒。雖是負傷。還想扎掙逃脫。竟一伸支兩毛臂。將國安頸兒抱住。賽如鐵箍一般。便要趁勢跳起。國安冷不防一個狗吃屎。栽到他胸前。兩個便顛顛倒倒。亂滾起來。紅英等忙各下馬。助國安擒住那醜女。國安鬧得塵頭土臉。氣吼吼的便要抽刀。紅英道。慢着。待我問個仔細再講。便喝道。你這怪貨兒。獨居深山。作這種把戲。傷害行客。卻是怎講。醜女雖是驚怕。卻沒有忸怩顏色。便一面拭淚。一面侃侃述出。到聽得紅英等動色相顧。原起情來。竟是

出乎天理作這事。倒是個純孝之女。陳敬不由憐憫起來。原來這醜女姓顏。名叫小二。本是山中獵戶人家。天生膂力絕倫。善於馳走。與哥子阿大。奉母山居。便以獵生度日。逐日趁些飛走。換得錢來。頗能溫飽。便在這斷魂峽地面。築起幾間草室。凡阿大獵來野獸。都把與小二開剝。那些異樣皮毛。出脫不盡的。掛在壁上。且是好頑。不想上年冬間。阿大被一個斑花青皮豹。傷了一爪。左脇骨斷。數日殞命。顏母年老痛子。兩目哭瞽。一頭癱在牀上。病將起來。小二急得要死。還幸家中有些積蓄柴米。度了兩月。堪堪告竭。那顏母病勢。只是不愈。一日小二。蹙到哥子空室中。孤另另呆坐一回。忽望見掛的各種獸皮。大大小小。凝塵堆滿。不由悲痛起來。一面流淚。一面沉思。怎樣度日。忽的一陣風吹進。懸皮擺動。小二忽有所觸。怔了一回。歎道。如今只有這一着兒了。登時取下各獸皮。搭配了許多顏色。按自己身裁長短。聯綴了四五

件。試取一件穿好。走臨溪水一照。居然像雄猛奇獸。只是一張面孔。沒作理會處。想了想。便用塊白布。彷彿製假鬼臉似的。只挖出嘴眼。蒙將起來。且是怕人。又尋出阿大所用的引狼哨子。吹了吹。甚是合用。諸事停當。他便將門戶反鎖。一氣兒跑藏林中。果然不多幾日。便嚇倒兩起行客。得些油水。好在距斷魂峽四十餘里。山凹內有一座慧照古寺。寺內老和尚。甚是和善。知此間深山荒涼。交易不便。凡山戶人家。有將衣物來換蔬米的一概酌值給與。小二母子。因此得以不飢。一日又得了幾件粗衣。連忙趕去換米。只見寺內塵埃狼藉。喊了半晌。方從方丈中。慢條斯裏。轉出個白晢僧人。攏着眉毛。一前一卻。有氣無力的問小二作甚。小二一說。那僧人擺手道。我是新來的。通不曉得。小二一怔道。那麼老師父呢。方說到此。忽聽腦後洪鐘似一聲。喝道。你這村妮子。來尋那個。那老和尚行脚去了。託我們住持寺事。有事只向我。

說罷了。小二忙回頭一看。卻是兩個頭陀。從山門外。嘻天哈地的撞來。一個個兇睛暴露。身量魁偉。小二摸頭不着。復將換米舊例說了。前行的頭陀笑道。原來爲此。那麼老二你與他量兩斗去。又將小二看了兩眼。嘟唸道。掃輿。說罷一溜歪邪。奔到那白晝僧人跟前。携手兒直入方丈。胡吵作一團。通沒些禪家風規。小二暗暗納罕。當時也不在意。忙携米回家奉母。如此僑裝嚇人。齊頭有數月光景。那顏母病勢。越法沉重。小二慌了手脚。又頃刻不能離開。連嚇人生意。多作不得了。只守着母親痛哭。延了幾日。顏母溘然長逝。你想寂寂空山中。一個伶仃孤女。對了這新死老母。這種悲慘。就不用題了。當時小二哭得淚乾氣盡。除了荒山落葉。和古樹悲風。便沒有聲息。來慰藉他了。沒奈何只得忍住悲痛。打算殮事。幸得還有幾件衣服。胡亂把來用了。便在草室後檢了塊平陽之地。掘成葬穴。左思右想。那裏尋棺木去。只得

將母親草草藁葬。儘氣刀負土成墳。痛哭一場。不忍便去。要待百日之後。方離山別尋生路。如此苦挨過七十餘日。這日又來嚇人。不想被國安射倒。陳敬聽罷。不由憐他境遇。便問紅英道。我看此女。十分純實。又有把粗力氣。今既窮無所歸。我想帶他到家下。早晚間服事於你。豈不是好。紅英星眸一轉。沈吟道。話雖如此說。我們且到他家內望望再講。陳敬道。對呀。還是紅妹仔細。國安這當兒早接住小二。拔下箭來。幸喜未傷筋骨。有隨身的金瘡藥。與他敷上。便將坐騎與他乘了。國安步行隨後。陳敬與紅英從後望去。只見毛茸茸一物。高坐馬上。不由好笑。一行人彎彎曲曲。都看小二指揮。將到他家。忽見數十山農。各持鋤耨棒。吆吆喝喝。從岐路中撞來。一見小二。發聲喊。驚惶滿面。都將器械舉起。國安擺手止住。與他們畧述原委。衆人聽了。失驚打怪。便道。我們數月前。失掉了一名婦女。至今通沒下落。今天大家約齊去。

向縣中催案。却是。有。擾。貴。客。說。罷。向。紅。英。等。望。望。交。臂。而。過。這。裏。小。二。跳。下。馬。在。前。引。路。轉。過。一。帶。竹。林。便。到。草。室。跟。前。紅。英。等。望。去。那。裏。成。甚。麼。屋。宇。不。過。似。大。大。團。團。聊。避。風。雨。罷。了。尋。到。室。後。果。然。有。一。坏。新。塚。四。團。還。栽。植。了。幾。株。小。小。松。杉。這。都。是。小。二。一。手。經。營。方。知。他。一。番。話。果。然。不。虛。大。家。歎。息。一。番。便。命。小。二。脫。去。獸。皮。結。束。從。行。小。二。喜。出。望。外。不。由。兩。行。淚。下。忙。拜。謝。過。陳。敬。紅。英。又。重。新。與。國。安。廝。見。然。後。張。望。一。回。就。草。室。內。尋。出。一。把。純。鋼。獵。叉。製。造。精。緻。鋒。利。無。比。還。是。他。哥。子。阿。大。留。的。雄。赳。赳。荷。在。肩。頭。就。要。來。攬。紅。英。馬。環。紅。英。望。去。便。如。個。黑。廝。兒。一。般。方。在。好。笑。忽。見。他。將。叉。放。下。飛。跑。到。墳。前。叫。道。娘。呵。我。要。去。了。（哀。猿。腸。段。寫。純。孝。人。都。是。天。性）那。眼。淚。斷。綫。珍。珠。般。滾。將。下。來。隨。用。手。背。如。孩。子。抹。鼻。涕。相。似。只。縱。橫。一。抹。復。跑。到。紅。英。跟。前。提。起。叉。道。如。今。走。罷。陳。敬。見。了。也。覺。好。笑。一。行。人。便。廝。趁。着。趕。赴。

山道小二這當兒。却顯出足力。只在紅英馬前後飛也似的。連紅英都暗暗稱奇。少時日已過午。却行到一股岔路上。國安在前方一躊躇。小二喊道。從靠左這條路走。出那面山口。近得四十多里哩。此間道路。我都曉得的。紅英笑道。那麼就依你這鄉導。於是三騎馬直趨左邊。那一綫斜陽。已漸漸攙在烟嵐中。向西落去。返照的峯頭樹梢。都帶些紫色。好不有趣。（如畫）少時暮色漸合。歸鴉亂噪。陳敬沉吟着今夜宿處。向前路一望。却見四五里外。從沉沉暮靄中。透出個斗竿尖兒。便揮鞭一指。向小二道。你看那竿尖地方。却是甚麼所在。小二道。那便是慧照寺前的斗竿。這是我換米來往所在。有甚不曉得。陳敬喜道。如此說來。我們今夜不至打野盤了。（俗謂露宿也）說罷大家緊攢一程。霎時已到寺前。各下鞍馬。先向山門一望。只見金漆剝落。牆壁傾斜。像無人整理的光景。門兒閉得緊緊的。國安一手牽騎。方要前叩。那

馬却饑得久了。一陣長鳴。又搭着小二也牽了紅英的馬。趁了來。無意中馬尾一甩。却刷在國安馬胯上。那馬踢蹶起來。一陣喧動。不打緊。却驚動了寺內兩個惡頭陀。你道這兩個惡物。那裏來的。今日轉筆述來。原來十幾年前。這慧照寺地方。原是一片空地。虧得老和尚寶月雲遊至此。相相山脈。倒也不錯。便卓錫定居。一面結茅焚修。一面遠近募化。苦行了五個年頭。居然誠至功就。創建起來。當時衆善信福田施捨。本甚豐裕。又加着寶月兢兢經理。廟產日盛。所以能開換取蔬米之例。十分便濟村衆。却是俗語說得好。財帛動人心。當時便有個無賴客民王大。生性陰狡。敢爲他初來的時光。原在廟中種些蔬菜。真是勤樸到十二分。寶月自然歡喜。久而久之。覺得這王大。竟有些根器。怎見得呢。因有一日。寶月老和尚。偶然肚洩。五更頭。要出去走動。忽見佛殿上燈火熒熒。忙詫異着走去。悄悄一張。却是王大正在裏邊誠

敬敬的低頭掃地。一帶下去。一聲阿彌陀佛。不多會。五間大殿。一星塵末也無。再望到佛案。更整潔非常。甚麼五供罄鉢。都揩拭得清清爽爽。寶月暗暗納罕。還以爲他偶然如此。次夜又留神。特地去望。怪咧。那王大早又在那裏灑掃了。一連有個把月。都是如此。寶月忍不住了。便從容叫他到跟前。叩以所見道。你莫非有甚心願麼。王大却直櫛櫛回道。小人託庇長老佛蔭。倚賴在這裏。思衣得衣。思食得食。還有甚不足。那裏還有心願。却是小人總覺世上苦人多。能夠都像小人這樣得所方好。因此不由在佛前。盡些心。覺着自己心內方安穩似的。這一番話。恰搔着老和尚癢處。不由合掌讚歎道。看你不出。一個蠢笨人。竟含着些佛性。據你這番用意。怕不是佛法中普渡上乘的意思麼。難得難得。說罷十分歡喜。趁着高興。便道。假如你塵緣能段。便與我作個弟子。豈不甚好。不想一言方盡。那王大早五體投地。稽首皈依起。

來。原來他以前種種作用。歸根兒就是爲此。倒不在欲傳衣鉢。却爲覬覦廟產。當時寶月那裏覺得。方自幸法嗣得人。一般的興匆匆擇日集衆。告佛焚香。與王大落髮。取名了一。這便是那日見了小二。說掃興的惡頭陀了。當時一奸謀既就。却一時不露馬脚。忍着性兒。隨師焚誦。數月之後。寶月越法信愛他。凡寺中錢穀出入。經手事兒。大半委他去作。不消說惡緣既湊。那惡業自然逐漸而生。甚麼吃酒賭錢養婆娘。一件件來了個全套。只將寶月瞞在鼓裏。後來寶月偶在一施主人家。聽得些風言風語。方纔恍然。大怒回來。先一查問他經手錢穀。虧了無數。問着他只是七拉八扯。通沒些說法。再問得緊了。他反瞪起兇睛。一陣亂嚷道。左不過是十方施主的錢。有你用得。便有我用得。難道佛法平等。都不曉得麼。說完一晃腦袋。幾步跨出去了。將個寶月。氣得發昏。從此不去理他。了一沒得錢用。未免賊性發作。先從寺

中起。撈到手便是貨。寶月怒極。幾次要趕掉他。終是慈善不忍。又過得數月。竟有遠近村鼠竊之輩。鬼鬼祟祟。不斷的來尋了一。寶月這番方曉得不是頑法。便毅然定念。將了一喚到根前。就佛前焚去了一法名。正色對他道。這是你自作孽業。却莫怨老僧。從此你我師弟義盡。就此請行。我此間清淨法門。那裏容得你這樣人。了一聽罷。剛要瞪眼。寶月喝道。莫要纏障。若再遲延。老僧便召集大衆。行我法中火化規矩了。原來諸山叢林。都有這條規例。凡大犯戒律的僧徒。除除名趕掉外。還可以當衆宣其罪惡。生生燒殺。委實利害得緊。當時了一氣得兇神似的。白瞪良久。知這裏穩不住屁股。蹀蹀脚大。喝道。泰山石不爛。黃河水不乾。我們走着瞧罷。說罷一扭臉。揚長而去。這裏寶月且喜禍害離門。依然打疊起精神。整理廟事。轉眼十餘年光景。當日一段事業已忘掉。有一天日色平西。清課已畢。偶然趺到山門外望望。只見從

小路上轉出三個僧人。厮趁着走來。寶月一望。不由大驚。正是。

相逢狹路難迴避

舊憾重來可奈何

欲知來者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杜娘子荒野過兇淫

陳二官客途遭陷阱

且說寶月見前面兩僧。一般的金樞束髮。結束勁健。廠披褊衫。脇下佩着鑲鐵戒刀。後面一僧。只好有二十餘歲。生得灣眉大眼。脰脰腆腆。一步一呻。苦喪着臉。隨他們撞來。寶月見是同道。方要迎去問訊。便見前面那僧。大踏步來至跟前。合掌道。師父一向安好。可還認得弟子麼。寶月定睛一看。登時倒抽一口涼氣。原來那僧。便是了。只看那兇暴氣象。比當年更爲可惡。當時那敢拒絕他。只得合掌道。原來是你。老僧十餘年前舊事。都有些恍惚了。今日你們三衆。路過此間。却向那裏去。了一聽。一陣冷笑。兩眼一翻。喝道。你

這禿厮休推睡裏夢裏。老子被你攆走後。不但不曾餓煞。還創蕩江湖。結識了許多好漢。論稱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拉來小娘兒。任意兒橫眠倒臥。論起理來。全虧你作成我。鹽從那裏鹹。醋從那裏酸。歸根落葉。應須謝謝你哩。原來了一這厮。自離慧照寺。不多時便與鼠竊輩合夥。後來作得手滑。膽兒越大。居然糾集了許多強人。一路劫搶。不消說官中緝捕。急於風火。他思忖自己仗了粗膽氣。胡作。終不是事。便索性脫身出來。蓄心學藝。四五年頭。只在雲南邊界。並苗峒中流轉。一身武功。甚是了得。綠林中人稱了一大師。手下還有幾個弟子。都散在各處。那一個頭陀。名叫如空。綽號生鐵佛。原是滾了馬的大盜。在北五省血案甚多。與了一頗爲相得。一日如空談起北省風景。了一高起興來。左右是不須盤費的賣買。兩個便登時行腳起來。却是沿道上合當晦氣。兩個作了許多沒天理的事。也不必細表。這日將近盤陀山。

了一遠望山光。依然如故。忽的憶起寶月舊恨。不由氣往上湧。一陣冷笑。如空問知原委。便道。依我看。丟開手罷。了一尋思。一回。也要過得去了。那知無巧不成書。兩個將近山麓。却見樹林邊草地上。有個莊農婦人。倚着包袱。低頭悶坐。見後影兒十分俏俐。漆光也似一個髻兒。插了兩朶山花。在這山虛水深的所在。越顯得風鬟霧鬢。倒有些仙氣似的。了一幕的見了。不由喜得一吐舌。向如空一擠眼。兩個大踏步。趲到那婦人背後。婦人聽得足音。忙一回頭。了一喝聲。影。早笑迷迷合起掌來。原來那婦人白白淨淨。委實有六七分姿色。一見了一等。不由一怔。趕忙携起包袱。亭亭站起。了一嗜着臉道。娘子委實膽大。這等虎狼出沒的所在。如何獨坐在此。說着目不轉睛。覷定人家。婦人沒奈何答道。多虧長老們指示。小婦人便是近村杜姓之婦。方纔與兄弟由母家轉來。騎得驢子。却蹶了一足。兄弟將去。就相好的家內換借一

頭。所以小婦人在此相待。說罷望望日影道。敢好兄弟也要轉來了。說罷驚匆匆向兩個來路便跑。還虧得是山村婦女。多半是六寸圓膚。真個如驚鴻脫兔。那知了一等既遇着天上落的肥羊肉。那肯空咽乾唾。當時從容趕去。手到擒來。那婦女又驚又愧。痛淚直流。沒口子哀告。趁牽拉之勢。一屁股坐在就地。只管打墜兒。了一都不管他。一蹲身劈胸抱起。如舉嬰兒一般。便命如空遠遠瞭望。他却現身說法。登時就軟草上布起深席。作了片時的阿難。婦人撐拒不得。昏沉沉一睜眼。那如空禿廝。早又猴將上來。良久事畢。婦人掩面大哭。氣急敗壞的。方要結束衣衫。只見了一喝道。我們萍水成交。也是前緣。你這娘子。須去不得了。說罷命如空就行囊內。尋出一套僧衣鞋帽。擲與婦人道。你快些改扮了。隨我們同行。婦人大驚。剛要放聲大痛。只見如空兇眉軒動。明晃晃掣出戒刀。唵嚨聲斫在樹上。叫道。死活由你自定。快莫耽

延惹我們性起。婦人當時嚇得戰作一團。那敢道半個不字。只得一一如命。兩個見他穿好。竟是個清俊沙彌。大笑道。你且莫怕。我們有得是快活哩。婦人聽了。也不曉是哭是笑。只嚶嚶了一聲。那兩行熱淚。只好暗向肚內落。真成了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了。三人方要走動。杜氏一眼望見包袱。一陣傷心。便要拾起。一笑道。這物件沒得用了。倒會招人耳目。且攢在此就是。說罷又大笑。向如空道。天下事都怕擠湊。我們本要拋過慧照寺的。無端的遇着個嬌滴滴的杜娘子。說不得只好就他那裏。作我們的歡喜道場了。我還記得當年在寺。有時節。到村墟。看個小娘兒。那寶月便氣得要死。又是甚麼淫戒大惡咧。死墮泥犁咧。胡噪一頓。還要痛責。我如今偏弄到他眼皮兒底下。且是燥脾哩。於是三人直向慧照寺。迤邐而來。恰好正遇寶月。當時寶月聽了一說罷。只氣得出聲不得。剛一拄禪杖。道得聲阿彌陀佛。了一過。

去便是一掌。寶月一晃身。險些栽倒。如空道。且到裏面再講。難道還怕他飛去不成。這當兒寺內傭人見來頭不對。早躲得影兒也無。於是了了一等簇擁寶月。直入方丈。兩個惡物。大刺刺坐下。一拔出戒刀。拍案喝罵道。你這老物。今日怎講。你那火化規矩。那裏去了。真好寶月。委實有些定性。知這魔障非理可喻。只得跌座在地。拿出入定功去。給他個垂眉合眼。不聞不見。登時逗起了一無明烈火。冷笑道。好好。你這種嘴臉。我也見得熟了。說罷。忽的奔去。舉戒刀向寶月要斫。如空道。慢着。剛要拉他。卻見杜氏淚淫淫跪倒道。依我看還是捨掉他罷。都是出家一場。怪可憐的。了一怒氣。方纔少息。弩目良久道。我且叫他生受用些。再講。說罷。拾鷄子似的。拾起寶月。連推帶搯。直奔後殿西廊下。那裏卻扣着一口大鐘。有五六尺高。鐘跌殘毀。因聲啞無用。久已丟在那裏。了一初入寺時。暗地裏撈摸的錢米。都寄藏在裏面。啓閉任意。

所以這廝練習得臂力獨勁。後來方學得一身武功。當時如空與杜氏也連忙趕來。就早見了一山也似跼穩。單手把牢鐘紐。臂力一奮。連背帶靠。那鐘登時一歪。偏跌着地。啓開一邊。如空不由喝聲。彩了一道。快些推他入去。如空應諾。一脚踢翻寶月。再復幾脚。生生蹴入了一罅。一聲將鐘扣好。發話道。你但是稍出聲息。便一刀殺掉你。卻莫怨我。說罷與如空撫掌大笑。却將杜氏嚇得呆在那裏。肚內只管顛三倒四。價念那豆兒佛。那敢違拗半分。由他兩個恣意淫慾。從此寶月被難。每日只吃得一碗稀粥。那日顏小二前來換米。便是寶月被難的第二天哩。這且慢表。且說當時兩匹馬一陣踢蹶。驚動了一等。忙跑來由山門縫隙。悄悄一張。只見四人三騎。站在那裏。都是一色行裝。氣象闊綽。鞍馬上各攜兵刃。是一千遠旅模樣。別的都不打緊。只有紅英一片神光。曜在這四支色眼中。登時魂靈兒飛上半天。當時了一扯住如

空倒退回十餘步。附着耳朵。囑咐一番。如空點頭。自去預備。這裏了一却。定神。文縐縐的走來。這當兒山門前已敲得一片聲響。了一笑道。這必是憨師弟。斫柴轉來了。說着開門。見衆人故作一驚道。貧僧只當是憨師弟。原來是諸位善信。遠臨荒刹。便請進獻茶。即歇鞍馬。明日登程不遲。說罷恭敬。敬打個問訊。偃着身兒。站在一旁。眼睛看了自己鼻頭。一團慈善正氣。好不可親。陳敬究竟是個袴子弟。出蠓兒。那裏理會得甚麼。只有紅英。望見了一臉紫絲橫肉。掃帚眉。毒蛇眼。覺得可厭。剛要答語。那陳敬已抱拳笑道。我們山行日暮。有擾寶刹。惶愧得緊。但得一席地。存跏一宿。便見慈悲了。了一忙合拳道。居士說那裏語來。佛法方便第一。便請都進來。說罷引一行人騎。由大門左邊夾道中。直入後院。其中牲槽草具。件件都有。並有一頭黑壯驢兒。繫在那裏。却是前幾日如空掠來的。還有些農具碾鋤。一古腦兒散置羣房。

中真像個撲實僧家。這時了。一忙作一團。一面指揮國安繫好馬。一面叫道。三師弟這裏來。杜氏早聽了。如空分付。專候在後殿中。當時應聲走來。一一向陳敬等問訊過。便忙着莖草飲馬。顛來顛去。却是一張嘴。撇得老長。由紅英身旁躑過。忽的眼圈一紅。低吁一聲。幸了一不曾理會。小二却愁笑道。這位師父。却文雅得緊哩。紅英也覺詫異。趁勢望了一眼。了一恐露馬脚。忙道。見笑得緊。少時我們二師弟轉來。那愁樣兒。更笑壞人哩。他只會整庖煮飯。別事通不曉得了。陳敬讚道。這方是僧家本色。當時了一前導。從前殿穿過。院中十分寬廠。東廂是三間靜室。便請紅英合小二歇在那裏。陳敬等却被了一引入前殿院內。禪室內安歇。這時一鉤新月。飛上峯頭。各室中掌上燈火。國安自去檢理行囊。陳敬方獨坐沉思。便聽得院中粗聲野氣的嚷道。飯都停當了。叫他們端去搗搥罷。又聽得了一啞了一聲道。快悄悄的。愁弟你

事兒完了。困覺去罷。說罷由禪室窗外蹺過道。陳居士便在裏面。你且去見個禮來。說罷兩人相隨而入。陳敬趕忙跣起。一望那愁僧。但見塵頭土臉。還夾着鼻涕口涎。油晃晃短衣圍裙。烟薰火燎。瞪着眼直挺挺站在那裏。嘻開大口。一聲不響。便如掃秦劇中瘋僧一般。了一道居士休笑。這便是我說的那愁師第。因在廚下料理炊飯。所以不會出來。陳敬不由好笑。口內謙遜着。肚內却一塊石頭落地。暗想了一等和氣的和氣。蠢蠢的蠢蠢。這種僧家。還會有甚麼有甚岔兒麼。那知都是了一的詭詐。如空是奉了錦囊秘計的。當時了一等既去。陳敬便信步蹺到後殿靜室。見了紅英。笑訴方纔所見。紅英道。管他呢。我們多加仔細。就是正說着如空端了飯菜。直檝檝跑入。小二連忙接置桌上。紅英一看那怪樣兒。不由一張櫻口。合不攏來。忙竭力忍住。這當兒國安來請陳敬用飯。主僕便同如空。蹺回前院禪室。只見齊整整飯菜。

擺好。都是素品。了一便相讓就坐道。客中不拘禮數。尊僕便侍坐同用如何。陳敬道。正當如此。省得多番打擾。國安依言。斜着屁股坐下。大家舉起箸來。雖是山蔬野菜。都還香甜可口。陳敬謝道。生受生受。了一道。不成禮數。因荒剝向來戒酒。抱歉得狠。陳敬聽了。越發暗佩他清規。一些疑忌也無。放心吃將起來。了一一面讓。一面閑談。却有心詢他武功。便道。居士長途跋涉。貧僧見鞍馬上器械甚備。不消說武藝可知。現在江湖不靖。這防身之藝。原是不可少的。陳敬一聽。高起興來。便道。我看吾師身裁雄壯。想於此道有講究的。了一笑道。言重言重。貧僧便如大段朽木一般。那裏會武藝。陳敬越發高興。便手舞足踏。賣弄起來。未免有些言過其實。離了本兒了。那知了一却是行家。一面作出吃驚讚歎樣子。一面却暗笑。還是國安機警些。暗蹙了陳敬一脚。方纔止住話頭。便見如空匆匆的端進三大碗米飯。熱香蒸騰。米色紅若

桃花好不鮮妍。了一登時肅然站起。將兩碗置在陳敬主僕跟前。笑道。此種桃花香稻。却是荒山異品。今逢貴客。特致敬意。說罷舉箸相讓。陳敬等早已饑困。又見這種美品。那肯吝氣。當時謝得一聲。一氣兒便半碗入肚。果然香軟異常。只是微覺有辛甜味。鑽入腦內。登時心頭一翻惡。拍擦聲碗兒落案。國安方是一驚。忽見了一揚眉冷笑道。倒也倒也。一言未盡。主僕翻身昏倒。如空登時偏袒一臂。提刀闖入。向兩人便斫。正是。

淫業牽纏方未已

殺機展轉又相尋

畢竟兩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劍炊矛淅血濺屠宮

雨意雲情夜宿章華驛

且說陳敬主僕。忽的昏倒。你道端的如何。原來了一種種佈置。使人不疑。却在飯內。用了迷藥。按下慢表。且說紅英見憨僧去了。還笑得甚麼似的小二。

一面擺置疏菜。忽若有觸。只笑得打跌。紅英嗔道。什麼樣兒。須防人見怪哩。小二道。我不是笑這愁和尚。還有個異樣相兒。姑娘你看奇不奇。便是方纔我。我到後院去。尋地方小解。方在張望廁所。恰好那個文雅僧人。從後面跟來。只管喚住我。問長問短。末後又問我們氣象英豪。想是都會武藝。我道正是哩。便將在前路姑娘收留我之事。說了一遍。他聽了又驚又喜。忽的呆看了我良久。失聲道。你莫不是那日來換米的大姐麼。我也便忽想起來。道。可不是麼。那日我還探問寶師父。便是方纔你這大師兄。說他是行腳去了。他聽到這裏。忽的流下淚來。搔搔頭。搯搯屁股。不知怎樣纔好。我摸頭不着。剛要奔向廁所。國安却喚我同他。揀點行裝。就擱一會。慌忙入廁。啊唷。天下事異樣的真有。不想那文雅僧人。正背面向內。掀起雪白屁股。蹲在就地小解。我慌忙退出躲開了。莫非他不是男人家麼。紅英聽罷。陡然老大一驚。忙問

道真個的麼。你可曾看得清爽。說着直站起來。雙眉忽豎。倒將小二嚇得不知所以。忙道。管他是男是女。我們明早走他娘清秋大路。姑娘也值得這般惱。紅英急道。不是這樣講。正說着。只見那文雅僧人。慌張張跑來。不容分說。忽的將僧衣解開。突的胸前跳出兩個玉乳。隨即撲到紅英面前。夾七雜八。將自己落難。並了一毒謀。悄說一遍。紅英大驚。不暇細問。忙佩了鏢囊。隨手提了雁翎刀。趕向前院。小二却東張西望。拾起一根門拴。也隨後趕來。却是陳敬主僕。昏倒的當兒。且說如空提刀搶入。便要斫下。了一面。拿起戒刀。一面搖手道。這兩個已是囊中之鱗。且沒工夫料理他。先弄那雌兒到手。要緊說罷。踢開國安。方要搶出。忽覺眼光一躍。颼的一陣冷風。擦面而過。說時遲那時快。拍的聲一支鋼鏢。打在後壁上。了一驚叫道。不好。趕忙一伏身。合當如空晦氣。接着一宗暗器。有七八尺長。飛戳入來。正戳在如空前胸。登

時鬧了個後坐兒。原來是小二的門拴飛來。趕忙忍痛躍起。了一已嘍。一口將燈吹滅。光提起一椅打出。隨即用個狸貓捕鼠勢。躡到院中。方立定脚步。便覺腦後來了個金刃劈風。好惡僧真是會家不忙。便背手一刀。噹的聲架開。獨足一擡身。便去對敵。這當兒借月色望得分明。正是他心坎上的美人兒。一口刀上下翻飛。潑風般直裹上來。更且躡聳騰挪。十分家數。了一一面招架。一面納罕。也就不敢怠慢。兩個吆吆喝喝。攪作一團。端的一場好殺。但見。

燈昏月冷。刀去刀來。寒光錯落似飛星。白氣縱橫若流電。一個是紅閨俏質。羅刹女疑是前身。一個是法苑惡魔。鐵羅漢堪稱再世。爲參淫席。引起無明。正是白刃揮時來魔女。碧血濺處剪強梁。

兩個一場惡戰。堪稱敵手。却是畢竟了一氣力長大。氣殺越起勁。紅英却仗

了手眼靈便。刀鋒霍霍。只向敵人要害。正在性命相撲。恰好一回頭。忽望見小二與如空拳搥脚踢。牽抱着滿院亂滾。原來如空傷胸後。跌落刀燈光一暗。那裏去找。正在急痛交加。小二已莽熊似的撲入。一把抱定。先向肥耳朵上。咬了一口。登時鮮血直流。好不疼痛。如空大怒。便用盡生平之力。一晃兩膊。想要擺脫開。施展拳脚門路。那知小二一概不懂。只給他個死蛇纏腿。並且力猛非常。兩臂如鐵箍一般。竟將個生鐵佛。箍的火星亂迸。一個鯉魚打挺。兩人同翻在地。便一路滾打。直到院中。紅英恐小二吃虧。心下一急。咬咬牙。變了一路刀法。雪片似的向了一下路削來。觸處盡是刀鋒。那裏見他影兒。了一身體稍笨。東躡西躍。不由大汗滿頭。正這當兒。忽聽如空悶聲噎氣的狂叫。却被小二摺住咽喉。方一着急。却見紅英虛斫一刀。回頭便跑。剛要聳身躍登殿脊。冷不妨腳下一滑。仰面栽倒。了一見是便宜。狂笑道。那裏跑。

飛步搶近。究竟色心盪盪。還想捉個活的。剛低頭反舉起刀背。想釘他右臂。便見紅英大喝道。不是你。就是我。一揚左手。刷一聲便是一鏢。撲哧聲穿人了一腦門。登時滅度。向極樂國長行去了。紅英躍起。忙趕向如空。見兩人堆作一處。百忙中分不真切。忽見上面一人。撐起雙臂。叫道。姑娘不要緊了。這厮已被我擺佈停當了。紅英忙仔細一望。果見如空直洋洋挺臥在地。小二還雄赳赳。騎在他身上。伸直兩臂。緊握住喉嚨。如勒劣馬一般。形狀十分好笑。紅英乘着餘怒。便用刀尖。向光頭上刺了兩下。小二方放手跳起。舒舒氣睡了一口道。這混賬行子。腰下也不知是甚麼物件。硬幫幫的。頂的人小肚生痛。（妙語解頤寫小二一片天籟至性）我倒要看看。說着伸手去掏摸。一回却在如空腰下。掏出個三寸長的錫盒兒。打開一看。裏面有兩裏丸藥。各有百十餘粒。一裹上註益陰丸。那一裹却上寫散春愁三字。香氣酷烈。不

過粟米大小。另外還各有服用之法。原來是如空由苗峒中得來的滋補房中之藥。據古老相傳。苗疆中特產一種植物。獨莖直立。葉葉相對。上面開細碎紫花一串。如藤蘿一般。下面根兒。卻結實如小兒陽具。粗如小指。每生必雌雄兩莖。相去不過百步。卻有一件作怪。這異物如有知覺一般。聞人言語。登時縮入土中。便刨到四五尺深也。尋他不着。必須悄悄的尋刨。方纔能得。所以此物極爲貴重。倒是媚藥中上品。極能益人精氣。服之得法。輕身不老。當時紅英見了。便把來揣入懷中。忙與小二先上佛殿。就長明燈取了火。裂一塊幡布。蘸油捲好。點得亮騰騰。各處一照。恰好杜氏也戰兢兢走來。見了紅英。只是叩頭。紅英揮手。命他去取冷水。便同小二跑向禪室。從新掌上燈。仔細一看。那陳敬與國安。都橫躺豎臥。舒齊齊困得好覺兒。不一時杜氏取了水來。紅英小二一齊動手。撬開牙關。次第灌下。只聽兩人腹中。噼噼碌碌一

陣響不多一會。國安先哼了一聲。接着陳敬也動手動腳。頃刻間兩人翻身坐起。揉揉眼見了衆人。國安已有些覺得大怒道。這禿廝竟敢如此。恰好杜氏正立近他身旁。他便一跳起來。劈胸揪住。杜氏嚇得直聲怪叫。小二連忙解開。沒頭沒腦的說與他原委。陳敬怔怔的聽得分明。方恍然險些上了個惡當。當時也奮然跳起。忽見了如空丟的那把刀。便搶在手裏。喊道。那禿廝死在那裏。我再搨他幾個透明窟窿再講。紅英使勁拉住他。向坐上一擦。蓮臉微嗔。眼皮兒一挑。唾道。真個的哩。這支死虎兒也須你陳二官人打去哩。衆人聽了。都好笑起來。當時亂嘈嘈。又說了回交戰之事。並杜氏落難情節。陳敬主僕都十分詫異。不由望着杜氏。國安忽道。怪不得我們路經斷魂峽的當兒。曾遇着一隊村人。說是走失婦女。赴縣催案。怕不是因這位杜娘子麼。杜氏連忙細問這隊人怎生形狀。果然其中有一人。是他叔子。當時悲喜。

只是念佛。大家這一番話。時已三鼓以後。因精神奮宕。竟將飢餓。忘在頓兒後頭。還虧小二腹內五臟神。不答應。如老鷓般一陣叫。大家方想起來。杜氏道。待小僧就後院取米另作去。小二道。你真喜渾咧。怎還小僧大和尚的胡嚼。衆人不由大笑。杜氏悟過。紅着臉跑去。小二道。我帮你去作。須快當些。便隨後趕來。國安也便覓出。將兩個死禿。拽在院隅墻下。又走到後院去。喂馬匹。這裏陳敬與紅英。談得數語。只見紅英就懷中掏出個錫盒兒。打開却是丸藥兩裹。問知原委。便湊近將藥單上服用法兒細看。剛看幾行。甚麼通宵不倦。長大耐久咧。又是甚麼女人服之。可御十男咧。紅英覺得不好意思。便紅着臉兒。劈手奪來。仍納入盒兒內。揣起。陳敬笑道。這物兒我替你藏着罷。紅英抿嘴笑道。不勞不勞。說着也眼一瞟。陳敬剛要延臉歪纏。忽聽小二二面跑。一面叫道。姑娘快來罷。還有個和尚哩。紅英大驚。忙提刀與陳敬

趨出。就見小二在前。後面却是國安杜氏。一邊一個。架着個三分相人。七分相鬼。垂頭搭腦的老和尚。一步一哼撞來。紅英等駭異非常。當時且忙着攙入老僧。置臥在禪榻上。只見他塵垢交纏。氣息僅屬。枯饑得人乾一般。那裏還分得出面目。形狀十分可憐。杜氏便忙着先取些溫水。令他飲下。暫爲將息。方要與紅英述知。小二道。你快去整理飯罷。我替你說知。就是便一五一十叙出。聽得紅英等甚是不忍。原來杜氏與小二。向後院糧房取米。經過那口大鐘旁。杜氏忽的駐足一怔。跌腳道。我真個發昏。怎忘掉這正經主兒。小二道。甚麼主兒。杜氏急說道。便是你那天來換米。問的那寶月長老。你道他真個行脚去了麼。却被那兩個死魔。扣在鐘內。便將了一等當時惡狀。說了一遍。小二氣道。這還了得。說罷奔去。就掀那鐘。恰好國安走來。問知緣故。叫道。真有這事麼。掉臂走上。與小二一同用力。喝聲起。登時掀開。杜氏忙生拖

死拽。將寶月弄出。已經餓得半死了。便連忙架扶將來。當時紅英等大家詫歎一番。再看那寶月。已漸漸甦轉。半晌一啓眼皮。仍復沉睡。紅英道。且莫擾他。他神定了。自然清甦哩。須臾杜氏小二。捧了飯來。大家草草用過。精神一提。方覺疲倦上來。紅英與小二。仍轉向後院靜室安歇。這當兒却拉了這假和尚作伴。一宿晚景不題。次日大家起來。先一看寶月。業已清甦如常。只是軟弱得緊。見了杜氏。還有些恍惚認得。只是發怔。杜氏知他納悶。便從頭至尾。將了一等死掉一段事說出。寶月方纔恍然。謝過大家。合掌念佛。便苦苦留住一日。無奈紅英等趨路心急。便忙從行囊中。尋出一套女衣褲。命杜氏避人換好。衆人望去。果然是個俏俐婦人。回思他假僧模樣。又是一陣好笑。這當兒國安小二。已將馬匹行囊。結束停當。只愁着杜氏跟隨不及。杜氏向寶月道。這不打緊。老師父還不知哩。那後院槽上。恰有那兩個死鬼掠來的。

一頭驢兒。我騎到山口。自能步行回家。這位顏姐也。正少代步。便騎了長行。豈不兩便。寶月道好好。小二甚喜。急忙牽來。並軟韉轡頭。都有當時陳敬等執手告別。一行人匆匆直奔山門。寶月感激滿面。扶杖送出道。願居士女菩薩等。平安多慶。貧僧但默祝佛前罷了。忽一眼望見牆下。直挺挺兩個臭皮囊。血腦淋漓。好不難看。不由失聲道。這便怎處。衆人聽了。方想起來。紅英略一沉吟道。拽出燒掉了。倒是乾淨。杜氏罵道。這作孽的東西。正該如此。當時國安小二。各拽一個。死狗般拖出廟外。置在空曠地上。有的是山柴枯木。登時堆上。一把火燄騰騰燒起。頃刻都盡。小二拍手道。痛快痛快。說罷大家上馬。杜氏騎了驢子。即便登程。寶月直望得影兒不見。方纔太息回步。自去招集傭人。整理一切。不必細表。且說紅英等一行人直奔山路。日色過午。業已出山。不多時。便到杜氏當日遇難的樹林邊。杜氏一陣傷心。悽然淚下。忙下

驢拜倒紅英等馬前。道：「此去離小婦人家下不遠，便請恩公等到家，略伸謝意。」小婦人合家都感戴不忘的，說罷十分戀戀。小二最是熱心眼兒，又想起自己被人收留，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叫道：「那麼姑娘也叫他跟去罷。」大家夥兒，且是熱鬧哩。紅英笑道：「豈有此理？」杜娘子便可回家，安慰家人，想這當兒，還在鬧得反沸盈天哩。我那身衣褲，雖不貴重，却可以作個證驗，人也好相信，你落難被救，陳敬插嘴道：「正是哩，怎的你的心思，便格外周到？」（小心着周到到自己身上一笑）紅英斜睨了他一眼，杜氏聽罷，越法感激，向衆人千恩萬謝，沒奈何自循小路，撻轉家去，自有一番悲喜讚歎情形，不必細述。這裏紅英等依然攢路，小二得了代步，好不舒暢，一路上伺候紅英，甚是得力。一日離襄陽已不過百十餘里，一片江山風景，耀入紅英眼裏，還不見怎的，惟有陳敬主僕，忽見故鄉風物，十分高興，陳敬便指點着說與紅英撥悶。

紅英却不由憶起自己家鄉。回頭望望。只見川路杳然。浮雲南駛。（八字抵江文通一篇別賦）不覺微微一歎。隨口道。這當兒你們府上。想還不知我們到此哩。（妙在有意無意。關筭恰巧）一句話。却提醒國安。便舉鞭前指道。前路十餘里。便是章華驛。今夜宿在那裏。明日只賸一程之路。小人想就此先連夜趕去報信。準備一切。免得抵家忙碌。豈不是好。陳敬遲疑道。你這話。却也在理。說着一瞧紅英。正緩垂絲鞭。嬌眸一顰。恰對着自己眼光。不由心頭一跳。登時笑道。有理有理。（傳神入微）便依你的話。國安聽了。便一連幾鞭。那馬潑刺刺四蹄生風。絕塵而去。小二拍掌道。妙妙。若都像如此跑法。我們頃刻也都抵家哩。紅英笑罵道。蠢了頭。你那驢子可也跟的上麼。說罷。喜孜孜小脚兒一磕。道。多些時不曾馳騁。真悶的煞人。我也寫個意見如何。說罷一聲嬌叱。香軀微曩。放馬跑去。一種風流姿式。耀入陳敬眼中。豈肯

落後便也同小二加鞭趕來。正在得意。忽聽小二在後大叫道。慢着來。一聲宋盡。仰巴叉跌落驢下。正是。

平原試馬傳情思

蠢女騎驢助笑談

欲知陳毅與紅英夜宿章華驛。成其美事。試用那如空和尚身邊得來的滋補房中藥。並紅英後爲白蓮教中之主腦人物。且待二集傳中。慢慢將許多熱鬧情節。異常關目。並古今罕聞的好些可驚可喜的事兒。都交代出來。以博諸公一笑何如。

趙煥亭先生傑作

不堪回首



現代實事的祕記

寫軍閥殃國……則令人怒髮冲冠

寫政客陰謀……則令人目指皆裂

寫賄選怪狀……則令人笑其醜態

寫戰地慘劇……則令人不忍聞睹

真民國以來政治舞台上之大新劇

本書取材。全係近十年來。目擊之事實。搜集朝野上下之祕聞。新舊社會之現象。自達官顯宦。以及販夫走卒。一網收羅。形形色色。有不可思議之妙。可稱無奇不載。有聞必錄。閱者非但隨時消遣。且可知內亂政變之背景。事出實在。非嚮壁虛造者可比。陶社會愛情。武俠各體。於一爐。近代小說中。可謂首屈一指。精裝二冊。定價一元。特價六角。外埠郵費加一。

益新書社發行

上海 麥家 園一 號洋 房內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七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奇俠精忠傳 正編 一集

全一冊 定價八角

著者 玉田 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 錢愚欣

印刷者 上海益新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益新書社

分發行所 南京益新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山東路一四三號

太平路中市

